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軍事地景與邊陲認同：烈嶼（小金門）雙口村的人類學個案研究
Military Landscapes and Border Identities: An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 of Shuang-Kou Village in Lieyu Island

白宜君
Yi-Jiun Bai

指導教授：胡家瑜 博士
Advisor: Chia-Yu Hu, Ph.D.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June, 2009

序：我家地下有防空洞

一九八〇年代，第一次「回」金門老家，未滿十歲，是農曆年。

在什麼記憶都模模糊糊的童稚時期，我對金門的第一眼印象是滿街跑的坦克，滿街走的綠色軍服。老家是一棟三層樓的老舊建築物，閣樓低矮，樓梯下緣是一個以石灰蓋住的防空洞；姑姑家泡茶的客廳裡，也有一個被封住的防空洞；三叔公住在民國六十年後建築的國宅，他們家做儲藏室使用的，放些家具雜物的，也是防空洞¹。

歡樂紅色的氣象中，陰暗的空間，迷彩的人影，鞭炮聲與砲彈聲同樣喧嘩眾人的耳朵，震動地脈；阿兵哥操作舞龍舞獅大街小巷跑竄，與沿路商家鬧熱討賞。深夜裡，大人挑燈打麻將，小孩在燈影朦朧處，要上街替長輩買煙買飲料以得吃紅。結伴出門要戴上手電筒，白日嘈雜的大馬路漆黑無燈，拿著微弱光線的小傢伙，不時碰上巡邏的軍人，還有暗巷裡悶著聲，嗚咽低吠的野狗群。大表哥握緊我的手，說千萬不要跑，跑了不但可能狗會追上來，而且，「用跑的可能會有人來問話。」我一直記得跟著這句話的無來由緊張，那不只是怕黑或怕狗了。

朦朧的感受著歡愉與陰暗、戰爭與和平的雙面映象。平民生活作息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我對金門家鄉的第一印象是：這裡不是台灣—那麼金門是

¹ 在有關建築法令的部分，因應戰地需要，金門有一套民防申請營建手續，除一般程序申建之外，還需經過軍方會勘。戰地政務實施期間，兩岸之間的砲彈攻擊使得居民為減少房屋受損或是成為攻擊目標，建築都是在兩層樓以下。而五十九年所頒佈的《金門縣政府建築申請作業程序》中，關於「建築圖樣」的規定第六條明指：「應有各項附屬設備」（如防空（砲）洞、廚房、衛生設備等）（出自 1994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研究小組所編纂《戰地政務的法治與實踐》第二十七章：建築類法治的內容與實踐）。

哪裡？



論文摘要

1949 以來，金門以兩「國」之間的「邊陲」戰地聞名遐邇，並以反共前哨/堡壘的標記「捍衛」台灣半個世紀有餘。金門人的「堅貞」與國軍的「悍勇」，自解嚴後口述歷史如雨後春筍一般的蓬勃出版，更為那一段「艱苦抗共」、「毋忘在莒」的政治情操背書，以台澎金馬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論述於焉齊全。然而筆者在烈嶼田野地上卻感受到這樣的刻板印象只把金門停留在基於「國家領土」界線的政治論述，忽略了金門人的生活因不同勢力與政治考量在不同時期介入金門，對於跨越邊界有其悠久的歷史實踐，其邊界不同形式與力量的封鎖或開放，並且深刻影響到當地人對於地景的感受及認同流動。

本文主要透過金門離島烈嶼上的小漁村「雙口」為主要田野地，一方面從歷史文獻中整理金門成為戰地邊境的空間脈絡，另一部份則過雙口村居民的沿海軍事地景與戰地生活回憶交織，以其作為一個「戰鬥村/匪諜村」的建構過程，討論為了維持邊界警戒的敵我關係，邊界上軍事地景的建立對當地人達成何種規範效果、記憶錯置，與生活變化；而地景主動或被動的瓦解、與崩壞如何反饋地影響述說。

這篇論文期以透過雙口村防禦工事的建構過程討論作為軍事空間的邊陲地區，如何透過地景塑造「認同感」，並且挑戰對於邊界所影射的國家認同與忠貞，瞭解當今金門人的自我認識與訴求如何在空間與邊界上移動與發展。

關鍵字：烈嶼、認同、地景、跨越疆界、戰地記憶、邊陲

Abstract

Kinmen, better known as Quemoy to the West, was at the forefront in the standoff between communism and the free world since 1950s. A strong sense of boundary prevailed in the discourse of Kinmen's recent history. This discourse is still evident after 1992 when the martial law ended and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 resumed.

People of Kinmen are portrayed as loyal and brave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communists. However, this stereotypical view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daily living of the people, even during time of great tension. How they lived their lives in the "war zone"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 to the official, and the commercial version.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illage of "Shuang-Kou" in Lieyu, an off-shore island of Kinmen. Shuang-Kou was designated as a "combat village" since 1949, also described as a 'spy village' by the rumors. By using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the memories of the villagers about the military landscape along the coast and their daily life, this paper discusses why and what happened to Kinmen as a sort of "frontier society," and how the border landscape wa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tension of the boundary. My finding shows, rather than clear-cut rigidity, the border identities in the "combat village" is actually porous.

Keywords: identity, Lieyu, landscape, cross boundary, warfare memory, border region

軍事地景與邊陲認同：烈嶼(小金門)雙口村的人類學個案研究

目次

序：我家地下有防空洞.....	i
論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圖表目錄.....	vii
第一章 導論.....	1
1-1 地景、邊界、與流動認同.....	1
1-2 相關文獻討論.....	6
1.人類學的地景研究.....	7
2.邊界與認同.....	10
3.金門研究文獻回顧.....	14
1-3 研究方法與時程.....	19
1-4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大陸與海洋之「間」：島嶼村落的歷史過程與空間定位.....	22
2-1 金湯海門：歷史舞台上「金門地區」的顯影.....	22
1.金門地區軍事化與邊陲化的歷史脈絡.....	25
2.開闢之間：邊界的封鎖與延伸.....	31
2-2 離島到前線：1949 重新定「位」.....	34
2-3 烈嶼雙口村的構成與變化.....	37
第三章 前線：戰火下的村落生活與戰地景觀.....	45
3-1 變奏曲：從金廈到台澎金馬.....	46
3-2 軍事化村落生活回憶.....	50
3-3 陌生人在我家：軍事體制下村落地景的變化.....	56
1.村落外：海域的地景控制.....	60
2.村落內：民居間的地景配置.....	64
3-4 光榮或污名：戰鬥村的建置與匪諜村傳說.....	69
1.戰鬥村建置.....	70
2.匪諜村傳說.....	72

3.消失的土牆？	77
第四章 離島或轉運站：當代景觀與邊界.....	79
4-1 解嚴與撤軍：離島村落空間變化	80
1.解嚴後村落的空間歸還	80
2.雙口村民日常的一天	85
4-2 戰地遺產與觀光產業	87
1.戰地遺產的轉化.....	87
2.新地景的誕生	90
4-3 流動/變化的他者意象.....	93
第五章 牆與橋：建構中的結論.....	101
5-1 研究成果	102
5-2 地景與記憶	105
5-3 流動的認同	106
5-4 研究限制與期待	108
引用書目.....	111
附錄.....	118



圖表目錄

圖 1-1	台灣、金門、烈嶼(小金門)、廈門島相對位置圖.....	1
圖 2-1	金門地區與台灣、大陸相對位置圖.....	23
圖 2-2	金門、小金門(烈嶼)、雙口村與福建沿海相對位置空照圖.....	23
圖 2-3	金門古地圖.....	27
圖 2-4	中國新地圖.....	29
圖 2-5	荷蘭十六世紀,金門、烈嶼、與廈門島的海灣圖.....	30
圖 2-6	德國十八世紀,金門、烈嶼、與廈門島的海灣圖.....	30
圖 2-7	明中葉後烈嶼新開發村落圖:雙口於左上角.....	38
圖 2-8	烈嶼地區渡口村落圖.....	40
圖 2-9	雙口村落配置示意圖.....	41
圖 2-10	具有南洋風味的金門菜.....	43
圖 3-1	金門軍事地景分佈圖(一).....	58
圖 3-2	金門軍事地景分佈圖(二).....	58
圖 3-3	雙口海灘上的軌條砦.....	60
圖 3-4	雙口村海灘兩座碉堡.....	61
圖 3-5	右側碉堡內射口往外看.....	61
圖 3-6	蚵石.....	63
圖 3-7	採蚵中.....	63
圖 3-8	海內軌條砦,取海蚵的男子.....	63
圖 3-9	海邊軌條砦,取海蚵的婦女.....	63
圖 3-10	採蚵的婦人.....	64
圖 3-11	海邊軌條砦.....	64

圖 3-12	海邊地雷區與鐵絲網64
圖 3-13	坐在壕溝邊上開蚵的婦人64
圖 3-14	雙口村內軍管時期的防禦工事圖65
圖 3-15	雙口村內最大的防空洞，可以容納全村人67
圖 3-16	依威常卉 2006 調查繪製土牆示意圖68
圖 3-17	雙口戰鬥村模型71
圖 4-1	雙口沿岸的碉堡與地雷警戒線79
圖 4-2	美化立碑的防空洞80
圖 4-3	長滿瓜藤的防空洞80
圖 4-4	空地是防空洞拆掉後的遺跡81
圖 4-5	目前雙口村的軍事地景變化84
圖 4-6	每日在烈嶼大馬路上栽植花卉的員工91
圖 4-7	雙口村外的高粱田地，耕種者為村長93
圖 4-8	芋頭田93
圖 4-9	烈嶼鄉觀光地圖94
圖 4-10	在雙口海邊捕魚的大陸漁船96
圖 4-11	大陸漁船開進雙口海岸，被碾平的蚵石96
表目錄		
表 3-1	金門民防隊編組系統52
表 3-2	校閱民防隊相關事項54
表 3-3	金門縣歷年建構各種工事及容量調查統計表57
表 4-1	金門地區 2002 到 2006 的旅遊人口統計資料95

第一章 導論

島之外還有島
海之外還有海
蔚藍之後季節風
以豪雨洗滌了
大地的憂傷…

～失落的島嶼（蔡振念 2006：78）

1-1 地景、邊界、與流動認同

這首金門詩人蔡振念所做的小詩，五個斷句，輕巧將金門介於「海」（複數）與「島」（複數）之間的海島特質點出來（見圖 1-1）。



圖表 1-1 台灣、金門、烈嶼（小金門）、廈門島相對位置圖

有一說「金門距離廈門太近，是一個被大陸三面環圍，含在嘴裡的小島」(沈衛平，2004：11)。金門列島的空間位置落在大陸福建南部的九龍江外海，其居民一路從大陸中原²，沿閩南海路過水而定居樂業。列屬大國邊陲的地理位置，金門悠遊於「離島」的身份，其居民自在來往於海域之間，既為閩南生活圈的一環，在航海方便的十五、十六世紀，也揚帆過境到南洋諸島貿易，儼然為化外之民，國界於我有何哉。然而，自十七世紀後期，閩南海域成為晚明鄭成功與清帝國的角力場域，繼之二十世紀海峽兩岸因國共內戰轉變為兩個不同的政治體，三百年來，金門列島由大國附屬的邊陲躍為肉搏相對，寸土必爭的邊疆戰地。從1949到1978³，中共向金門轟隆隆的砲聲不斷歇，國民黨所研擬的國防思維將金門「邊界」化，衍生沿海邊境上引人矚目的，種種防禦工事的築構，其與針對金門人民產生的「生活規約」，兩者配合為「戒嚴時期的軍管金門」。二戰後的冷戰時期，壁壘分明的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對峙，金門天空不時落下飛過的砲彈，從海岸，到村落，金門邊境上現代化的防禦工事也一件件築構起來。

海邊的碉堡、軌條柴、鐵絲網、地雷區，威脅嚇阻外人/敵人；而進入村落內、住家旁的防空洞與碉堡，是老百姓跟著政府規約作息的另一種聚落風景。「(防空洞)成為過去金門另一種型態的聚落。砲彈襲來，無論教師、富商或貧農都得放下一切，拉著家眷躲進防空洞，數著砲彈擊落的數目，以及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單號。⁴」

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金門地區日常聚落的空間設置，大不同於一海之隔的

² 「中原」是金門人指稱大陸的一種說法，在台灣幾乎聽不到。金門地區各家門戶上都還是懸掛著「南陽衍派」、「西河衍派」等匾額。我所調查的烈嶼鄉雙口村便屬於「西河衍派」。

³ 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後對金門陸續發動砲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四十四天後，開始展開長達二十年的「單日打，雙日不打」政策。直到1979中共與美建交年，為表示對美善意，單打雙不打砲擊才宣布在前一年1978十二月15日結束；在台灣部分，金門對大陸的砲擊卻是遲至1978年年底，才宣告結束，多了兩個星期。

⁴ 吳鈞堯，《金門》，〈單號防空洞〉，頁28，2002

的台灣經驗。重新規劃人民的空間感與生活方式，區隔「敵」、「我」決裂的人為「界線」亦歷歷在目，在象徵或實質上都具備「劃界」的意圖與效果，對外對內皆聲明在國共之間，金門列島只為其中一方效忠。從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頒佈戒嚴令到1992年為止，金馬戒嚴時程長達四十七年，比台灣還要超出五年，前線「金馬」就此區別開與後方「台澎」的戰略性質差異。

金門本島的第一大離島烈嶼，位在金門本島西南側，夾處於金門島與廈門島之間，中介性質更為強烈。烈嶼西北角上有一個漁村：叫雙口。洪曉聰（1994：13-16）調查，雙口村在明末出現，居民擇其出海口與廈門間的方便性而定居；兩岸眺望，約莫五千公尺，晴朗的天候放眼望去，看到島上行人並不是難事。

1949年後，雙口村成為中華民國國軍在金門地區所建構的「戰鬥村」⁵之一，沿海村落雙口因應「戰爭需求」，軍事地景林立，村落內、民居間錯落碉堡、防空洞、壕溝、土牆、鐵絲網與地雷區等防禦工事。這些新誕生的建築「物件」與村內站哨值動的國軍，都是國共內戰時期與村民共同生活的一份子。

第一次踏足烈嶼島的2006年⁶，烈嶼的農村氣息與商業化的金門本島迥然不同；換言之，這樣的地景空間尚未試圖以「觀光凝視」存在，而是仍在當地人的生活實踐中，繼續隨著當地人對景觀的詮釋與理解而變動。雙口村沿海的防禦工事不敵歲月侵蝕，錯落在村落民居之間。「無用」卻「堅持」的軍事地景，是我第一眼注意到的「特殊『在地』景觀」；而不待言，生活在其中的人，與防禦工事「群」業已共處半個世紀有餘。我發現，這個濱海的小村落擁有極其密集的軍

⁵ 「戰鬥村」的名稱，雖然是要到1968年，才由蔣介石再一次的加強定義。但是對於「人人成為戰鬥員，村村都是戰鬥堡」的訓練與建設，雙口村早在1949年之後便已開始。村民對於自己是戰鬥村有概念，但是也說不出來確切的「名稱年」，為求與人民記憶配合，本篇論文將成為「戰鬥村」的年份溯及1949年。

⁶ 2006年的八月與九月，協助戚常卉教授完成金門縣文化局所委託之「雙城故事：金門田浦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金門軍事地景與集體記憶」之報告。

事地景，即使已經頹傾、廢置不用，仍然比村落內的農用地還要廣；連雙口村的海域也是，要穿出兩座廢棄的碉堡後，才可抵達軌條砦密集的海岸。這些對於當地居住空間與生計空間相當龐大的物質佔據，行走之間的居民卻習以為常，不以為意。

1992 金門解嚴後，大規模的撤軍不復返，此地空餘老村民，由於軍管歲月的流逝，關於冷戰歲月的口述歷史近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經由金門縣當局所重視而陸續出版，經由耆老的回憶，記載一段「艱辛抗共」、與「軍民互愛」的歷史陳跡。

在謳歌「堅勇抗共」之餘，解嚴令的施行，與兩岸關係的和緩，終於讓村民得以自由出入於已崩壞的軍事地景之間，跨越了曾經禁制他們活動力的物質界線。Stewart & Strathern(2003：1)指出，感知與價值依附於地景，在地景上編有密碼，也固著了記憶，這個地方因而成爲一個歷史認同的地點。然而，無論是戲劇化的或是逐漸的，感知都會隨著時間轉變；從個人表述與個別經驗之中亦可以覺察到，地景上符碼化的歷史形式也在變化。

透過「歷史符碼化」的地景，如果可以嘗試看到變化的價值、與依附其上的感官經驗，我不禁想知道，相對於給「外來者」強烈的視覺震撼，當地人如何看待如今頹傾的防禦工事；不同的性別、世代、與身份如何反映記憶焦點於人爲地景之上？並且如何理解、詮釋他們在金廈邊境的空間特質？隨著時間流逝，承載強大「功能性」與「意圖」的軍事地景轉化爲當代「無用的」物質現象時，對於當地人來說是否有轉化、或是再利用的可能？

國際間的邊界（international borders）經常是多孔的（porous），而目前有許多已不再符合它們作為前衛阻隔（barriers）的歷史角色；也就不再是想像中「標誌國家權力延伸的界線，象徵著人、貨物、與思想流動的最後一道關卡」（Wilson 1998：1）。烈嶼自稱為「離島中的離島，前哨中的前哨」，其「前哨中的前哨」呼應了邊境警戒緊張及高度軍事化；而與之同時成立的「離島中的離島」，還是則是需要面對台灣地區關於「忠誠度」⁷的質疑。這些問題都直接指涉，被高度軍事化建構為台灣前哨的離島地區，既被「國家」權力全面改造，但是又勘不破空間位置上引人「遐想」的曖昧性。

近年來，台灣持續推動建構主體論述的政治運動與認同，金門人是否被納入考量？又如何安置自己於國族認同的範疇？以台灣為主體，施展國家權力，建構金門經驗、想像金門意象，卻也同時詢問金門的認同「擺盪」時，在邊界位置之上，屬於金門人獨特的經驗與認知是什麼？而當大陸方面持續提供金門「不同於台灣」，且「便於/優於台灣」的貿易、飲食、乃至於交通、民生方面的優惠與優待的時候，金門人如何凝視兩端的島嶼與大陸？

1992，金馬解嚴後一波波的撤軍令，「台灣」軍人的撤出再一次改變島嶼上的政經生態（徐雨村，1996；阮冠穎，2003），過去的主要消費力「軍人」離開後，基於對經濟來源的期待，金門開始希望引進大量的兩岸觀光客。在主動爭取或是被動接受不同他者的進入的情境下，金門人如何看待遺留島上的軍事遺跡，又如何透過詮釋過去的歷史經驗，連結當代的生活秩序？

這些發生在邊境的衝突與地景錯置，讓我想要進一步透過空間相對位置與地

⁷比如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楊永斌慨歎金門人是「未淪陷的大陸人、講閩南話的外省人」；海洋大學教授楊文衡則在民進黨《金馬經濟政策白皮書》研討會上指出金門人有「在兩岸之間擺盪，祖國究竟中國還是台灣的『祖國迷思』」，甚而台灣教授協會於2007年提出的金馬住民自決（詳見附錄一）。

景的配置與變動，去討論在空間、權力、與地景的互動中，金門人自我詮釋的能力如何引領他們在邊界生活，與不斷(被)劃界與(被)跨界。

在這本論文裡，我以人類學久居當地與當地人密切互動的研究方法，深入田調金門離島烈嶼上，雙口村民的生命史普查。透過雙口村民述說空間歷史及地景配置的記憶，對照金門所經歷的軍事化歷史過程及其空間、地景的記憶焦點，並且試圖鋪陳邊界村落在長期的權力空間下所經歷的動態過程。

論文約若分為幾個層次討論：

- (1) 金門地區的政治空間位置、戰地經驗、及其邊陲化過程；
- (2) 人為建置的軍事地景是物質象徵也是工具性界線，這樣的建制如何透過當地人對過往生活經驗的回憶及行動被理解與認知；而在解嚴之後，軍事地景如何扭轉或是顛覆其「敵對」意義；
- (3) 透過空間記憶，當地人如何詮釋金廈與金台之間的雙面關係，在島嶼之外的國族層次上，金門人如何解釋自身與「國族」之間認同感與相互關係？

1-2 相關文獻討論

本論文以軍事化的地景變化切入關於邊陲認同的核心議題，並結合金門歷史定位、兩岸政治情勢、區域發展進行討論。相關文獻對話分為兩部分：

首先，回顧人類學對於物質地景、及邊陲空間的研究，釐清地景、記憶在國

際邊陲位置上所產生的認同問題。其次，在金門地區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脈絡的框架之下，兩岸在冷戰期間的對峙關係，使得具有台海中介性質的金門，延伸為尷尬的兵家爭奪邊地。在此政治情勢衝突的空間位置之下，我從兩岸相對的空間關係與國共近代史，回顧金門作為一個研究區域，有哪一些研究就金門的獨特性開展，這些研究成果的貢獻與限制分別是什麼，以提供此區域研究的框架，與我可以繼續補足的討論空間。

1. 人類學的地景研究

人類學的地景研究並不漫長，最早是 W.G Hoskins 於 1955 的定義，他界定地景做為一種人類活動之中物質的體現 (embodiment)，「初始看來是恆定的，卻在最終發現佈滿了歲月」(Bender 2006: 304)。佈滿歲月的隱喻，明示了地景之為「物」，必然扣合人的記憶，身體實踐於其中。同時，也因為「地景」的物質性，使得關注地景的取徑，並無法被單一學科壟斷：地景是時間（歷史學）與空間（地理學）、自然（科學）與文化（人類學）交織的成果，並且永遠都在過程之中實踐本身作為一個人造物 (Bender 2006: 304)。

文化馬克斯主義把地景的研究帶到一個新路徑。早在八〇年代 Foucault 便認為，雖然許多研究者都關注時間規訓作為權力展現的場域，然而，空間也是權力的過程。Foucault 由空間中「賦權」(empower)及「分配」(distribute) 的概念，討論物或人因為被配置了位置，而產生意義及等級關係 (Feld & Basso 1996: 3-4)。法國的馬克斯主義社會學家 Lefebvre 進而以三個層次來討論空間中的階級問題：「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指空間被產出以及利用的方式；「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指空間實踐的修辭；與「再現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s)，空間中的住民如何對空間進行修正 (Bender 2006: 305)。

左派的關懷在重視階級勢力之餘，也提供空間內抵抗，與認同形成的多樣可能性。藉著地景作為一種不再「客觀」媒材，而開展連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脈絡的討論。換句話說，具有歷史特殊性的地景與時間，裡頭疊蓋著社會關係，與深層的政治意涵（Bender 2006：303）。身為一個能動者（agent），縱使結構限制能動性，人仍可以去創造結構，也賦予能動性可能。「這並不是單向的箭，生活與地景永遠都在形成的過程之中。」（Bender 2006：306）。

承接左派對於空間/地景「中性」的批判，現象學則另闢蹊徑，使得空間討論在九零年代之後開始嘗試去理解視覺之外的言外之意，除了空間與階級差異的對應性之外，空間也開始顯現「人都是在文化及時間中被定位的」基本特性。Tilly(1994：16)指出：「從時間—空間中，行禮如儀的日常操作軌跡分析，一個人才會知道自己與親暱的物與地方之間產生甚麼關聯，並且該如何繼續下去」。也就是更根本的來說，身體透過在空間中的移動和利用，感覺並感知自己在空間中的一切並行為，除了視覺之外的其他身體感受被重視，Emplacement的過程不但是動態的，且會透過身體實踐得到意義。

這個策略不單往前回應到 Heidegger ‘being-in-the world’的概念，並由 Bourdieu 的 ‘habitus’ 接續下去。人類學的地景研究「一波三折」的從「將地景像一個黑盒子一般，簡單的括號起來（bracketed），然後放到旁邊去。」（Lock 1993:133）轉向與現象學的結合，討論身體、感知、慣習與自我詮釋；也因此，「空間」得以由中立的「地方」之中脫穎而出。現象學幫助人類學去觀察空間中的重重地景，人在空間中無所遁形的感知，一開始便將自己「置於地方之中」（emplaced）（Casey1993；Feld & Basso 1996）。

人類學研究由此產出大量討論不同的地景與人互動的過程。而如同金門一般

被高度軍事統治之下的空間地景，有 Jarman(1993)在北愛爾蘭所做的研究，談及有刺的鐵絲網與被封鎖的視野，與社群的內部消費如何實踐：

過去二十餘年的暴動，為 Belfast（北愛爾蘭首都）的城市帶來戲劇化的轉變…與日遽增關於意識型態的分歧，變成具體的物質環境的一部份，創造出一個更為軍事化的地景，包圍住了其中某些社群，使其轉向後方鄰居，嘗試仍然行使日常生活（Jarman 1993：107）。

這篇文章討論北愛爾蘭的首都 Belfast 內的九個郡，從 1921 開始，一部份仍歸於英國一部份，而另一部份則較為自主獨立。自主獨立的這一部份，在內部因為意識型態分歧、宗教、及階級差異，衝突事件不斷，在牆壁上塗鴉、或製造柵欄的在地居民，從空間策略裡表達自己的訴求。這篇文章的貢獻在於，Jarman 指出過去相關軍事地景的文獻討論，都會把焦點集中於支配者的角色，認為支配者才是能掌管情境的行動者；而媒體往往再現出看起來殘破且飽受威脅的樣貌，將這種地區麻煩⁸化。但是，Belfast 街道柵欄的豎立，家戶牆壁上塗鴉的改變，隨時呼應住民不同勢力範圍的領域空間。Jarman 的研究顯示，這些地景過程也必須放在個人與社群的層次來瞭解，他們才是在被建構的空間中生活的人，不僅有解釋及適應空間的能力，同時，他們也挑戰與再定義空間(Jarman 1993：135)。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邊境是世界上的衝突區域之一，Selwyn(2001)討論在巴勒斯坦邊境上將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劃分為二的道路，這條路連結到以色列的領土境內；Braverman（2008）則討論作為軍事地景的樹木，也是針對約旦河西岸這一塊區域。有趣的共鳴在於，Selwyn(2001)討論的道路空間，及 Braverman（2008）所指出的樹木地景，兩篇文章都指出道路與樹木本來具有的物質象徵意

⁸ 文中將此區域稱為'Troubles'。

義，這種象徵意義，使得以色列對於邊境管制的嚴厲，扭轉成另一種關於自然的、科學的、技術的、和平進程的氛圍。

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我們可以從一棵橄欖樹看到巴勒斯坦人擁有的某一塊土地；也可以從一棵松樹，或是某個樹群的消失，得知這是屬於國家（以色列）領地。多元的行動者在此競爭與動作，而新加進來的住民亦如是（Braverman 2008, 478）。

這些研究讓我們知道討論在「權力空間」中型塑的軍事地景，不僅可以針對統治者配置空間的政治操縱，還可以深入探討當地人的反應。除了細緻的分析與田野調查，研究者更需要將個案的獨特性放在一個廣大的政經、地理、相對空間框架來看，才可以從地景的變化裡，看到在空間中不同的策略運用。如此一來，「老地方中如何產生新認同方式」，也才有更足夠的脈絡及在地觀點予以討論（Hall 2001；Bender 2006：308）。除此之外，以地景的物質性作為討論焦點之一，區辨其是自然的（人為的自然的樹）、區隔的（道路）、可輕易變動主題的（壁畫）、或是鐵絲柵欄（危險的），這些物質的物質性及成品象徵意義，即使不為當地人所自覺，透過物質性的展現，也同樣具備表達意志或聲明的能力。

2.邊界與認同

金門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邊陲地區，其配置的軍事地景有其實質上的國防思維與用途，也深刻影響到居民的生活作息、空間認知，與移動性。所以，除了回顧地景研究之外，本文也將運用邊陲認同的概念，以思考邊境的軍事地景對於在地生活空間秩序所造成的影響。

早期人類學的民族誌撰寫，關注同時限內的社會體系的機制、動能、與實踐，追求族群「本質」。然而，隨著打破孤島狀態的全球化時代，民族誌調查開始注意「改變的過程」，尤其是此過程在更廣泛的地理-政治網絡中攪動（Strathern, 2004）。同理，早期的民族誌雖然也注重社群與邊界的關係，然而，早期人類學劃定邊界的意圖，是因為將社會視為「功能性的有機體」，而「邊界」作為不同社會「文化差異」的單位。「描繪」邊界的用意在於「定錨」，界定所研究的「社群範圍」，「邊界」作為限制的工具，而不是研究主題。不過，在七零年代之後，隨著工業化、都市化、及去殖民化的潮流到來，人群的流動性與能動性與時遽增，「邊界」作為一個研究單位的框架合理性漸漸打破，然而，「邊界」本身卻成為重點。

Barth(1969)早在六零年代末期對於族群與邊界之間的互動，已經開啓邊界可以是多層次認同媒介的研究，不過他多是由社會的、文化的邊界⁹互動著手，對於地域性的邊界並不強調。指稱邊界（兩/多個勢力之間邊陲地區）的英文，有許多相似的字。像是‘borderland’（Augelli 1980）、‘boundary’（Barth 1969; Cohen 2000）、‘border’（Wilson& Donnan 1998 2001; Anderson& O’ Dowd 1999; Dennis& Minghi 1991）等。雖然這些研究者用不一樣的字彙，但是他們都是指涉在多元中心的邊陲之處，討論在這區域生活的人，他們曖昧的行動、掙扎、適應、和抵抗。拉丁美洲(Augelli 1980)與歐洲(Cohen 2000)的境況被賦予較多的關注，那裡不穩定的質素、連續與斷裂的邊界變化，定義的問題、矛盾，與不對稱的關係(Anderson& O’ Dowd, 1999:602)，在在提醒研究者關注微觀個案之外，也要將

⁹重新界定族群邊界的關注在於：其一，身份認同及歸屬感來自行動者己身；其二，與其用分類的架構去建構不同族群，應該是看族群如何延續與維持，並且不同的族群也許經歷的是不同的過程；其三，為了觀察其過程，我們不在將焦點僅僅凝視在不同族群的內部建構與歷史，而是在於邊界（boundaries），與維持邊界(boundary maintenance)。

其放入外在的政經、地理、歷史脈絡之中。

「邊境」(borderland) 的重要性在於它隨時會『被』移動、『被』建構，與『被』消除，成為一種在不同政治社會意識型態之間物質性的屏障。界線可能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國家認同等；但是亦可以將一群有同種族，同文化認同的人予以隔絕。」(Doris Wastl-Walter, 2004)

以上這一段定義，是地理學上針對邊界性質最簡明的一種論述方式。然而，比此更為犀利的，卻是 Anderson & O'Dowd (1999) 的文章中，對於「邊界」(border) 的性質，提出其不但無法簡單定義，並且存在著定義上必須面對的爭議性：

「邊界」有其內在的矛盾，有時作為對「外」的門戶，或是前哨提供保護、機會，但是它也展現了危險、與監禁。一方面是接觸的、合作的交會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衝突的、競爭的遇合處。它可能模糊了認同的唯一標準，但是它也會積極的訴求差異 (Anderson & O' Dowd 1999:594)。

這個二元對立，且在定義上互斥的光譜，卻常常因為不同時空的要素而產生變化，然而有趣的是，Anderson & O'Dowd 也指出，「這種（二元性）關係，也許可以同時存在於與不同國體打交道的同一群人 (Anderson & O'Dowd 1999:595-596)。

Anderson & O'Dowd (1999:596) 接著指出，邊境上的地景有強大的物質與象徵使用能量，比如「柏林圍牆」這個地景，不論在物質性的能量上有明顯的呈現，在象徵意涵上，也承載了關於「群體間界線」的歷史記憶。文中繼續討論「去疆界」作為一個全球化現象，是因為自十七世紀後，整個全球體系的完成，使得

疆界代表不同政權顯現的合法權限施展範圍。但是，疆界的變動一再地隨著跨國化的資本、貨物、服務、勞力、資訊等需求而有不同層次的跨越，這形成了一種不可言說的「多孔式的認同」(porous identities)，與 Barth(1969)的重新定義族群與疆界可以相互輝映。

Cohen(2000) 在 1996 的研討會「邊界(boundary)與認同」，集結許多學者的討論，成功的論述邊界之於認同的關係是「絕對的」(absolute) 特點。隨著現代國家的產生，「邊界」並且意味著領土與主權的權力施展終點。然而，即使領土或是社會群體的差異性可以被檢視與察覺，那也未必是透過「界線」而成立，Barth 運用 Baktaman 與 Basserri 兩群體的民族誌顯示，領域間的地域劃分確有其事，但是其與人群的心理認知，或是生活實踐，並未全然重疊；換句話說，人群所在意或是所能認知到的關於領域的概念，可以是通過遷徙的經驗，而並非停留在某個定點 (Barth 2000)，在全球化越來越迅速的腳步中，以路徑 (route) 取代根 (root) 作為討論，無疑是更為犀利的切入點。

而同一群人如何處理因為被「劃界」所造成的認同危機？關於處在邊界之間的認同擺盪，John Augelli(1980)所提出，「文化重疊及政治不穩定的地區，民族的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及效忠會變得模糊。」Cohen (2000)在「邊陲視野」(peripheral vision) 這一篇文章裡頭以蘇格蘭之於英國的中心-邊陲階序關係，及蘇格蘭人民自身的「民族認同」為材料，分析蘇格蘭的邊陲位置作為一個「地理事實」(geographical fact)，蘇格蘭卻在近期不斷嘗試要自決、與擁有自己的政府的訴求，當地人在自覺自己絕非「英國人」之際，脫離主義大盛。

而如何在邊陲地位，決定自己是哪一邊的人？林秀幸(2007: 113)指出，「『界線』接近形式 (form) 與結構的屬性，本來就是具高度政治意涵的面向，它隱約

地被指向一種區別 (distinction) 的含意」。最恰當的作法應該是「從群體的社會實踐中釐清該群體對界線的觀念。個人如何『經驗』界線？是否這樣的經驗伴隨著對『自我』的擴展的體驗，就好像社會群體透過關係、經濟活動以及地景和人群活動來感知其對外在世界的擴展。」以上這些關注，進一步關心在界線內外，不同勢力的政治能量之間，當地人必須如何採取策略以爭取自我詮釋的能力與空間。

3.金門研究文獻回顧

「金門列島」並不是一個新興的熱門研究地點。二次戰後進入美俄冷戰時期，關鍵字‘Quemoey’（金門，葡語拼音的「金門」發音）已大量出現在國防安全、政策擬定、國際關係及戰略地位的討論中。作為三大冷戰遺跡之一¹⁰，及近代南洋僑鄉，九〇年代解嚴後，金門地區封鎖五十年的特殊性，引誘許多研究者紛紛進入此地汲取當地的素材展開探知及調查。這些研究包括僑鄉生活(劉湘金 2006；江柏煒 2004)、閩式聚落(洪曉聰 1994)、漢人宗族(江柏煒 1994；吳培暉 1991；李錫祥 1997)、口述歷史(楊樹清 1998, 2001；許碧霞 2000；林馬騰 2003；顏忠誠等 2003)、或戰略地位(金門縣政府 1991；戚常卉 2003, 2006)等議題，族繁不及備載。甚至近期以戰地金門，僑鄉金門做為文學主題、影像主題的作品也所在多有：董振良的「螢火蟲映像體」製作許多以故鄉金門為主題參展的紀錄片，而小說家歐陽柏燕(2005)的《砲彈擊落一個夢》已被改編為電視作品。

以上研究針對金門的冷戰封閉性而進行，將金門視為一個因冷戰而靜滯沈默的田野調查地點，其建築、村落為舊有遺存；或是將金門視為一個在歷史變動中有特殊地位，但是其集體記憶或是戰略地位業已成「歷史」的回顧。於是，從以

¹⁰ 三大冷戰遺跡：金門、韓國板門店、及德國柏林圍牆。

上研究多半會發現，研究者將歷史發展與百姓「生活記憶」—其中的人、禮儀、生活規範、空間配置—作為觀察漢人傳統文化的理想場域而分開書寫。以上可以以李錫祥（1997）「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討論閩南地區宗族社會的領域性、及劉湘金（2006）「浮繪僑眷家庭婦女的生活圖像」討論僑眷婦女的「堅忍人格」為主要代表。

在台灣的離島生活經驗之中，相對於馬祖地區早早嘗試討論邊陲地區面對軍事化時，鄉民社會的空間運用如何被管制及轉化（李元宏，1997；宋奕佳，1998），就現有研究而言，金門群島時空與人群互動的動態性與複雜程度並不容易勾連出來，在大歷史建構之下，金門地區的庶民生活面向較為單一呈現。

幸運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研究氛圍開始轉變。羅德水（2000）指出，「幾乎所有對兩岸分裂的討論都侷限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大兩岸』的分裂，而往往忽略了 1949 年以後國軍進駐金門與馬祖，使得『福建省』也分裂了，於此，我們將金門與閩南地區，馬祖與福州地區在 1949 年以後的分裂稱之為『小兩岸的分裂』。」以「大兩岸」與「小兩岸」的對比，夾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不只金門列島，而是過去合稱「富貴」雙島的廈門與金門。對比於另一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美蘇冷戰關係，是在過去毫無經濟依賴、生活界線、與歷史衝突的關連（Melko 1992），「金廈」因為其空間比鄰的相互依賴與資源互助，是根深蒂固由來已久，卻在國共內戰後，強迫的切斷了過去生活經驗裡共享的資源、文化、與情感。

2006 的「『金門學』學術研討會」開始，學者首度「尋找」金門在兩岸間的「座標」意義，並且接連提出敏感的「認同」問題（王傳照，2006；戴振良，

2006；羅德水，2006¹¹)。這些文章以戰史文獻作為分析材料，參照三次台海危機與砲戰過程中，中國與台灣方面的反應。在針對戰史討論的架構之下，卻為金門的「座標」性質下了一個大膽的推論：金門的地緣特性與歷史經驗能不能夠突破關於現代國家與主權模式思考的迷思呢？若是可以，那個將會是什麼？這個大膽提問，與我在烈嶼當地的觀察，形成一種獨特的想像氛圍，我思索著，戰地的特殊考量為當地人帶來不一樣的景觀與生活形態；然而，砲戰的切身體驗除了發酵為近期出版的回憶錄與攝影集之外，當口說與景觀相接，有沒有一些隱諱的、不可明說的歷史關係仍在繼續運作或可能改變權力結構？

緊追在後的阮冠穎(2003)、張梨慧(2008)則相繼藉著觀察「地下經濟」與「兩岸觀光」的動態過程，針對金門地區的「界線」寫出了含有「跨界」可能的凝視與社會關係。這些新的嘗試與努力，將金門拉出一個充滿悲情戰痕、與刻苦傳統的框架，對於當地人的生命力、行動力、與情感有更深入的理解，也讓金門人不是說死在界線之內的百姓，而是活生生在各式空間中，可以擁有主動性與眼光，站在空間的特殊性之上，發展不同向度的人群關係，與實踐跨界可能。

除了回應金門地區與鄰近大陸的曖昧關係，台灣與離島的從屬關係，也需要再次檢驗。陳衍秀(2002)以紀錄片為文本，分析《流離島影》系列短片，如何使用影像手法，「補遺」匱缺的台灣離島在地影像。並藉由音像紀錄各自表述、重建、再現、揭露十二個島嶼¹²被「邊緣化」的歷史，與台灣本島「現代化」時間的落差。陳衍秀指出，這些作品以「標榜更為『在地』、『邊緣／弱勢／小眾發聲』、『多元／異議觀點』的紀錄手法，強調另類個人美學、主觀敘事技巧與

¹¹ 這三篇文章皆出自金門縣政府，《2006年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政府，2006

¹² 台灣離島：綠島、金門、東沙、蘭嶼、馬祖、澎湖、烏坵、小琉球、基隆嶼、龜山島、北方三島、釣魚台等台灣周圍十二個離島

形式的自覺……」¹³從「離島」／台灣「本島」，邊陲／中心之疆界與權力關係思索常民文化、地景與空間想像。台灣「離」島與台灣「本」島的相互關係，不僅在於政治施為上資源分配的不均，就連歷史感的表述，也存有不同的立場，與不同的記憶焦點。

上述離島的新研究取徑，開始跳脫以台灣為主體觀看的角度，而讓離島有其動能，在自身的空間脈絡中，與「台灣的現代化時間」進行對話，研究者試圖讓金門人在「對話」中可以為自己的歷史定位進行自我理解與詮釋。

可惜的是，很少有專書以烈嶼（小金門）做研究主題¹⁴。雖然，所有金門研究都宣稱泛指所有金門列島；但是，烈嶼區的篇幅卻是相當的稀少，做為金門邊陲的烈嶼，連邊陲性都被邊陲化了¹⁵。

耙梳金門研究的回顧及轉向，顯示金門作為一個田野觀察地點，早期的研究期待以其軍事化後，「封鎖邊界」的閉鎖空間性質能夠回答若干文化「本質」的問題；而後期關於「離島『觀點』」的大膽嘗試，則試圖為金門建立主體，並且探索邊界的性質與限制；找尋從金門出發，與周邊區域互相建構不同社會關係的過程。以上研究雖然大都宣稱包括烈嶼地區，但是烈嶼地區由於一手文獻稀少，通常僅放在附屬的地位，或是以一、兩個個案帶過。

我的想法是，不同勢力拉扯之下，百姓的生活既有小勢力（軍民、性別）的衝突與妥協、也有大勢力（兩岸、政策、經濟）的扭轉或是順應。過去金門研究

¹³台灣文化研究網站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3/4-3.htm>)

¹⁴ 到目前為止，以烈嶼為研究主題的碩士論文，只有一本（洪曉聰 1993）。

¹⁵ 烈嶼的專書除上述洪曉聰所撰寫的論文之外，要到 2003 才有林馬騰撰寫「烈嶼的烽火歲月」一書。鄉公所在 2007、2008 又陸續出版兩本口述歷史與烈嶼風情。只是上述的文獻皆屬於地方文史工作的努力，並不是屬於學術研究的討論。

最顯著的受限之處，就是在於空間與人物同質性處理的研究方式。反而甚少注意以強制性的戰爭經驗，作為一個歷史轉折，並不僅僅封閉內部空間；相反的，由於台海局勢的張力持續變化，高度軍事化下的金門空間，反而會是一段政治、經濟、權力、異/己認識皆急速波動的過程。並且，由於以國家安全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對於內部空間的配置與利用，必然採取另一套以絕對權力進行的控制、介入、與安排。看似靜滯凍結的空間框架之下，邊境封鎖與生活空間被強制改造的過程，也是當地人必須要不斷面對、處理、詮釋、與記憶的課題。

過去的金門研究，誘發我關心金門邊陲化與戰地化的歷史脈絡，並且進一步思索當地人對於自我的詮釋與認同如何在金門的獨特性裡發展。我希望能跳脫「文化本質」的思考框架，並且能借力使力的以過去軍事化的、邊界封鎖的回憶，與新的軍事物質（尤其是地景）的建構過程作為基本材料，討論建構邊境的動態過程，以此理解金門邊界的特性。另外，我特地選擇烈嶼邊界的雙口村為主要田野調查地點，一方面可以獲得更生動的邊界互動材料，另一方面則補起金門研究在烈嶼方面的不足。

前述關於地景、邊界的討論，呼應了十七世紀後金門地區在海權爭奪戰之中，不斷被不同勢力切割的空間政治性質，金門地區的居民必須在「文化重疊與政治不穩定¹⁶」的邊陲地帶，因應不同的勢力與時代選擇效忠與認同的對象，被「中央」切割為攻擊性質的前線，或是離棄海外的邊陲。

國共內戰後，以「前線中的前線，離島中的離島」自我定義的烈嶼，其位於金門島、廈門島之中界，在雙口村，天氣好的時候甚至可以看到廈門島上的人群走動，地理上的邊界限制與視線上的不可限制，更加形成一種空間政治上特殊的

¹⁶ John Augelli(1980: 19)所提出，「文化重疊及政治不穩定的地區，民族的認同（national identity）及效忠會變得模糊。」

氛圍。邊界上的雙口居民看見與看不見的人與景觀，對於他們而言會有什麼意義，我試圖以地景建構、使用與變化作為切入點，討論當地人變動的自我認知與詮釋。

1-3 研究方法與時程

我的研究以金門地區烈嶼鄉沿海村落雙口的軍事地景為主要調查對象。

首先，收集地圖、歷史文獻、報章雜誌與輿論，作為建構空間關係的基本材料，藉由先前史料與輿論的彙整，耙梳金門「戰地化」的歷史過程。其中，地圖測繪要感謝在 2006 年協助戚常卉老師進行金門縣文化局委託的「軍事地景與空間記憶」研究時，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煒老師提供的人力及技術幫忙。歷史文獻材料則大量依靠十七世紀後海上貿易的地圖與文件往來、金門縣志、烈嶼鄉志、金門日報等相關文獻資料。另外，大量出版的地方口述歷史、烈嶼文化館提供的座談活動記錄也是文本材料之一。

另一方面，則以烈嶼海邊的雙口村，作為深入田野調查的地點，展開長達四個月左右實地田野觀察與訪談。選擇雙口村，一則因為以口述史討論的雙口村軍事地景已有基礎材料（戚常卉 2003, 2006）；二則由於雙口村的邊界位置清楚，沿海防禦工事林立，使得軍事化的「地景」型塑與變化的過程成為當地人回憶的焦點之一，其材料適合切入邊陲認同的討論。

在雙口村，我隨著村民作息、飲食、休閒、下海或在耕地工作，透過報導人之間的串連，與整個村落建立關係。在長期的參與觀察中，我與當地人一起出入於地景所建構的界線內外，實際操作他們與生活地景相關的起居作息，並且經由口述回憶，記錄當地人對於已經消失或是改變的地景的描述與意義。

田野時程從 2006 年到 2008 年，約計四個月。分別為 2006 年的八月九月，2007 年的三月，與 2008 年九月十餘天左右。我居住在烈嶼的行政中心東林村，距離主要田野地點雙口村，約莫四公里，單車一趟大約十五分鐘。主要的田野對象為雙口村村民，另有烈嶼其他村舍的報導人若干。雙口村民現居當地的約有四十戶左右，以六十歲以上的耆老為主要居住者，年輕人則來來去去。節慶時候村落內「辦桌」全員到齊，則大約是六十到八十人。有少數報導人要求匿名方式提供口述材料，所以本篇論文人名若干經過虛構處理。

1-4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一章是導論，介紹研究動機，並且回顧金門地區，地景、邊界、與認同的相關研究，研究方法與時程。

第二章進入金門的空間脈絡，耙梳金門成為戰地空間的歷史過程，與在金門的居民在歷史中如何往來海域與島群之間，隨著政令變更而改動方向，與周圍大陸、島群產生關連，不同路程的經驗如何回饋到當地的空間配置與景觀變化。在第二章尾端，我以金門離島烈嶼邊境的雙口村歷史發展過程；模擬細緻且動態的歷史情境，拉出一張金門列島「戰地化」的時空長圖，還有人群由外到內，又由內部對外部的流動，鋪陳近百年來海峽兩岸人群生活情誼的關連、扭轉、矛盾、與曖昧。

第三章，由雙口村民的口述，分析國共內戰後，國軍在金門地區所重視的軍事空間與生活規訓，如何使得村民與新置地景在空間活動中產生關係，新地景如何經過人我之間的認定與實際操作而產生意義，居民如何對切身生活採取行動和定義。

在居民回憶過去戰地的「村落生活」的第三章之後，第四章，我想接著提出雙口村目前居民在戰地遺產與生活空間之間的重新適應，、當今的小三通政策如何使居民的空間活動有新的論述。藉以透過現在的村民，理解當前生活上頻繁的越「界」現象如何令他們自身採取行動、述說回憶，成立新地景，並且闡述自我於兩岸勢力之間的位置。

第五章是結論。我將討論被特殊政治情境建構出來的邊界，如何在政治局勢和緩之後，因應中介於兩造之間的邊陲認同。



第二章 大陸與海洋之「間」：島嶼村落的歷史過程與空間定位

在胡理山海濱，一女童瞪著美麗的大眼問：「媽媽，對岸是什麼地方？」

媽媽說：「台灣啊。」

大陸人眼中，金門=台灣。

台灣人眼中，金門是個什麼概念？偶遇一台胞，他告訴我，就像你們北京人看新疆，看西藏。

～沈衛平(2004:10)

依據文獻材料，這一章分成兩個部分書寫。

第一部份，以大環境的時空定位切入，釐清金門地區不同階段的意象，及其背後交錯的社會脈絡、人群關係、和政權變化。第二部分，將介紹我的田野地點，金門縣烈嶼鄉的雙口村，經由一個具體而微的村落生命傳記，從比較深入的時間背景，貫穿金門地區在地人對於自己歷史過程中的定義與認識，以此兩相交匯出金門地位的特殊性與時代感。

2-1 金湯海門：歷史舞台上「金門地區」的顯影

在進入島嶼村落：我的田野地點烈嶼鄉雙口村之前，首先，必須先界定一下目前所熟知的金門地區，以及周邊的其他大陸與島嶼的相對位置。

目前的金門地區，是縣級單位，隸屬於福建省¹⁷。「福建省」金門縣列島地處東經 118 度 33 分，北緯 24 度 44 分，位於九龍江口外，與廈門灣口對望。零

¹⁷ 台灣也有福建省，省政府在金門；大陸的「福建省」省會在福州，然而其「行政規劃」也有

星散布在大陸廈門灣與台灣之間的大小島嶼共十四個，除了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取得的大蹺、小蹺雙島之外，在中華民國統轄下的島嶼，有金門本島(大金門)、烈嶼(小金門)、大膽、二膽、獅嶼、猛虎嶼、草嶼、后嶼、東碇島、復興嶼等十二個大小花岡岩島嶼，其合為一個總面積一五〇.四五六平方公里的行政區域，並且劃為六個鄉鎮：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烏坵鄉、與烈嶼鄉。

金門島群的總和面積大概是一個高雄市的大小(153.6029平方公里)。金門西南方的烈嶼全島，也就是俗稱的小金門¹⁸，則是十四點八平方公里，面積約合十分之一個金門本島。

以下是金門、烈嶼，對台灣與廈門的相對位置圖(見圖 2-1，圖 2-2)。



納入金門縣。

¹⁸ 小金門之名，第一次在文獻中出現是在日本人所做的田野報告中伊藤憐之助1938/2008；但據當地人對我說，「小金門」是國軍大量來到金門後，為了區辨與金門本島的區別，而開始大量且普遍使用的詞彙。



圖 2-1 金門地區與台灣、大陸相對位置圖 (來源：烈嶼鄉公所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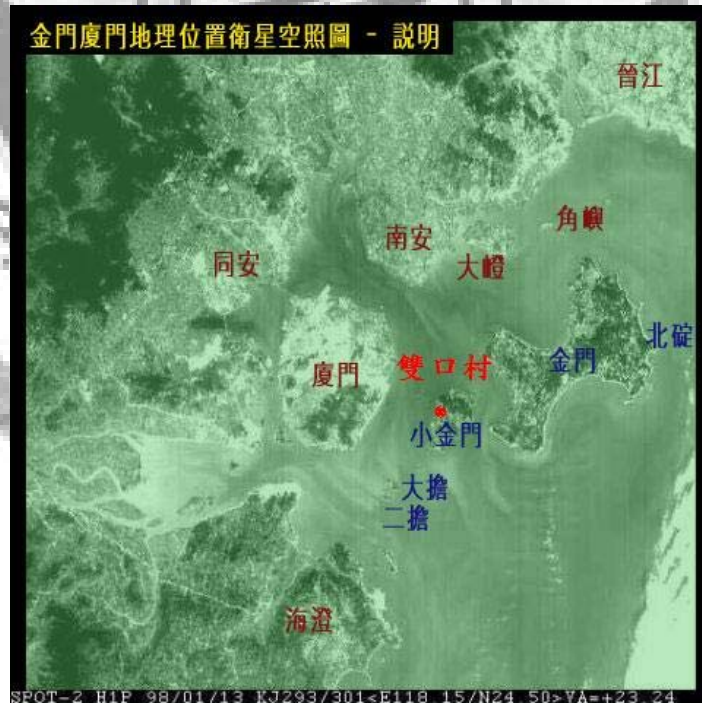


圖 2-2 金門、小金門(烈嶼)、雙口村與福建沿海相對位置空照圖(來源：烈嶼鄉公所網站，白宜君編輯)

金門本島距離基隆三百六十六公里，距離高雄二百七十八公里，遠隔台灣海峽，台金之間遙遙相望。金門本島座落在台灣與大陸之間，而烈嶼是金門列島中的第二大島。位於金門島與廈門島之間的烈嶼島（小金門），更落實了金門地區的中介性，烈嶼與「兩國」之間最近處分別是距離金門兩千公尺與大陸廈門五千公尺左右。

目前，金門總人口約 88,000 人，而烈嶼島上人數大約佔 7,873 人¹⁹，烈嶼共劃分為五個行政村：林湖村、上岐村、上林村、西口村、黃埔村，五個行政村內共包含二十六個自然村，雙口村便是屬於西口村之內，位於烈嶼鄉西北側。

金門列島位處於大陸帝國與海洋之間的空間特質，受到週邊環繞的不同政治力量影響，造就了它在人群移居與移出的腳步之中，在不同階段被賦予不同的社會空間意義。冷戰期間爲了軍管封鎖，金門被型塑爲「反共前哨」，與台灣有共同攘「外」、對抗中共的一致性。然而，由更長久的歷史來看，金門地區自從出現在地圖以來，在不同階段的台海關係裡要隨時因應不同政權的拉扯，而循環著親近台灣或是親近大陸的曖昧立場。

1. 金門地區軍事化與邊陲化的歷史脈絡

距今八百年前，戰地「金門」還沒出現。金門的源頭，尊之爲出世的仙洲，有歷史紀錄以來則是叫「浯州」²⁰。傳說金門地區有晉以來一向是難民避禍的寶地，以其方便東南沿海出走；而作爲尙未登錄記載的不知名小島，地質考察金門列島應是距今約兩億到一億年前的燕山活動期²¹，所形成的斷塊隆起島嶼，與福

¹⁹ 金門縣政府官方網站，資料更新至九十八年五月。

²⁰ 浯州之名由來，最普遍的說法是以福建省同安縣的沿海島嶼之中，有人居住的五座，由內而外推之分別爲廈門、大嶼、小嶼、烈嶼與浯州，所以金門島也就是浯州，不過這個浯州指的只限金門本島而已。

²¹ 根據《烈嶼鄉誌》(2002)，烈嶼與金門島的誕生，都可以追溯到三疊紀晚期後，南嶺縐折帶的一連串大地構造運動。此運動期十分劇烈，福建東南沿海一帶的基礎雛形於焉誕生。

建在第四紀冰河時期陸地相連。

金門志（林焜煌 1956：5）「分域略」的一開始，金門紀錄如下：「…舊名浯州，又名仙洲，明初改今名。晉中原多故，難民逃居者六姓。唐為萬安牧馬監地…凡山川海島不科徵稅。宋太平興國三年，島居者始輸納戶鈔。熙豐間，始立都圖。都有四，其統圖九，為翔風里，並統於綏德鄉…常經略料羅戰船…元始建廠徵鹽。洪武元年，改為踏石司，旋改為鹽課司。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志書上把第一批金門居民溯及五胡亂華，但是要到宋以後才正式納入國家體系，屬於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開始納稅，建置戰船；元附加納鹽。一直到明朝之後，金門始因海域位置的險要性，設城駐兵改今名。從命名「金門」得知，帝國開始注意到金門海疆上的戰略位置。

明初政府為了防範日本海盜，才建立金門城（1387）。中國明太祖洪武年間，一位叫作周德興的軍人經略福建海防，在今天的舊金門城址興建了「金門守禦千戶所」，這是金門地區第一次有武官駐防。由千戶所居高臨下，金門城儼然有「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海防氣勢，是以周德興以「金門」之名取代「浯洲」。明朝慎重海防之虞，金門、烈嶼、廈門，開始常被相提並論，以一個扣住東南海域的還抱之勢，扼守中國東南海域。

當海邊小島從「浯州」變成金門，金「門」²²便染上了濃厚的「門戶」、「出入」、「開闢」意象，是一處可以打開也可以關上的通路之鑰。此一更名，不再意味著金「門」是過往逃難的出入口，而是使之成為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的守護屏障。

²² 金門日報 2008 四月 22 日的一篇報導為金門的「門」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頗具慧心，可以稍微概括整個金門地區在百年間的歷史過程。稍微摘錄如下：恰如其名中的「門」字，既意味過去國共對峙時期門裡門外的禁忌、區隔，但也是今天兩岸新局及台灣面對整個亞洲區域，海洋視野下的溝通、轉介與交流之「門」；「進入金門」與「打開金門」的「門」是論述金門學，解析金門僑鄉、戰地歷史背景最具濃縮的意象符碼（記者蔡家蓁）。

明末的金門人洪受在《滄海紀遺》(1565/2002: 48-50)描寫金門是「迨明朝經濟大備，而浯州有千戶所諸司之設，蓋聖祖之慮民者周，故其所制治者備也。」吳島註釋補充：「金門千戶所城：在浯州之南，其北倚山，其東、西及南俱阻海，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興來築外環，以壕深廣丈餘，周圍六百三十丈，高連土牆二丈五尺，窩鋪三十六，門四。」從金門城的修築建立到改名「金門」，十四世紀以後，明政府對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慎重海防，使得金門與金門城大量現影在帝國官方典籍與航海地圖²³上。



²³ 明天啓(1624)年間的《籌海圖編》、及茅元儀的《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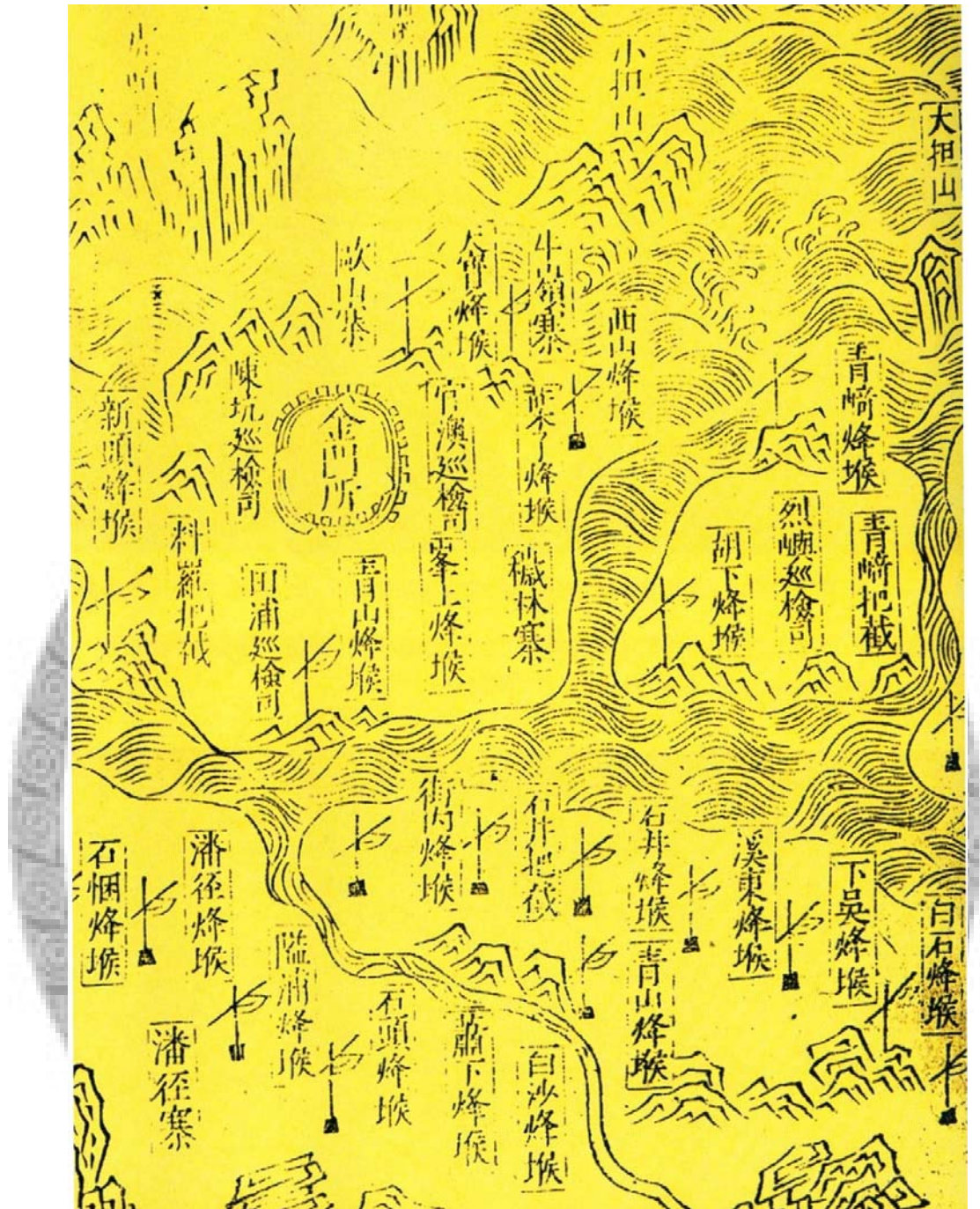


圖2-3 金門古地圖。明朝（1624）天啟四年，欣安湖氏重刊《籌海圖編》，圖中有金門及烈嶼。
（來源：李仕德 2004：12）

十六世紀以降，明帝國後期國力衰弱，對於沿海的控制力量逐漸削弱，東南海域上虎視眈眈可不只是日本人而已。金門城固然爲了防禦日本海盜而興建，荷蘭人、葡萄牙人、軍人、傳教士、海寇、商人的船隻卻也紛紛介入這一塊可以扼守閩南出海通衢，直達南洋的金廈商圈。所以，由於國際局勢及海防策略的急迫性，金門地區一躍成爲海上要塞，不再只是半官方性質的化外之地，而在許多官方專用的軍事、海事地圖上都有不成比例的放大與強調（見圖 2-4、2-5、2-6）。

除了海防地位日顯重要，扼守東亞航路要衝的金門地區，也在國際貿易裡頭角漸露。十七世紀以後，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大量向外拓殖，尋求商機帝國主義海權國家，如葡、西、荷、英、法等強國陸續進入東亞，以葡語書寫的金門(Quemoy)也大量出現在西方人所繪製的地圖中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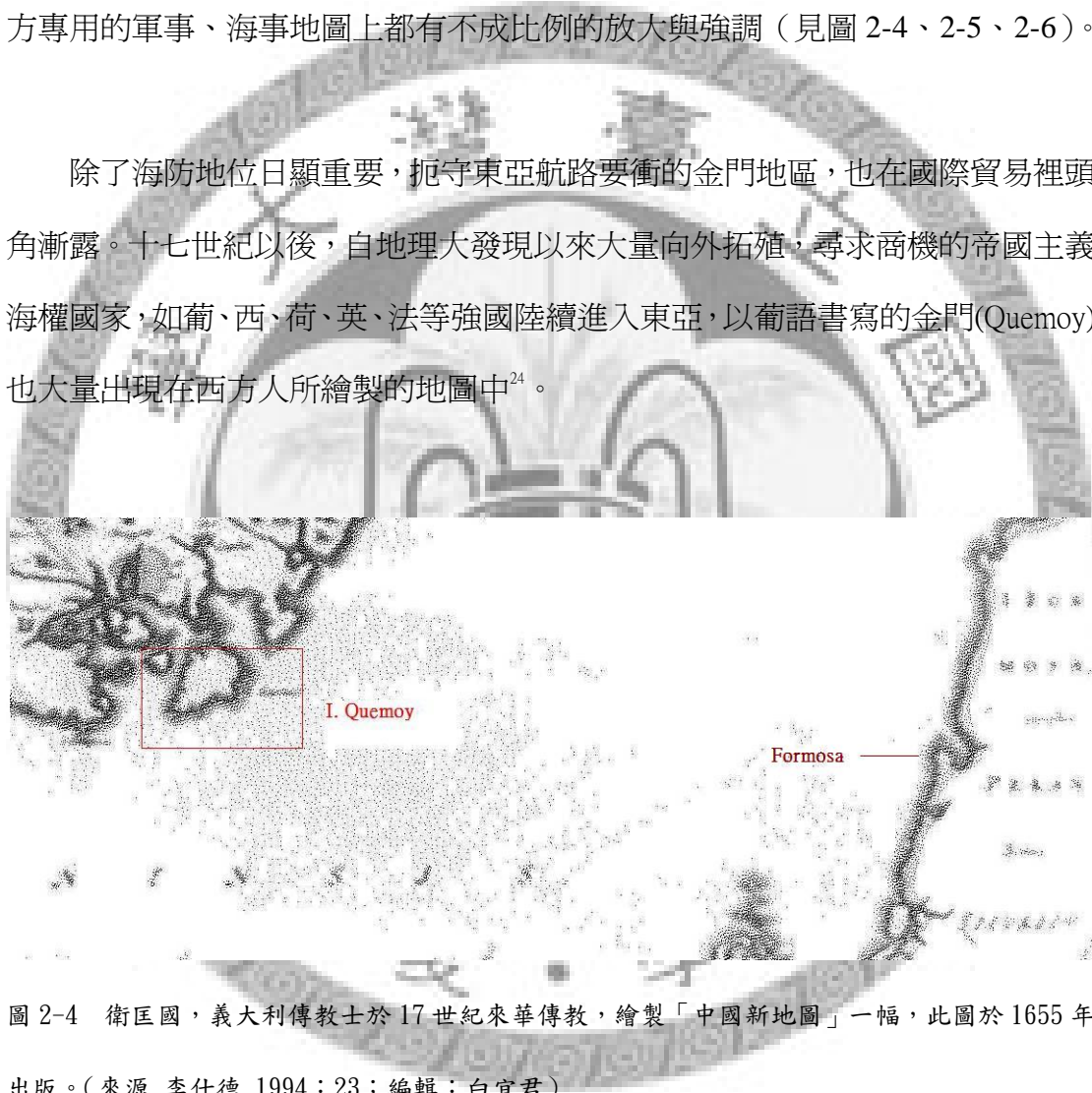


圖 2-4 衛匡國，義大利傳教士於 17 世紀來華傳教，繪製「中國新地圖」一幅，此圖於 1655 年出版。(來源 李仕德 1994：23；編輯：白宜君)

²⁴ John Seller, 1697, "Atlas Maritimus or the Sea-Atlas"
John Thornton, 1703 "The English Pilot"



圖 2-5 荷蘭十六世紀，金門、烈嶼、與廈門島的海灣圖（來源：Formosa Maps/福爾摩莎地圖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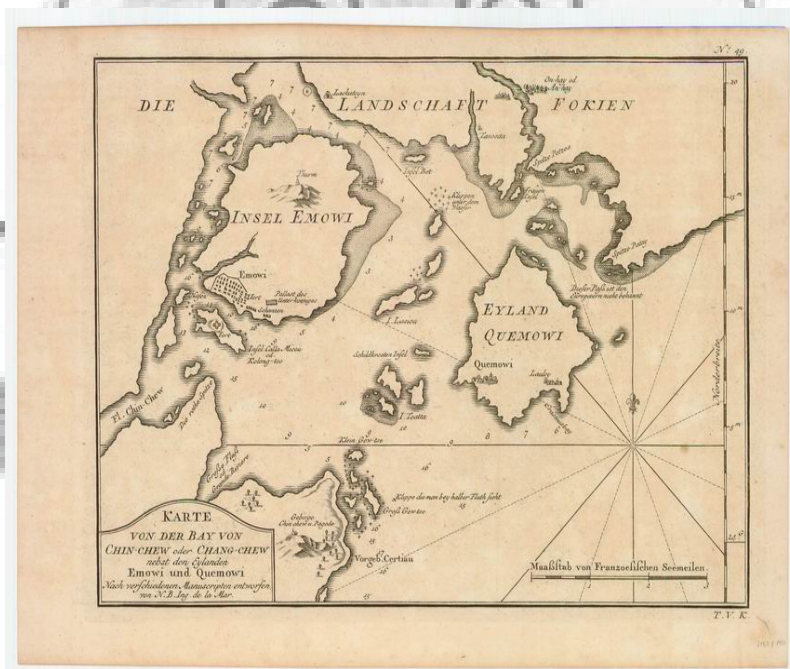


圖 2-6 德國十八世紀，金門、烈嶼、與廈門島的海灣圖（來源：Formosa Maps/福爾摩莎地圖社）

由海上外人的視野看金門，十六世紀中葉的大航海時代，西方旅行指南上已經記載了葡萄牙人在福建沿海貿易、過冬的若干記錄。金門地區做為大洋上的地標，如廈門（Aimoey）、金門（Quemowi/ Quemoey）、烈嶼（Leh-su/ Lissiou），與金門本島南岸的料羅灣（Bay of Liao-lo/ Lialoo/ Lailo）等地，大量的出現在西人所繪製的海上地圖²⁵。可以想見，金廈一帶所串連起來的小島與海港，自十六世紀起不再是出世的「避難地」，而轉為入世的貿易集散區，並且隱隱然自成一個商業中心的規模。

從帝國將它納為腹地後的八百年後，金門地區終於從地圖上顯影，並且不單單向中國，而是對十六世紀後中國東南海域上的各方族群產生影響。

2.開闢之間：邊界的封鎖與延伸

中國方面，1626 年明朝天啓年間，鄭芝龍以海盜之姿，襲擊東南沿海的漳州後「遂泊金門、廈門，樹旗招兵。旬月之間，從者數千；所在勒富民助餉，謂之『報水』」（漳州府志選錄；李仕德 2004：121）。一直糾纏到崇禎年間為止，鄭氏不論是雄據一方的海盜還是受明帝招撫的游擊官，都掌控住金廈一帶的勢力。鄭氏海上帝國影響所及，肅清掃蕩東南沿海其他參與角逐的勢力，不但有同為海盜的漢人，也與對大陸東南海域垂涎三尺的荷蘭船隊進行不少次海戰；接著，鄭氏更進一步把持東南沿海與台灣之間的貿易關係，稱霸閩台海域。

1645 年（清順治二年），鄭芝龍降清，卻沒有把金廈一起帶進清廷的版圖之內，金廈被擁護南明魯王的鄭聯、鄭彩所佔據，自成一方；五年（1650）後，鄭成功拿下金廈，並且於 1662 打下被荷蘭人佔領的台灣，從此與經略台灣一起，台澎「金廈」成為鄭氏反清的基地。

²⁵ 見李仕德（2004），第一章地圖上的金門，第二節：西洋繪製中國地圖裡的金門

鄭成功以台澎金廈為反清復明基地，與大清帝國斡旋，其中各有輸贏，清廷與明鄭在金廈列島上的支配權你來我往，爭奪好不激烈。鄭成功與清初的統治者在大陸東南沿海一帶較勁版圖，對於金廈的軍事區位與邊界張力更加斤斤計較，進退拉據與封鎖開啓之間，金廈尤其是管制人群移動的重點位置。也就是從這個時刻起，金門的地位再翻一層，在太平洋海域上成為中國與國際局勢的樞紐。

清順治十八年（1661）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濟金廈，頒佈「遷界令」²⁶，發佈劃界遷民，鄭成功只好轉向荷蘭所佔領的台灣，意圖拿下台澎以獲取資源台灣²⁷；過兩年，康熙 2 年（1663），清兵一舉攻克金廈，焚屋毀城，徙遺民入界內，金門城遂為廢墟。又過十七年，康熙十九年（1680）收台澎金廈入清朝版圖。在這四十餘年間，清廷與鄭氏屢次短兵相接，金廈之間的攻防爭奪，對當地百姓實在不堪其擾。

明鄭的規劃之下，金廈跟台灣的關係一度互為屏障，金門就轉換在清代的海禁前哨或明鄭的復興基地之間。但是，當清朝康熙將台灣金門一舉拿下之後，清政府的主要策略卻是一邊提供保護，一邊又實施海禁，將金門地區的居民，視為需要拘禁的子民。其思維可以以雍正十三年間閩浙總督郝玉麟的奏摺看出端倪：「查金門一鎮，孤懸海島，與廈門對峙，控制外洋，實為台澎之屏障，最關緊要。」於是，如何控制帝國邊陲東南沿海居民的動向，開放或是封鎖海域的流通，遂成為帝國統治者的主要考量。

清初帝皇的邊境管理特別強調封鎖策略，比如：「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

²⁶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 50 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了望，違者死無赦。」

²⁷ 鄭成功於 1662 年由荷蘭人在台行政長官揆一手中，拿下台灣。

及遷移海島居住耕種者，具以通賊論，處斬²⁸。」(順治四年/1647)；「凡出洋久留者，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²⁹。」(康熙五十六年/1717)；「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亦重矣，嗣後應定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³⁰。」(雍正五年/1727)；「天朝棄民，背棄祖宗廬墓，覓利海外，朝廷概不聞問³¹。」(乾隆五年，1740)。由上述飭令可以看見清廷害怕東南沿海一帶的在地人「不安本分」往「外」跑，遂嚴令往外洋貿易的商人是「甘心流移外方」，都「以通賊論」。清中葉以降(十八世紀中後期)，更停駛南洋航線，令遠洋商人做「棄民」。

然而，從十六世紀進入到十八世紀末期，西方已經從狂熱的地理大發現，迎接海權時代來臨。歐洲商人在東方尋找原料、市場、與殖民地的探險行動，使得東南亞海域上一片熱鬧滾滾。中國東南由於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沿海的閩粵一帶的確需要乘洋出走，與南洋建立貿易關係，舒緩人口與經濟上的壓力。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英國要求的五口通商中，包括東南海域的廈門港。廈門港商埠一開，「航路暢通」，對金門而言，「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³²。」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國成爲許多金門人的第二個家鄉，金門人口不到十萬(約八萬三千人)，但目前遍布在全球各地的金門華僑(含後代)卻高達七十餘萬人³³。

²⁸ 沈雲龍主編，《大清律例會通新纂》卷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²⁹ 王雲五總編纂，《清朝通典》卷八十，上海：商務出版社，1930

³⁰ 王雲五總編纂，《清朝通典》卷八十，上海：商務出版社，1930

³¹ 王雲五總編纂，《清朝通典》卷八十，上海：商務出版社，1930

³² 《金門縣誌》，卷八，〈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60

³³ 《商業週刊》，「金門幫」百年智慧，1093期，2008

經廈門，下南洋。十九世紀之後，金門人通往東南亞發展的海路暢通，南洋經驗是許多金門人家都會有的共同記憶。金門話說下南洋是「落番」，「討大字」說的是幫出去的旅人在廈門辦手續的意思。即使俗諺裡有「六死、三留、一回頭」來比喻出南洋的艱辛與危險，但南洋經驗也進入了金門的飲食、建築、與生活風格等。

南洋通路對金門的經濟、文化、社會都造成相當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僑匯的經濟支援與僑眷的社會角色(江柏煒 2004；劉湘金 2006)。1895 五口通商後，廈門港口開放，延伸金門與南洋群島的聯繫，島民行動於川走金廈之間的擺渡，就這麼到了南洋作生意、做苦力³⁴，一共經歷了四波出洋風潮：分別是發生飢荒的同治年間、南洋局勢大好的 1912~1929、日本侵華，金門人稱「走日本」的 1937~1945，與 1946~49 的國軍抽丁。前兩者的青壯子弟是因為經濟因素南渡打拼，後兩者則是走避戰亂，為了怕被日本、或是國軍拉伕而遠渡他鄉。金門人落番的習俗，一直到國共內戰後，國軍封鎖金門邊界，金門成為前哨基地，金門人的行動受到約束，不可再隨便出洋，蓬勃發展的「落番」事業，才嘎然而止。

2-2 離島到前線：1949 重新定「位」

通過廈門作為轉進門戶，金門青壯抵達東南亞發展的最後一波「南洋落番風」於一九四九年結束。而國軍在一九四九失去廈門之後，轉而撤守金門地區的這個斷裂，正式將「金廈生活圈」轉型為「台澎金馬為生命共同體」，蔣介石主導的

³⁴非洋客金門渡船每名小銀一角，出入均同。廈門雙槳出來的，無論哪一個渡頭落船，均小銀一角，唯入去的，若由打鐵路頭（即金星輪寄錨地）上山，每名小銀一角，若要尤其他路頭上山，即除船費一角外，尚須納『看頭錢』一角，這是石罫吳要收的，無論什麼人，均免不得的。洋客由廈回金，廈門小船費，自身可不必問，因此調由客棧代逮。至於到金的渡船，每名即需小銀六角，行李等可免費。（江柏煒 2004）

中華民國政府所建立的「福建省」，只剩金門縣與連江縣馬祖列島的編置。

依照一九四六年所頒佈的《全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法》為法源，還有一九四八蔣介石此發佈的「全國戒嚴令」，半個世紀以來，金馬不僅屬於「警戒地域」，同時亦為「接戰地域」³⁵，劃為「實施軍事管制」的戒嚴地區，而不同於台澎。一九四九年後，則乾脆撤銷金門縣政府改為軍管區，並分金東、金西、烈嶼三區管轄；同年十月，發生古寧頭戰役，金門守軍擊退中共，十二月即成立金門防衛司令部，並於一九五〇成立金門行政公署。一九五三年後，金門雖然再度恢復縣治，「以軍領政」卻是最高原則，金門司令官總領權責，軍事、民政、經濟大權一把抓，從第一任胡璉將軍起，個個軍人出身，統領金門軍、民、經事項，民間素有「金門皇帝」之稱。

金門夾在國共之間的「內戰」核心，在邊陲地帶被二方勢力所計算，由外部環境的國際關係做戰略考量，一九五〇爆發的韓戰卻使得美國也決心協防台灣。美國以在台設立海空軍基地作為交換條件，一九五五年，規勸國民政府放棄金馬等外島，而最後蔣介石是以二月完成大陳撤軍的「放棄外島」後，三月三日共同防禦條約才在台北換文生效。在其後，蔣介石提出「無金馬則無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陸」、「反攻復國之跳板，世界和平之前衛」的論述，不單暫時穩固了當時美國、中共、臺灣三方的政治零和局勢，也正式將金馬定義為「反共前哨（堡壘）」，台灣則為「反共基地」，中共所統轄的大陸則既非「正統的政權」，也是「萬惡的共匪」，三方鼎立關係。相對於台灣的穩固的後方位置，前方金門於一九五六年起，正式啟用「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國家使其在「三民主義模範

³⁵ 依據《戒嚴法》第二條內容，「戒嚴地域分為二種：一、警戒地域：指戰爭或叛亂發生時受戰爭影響應警戒之地區。二、接戰地域：指作戰時攻守之地域。警戒地域或接戰地域，應於時機必要時，區劃佈告之。」

縣」³⁶的光環之下，適用不同於台灣的戰地政務實驗。

台灣完成金馬前線的定位之際，大陸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毛澤東也明指「金門、馬祖是拉住台灣的兩隻手」³⁷。爲了有效達成威嚇台灣不得脫離大陸，自立一國，中共對金門發動一系列砲擊：1949的古寧頭戰役、1950的大膽戰役、1954的九三砲戰、1958延續四十四日的八二三砲戰、1960的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及自1958持續到1978年十二月滿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³⁸。「單打雙不打」砲擊一直持續到1978年底，砲彈碎片所製造的人屋損傷在所多有，「宣傳」的傷害並不亞於真正打仗。由戰爭形式區別，除了1949年發生在金門本島的古寧頭戰役是巷戰，往後戰役均是雙方擊砲，以空中落彈的攻擊方式，其落彈涵蓋範圍因而擴及整片金門地區。其中，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連續四十四天轟擊最爲激烈，因當時中共的武器還不夠精良，砲彈射程不遠，直接面對廈門沿海砲台的烈嶼一島便承受二分之一以上的落彈（林馬騰 2003：11）。

八二三之後，軍方加速在沿海與山區豎立種種以掩護體爲主的防禦工事，並且組織軍隊戍守海邊與山上碉堡，集結民眾成立「民防隊」藏兵於民，軍民共同演習作爲因應。物資供給、搶灘、急救砲傷等訓練務以「人人納入組織，個個皆能戰鬥」爲原則，嚴守金門作爲把台澎防線推前一百餘公里的戰略，預警、牽制、有效監控中共情勢，爲其主要目標。後來的「中」（共）美建交，後續作用也影響了金門：1979年的元旦，大陸方面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終於停止對金門的砲擊，兩岸的情勢由軍事緊張對峙到緩和的冷戰對峙。

³⁶ 1964年，蔣中正訓示「建立金門爲三民主義模範縣」，策定各式建設方案。

³⁷ 在李志綏所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994，時報出版）第二十卷，李指出毛曾說過「...金門和馬祖，是我們和臺灣聯結起來的兩個點，沒有這兩個點，臺灣可就同我們沒有聯繫了。一個人不都是有兩隻手嗎？金門、馬祖就是我們的兩隻手，用來拉住臺灣，不讓它跑掉。」

³⁸ 所謂的單打雙不打，是指兩岸的軍事對立以「隔日砲擊宣傳彈」的形式，中共隔空投射一日五枚左右的宣傳彈，炸彈在空中自動引爆讓宣傳單落下，鼓勵金門居民「投共」。

2-3 烈嶼雙口村的構成與變化

烈嶼壤地褊小，人口亦寡…歷代基本上都是屬於一個附屬於浯州的小島，因而成為一個很容易讓人遺忘的地點。」

～《烈嶼鄉誌》，〈開發篇〉（2002：84）

時值宋理宗保佑五年（西元 1257 年）丁巳之亂，胡元勃興。食祿者遠引避位，公乃與父徙居浯烈開族，以濱海為城可安…本祖祀內神主世系…加多雙口祖祀三世即正確世系，此啟後人。

～林氏族譜(1994：235)

金門的最大離島「烈嶼」，得名有幾個版本的傳說：關於皇帝逃難³⁹、或是仙人分海⁴⁰等，與「金門」得名的軍事色彩相比，其傳奇性更強。自 17 世紀以來，烈嶼同樣受到地圖繪製者的重視，然而此島的空間位置，雖與金廈同在一列的樞紐位置之上，卻是「壤地褊小，人口亦寡…一個很容易讓人遺忘的地點」。

洪曉聰（1994：11）調查，烈嶼的居民大都是由大陸內陸遷入福建，然後由福建閩南一帶再移居烈嶼，換言之，輾轉由金門本島遷居烈嶼的並不多。其人口來源大約七種：一、戰亂移民避禍；二、官方墾殖牧馬；三、泉廈氏族後裔；四、鹽場民戶後裔；五、久戍軍人子孫；六、沿海各邑商賈農漁之民，往來定居；七、1949 國共內戰後，戍守定居的國軍等。

³⁹ 烈嶼地名的由來，傳說南宋時期帝昺被元兵追擊，已無路可退，在生死之交，跪求上天，帝昺所在位置奇蹟似的裂開，與金門分離，遂成獨立的小島，中隔海峽，阻絕元兵追擊，這個小島就是烈嶼（烈嶼鄉公所，2008）。

⁴⁰ 《金門民間傳說》記載，烈嶼本跟金門島的水頭相連，後來有一個仙人覺得船隻都要轉來轉去才能入港（古寧頭港），就說：「這條港路上的半島，該讓他『離嶼』去，讓出這條港路，好交通船。」

位於烈嶼鄉西北角的小漁村雙口，古稱西村口，又名西倉口，其人口組成，屬於「泉廈氏族後裔」，洪曉聰（1994：14）的調查中，雙口林姓村是明中葉之後才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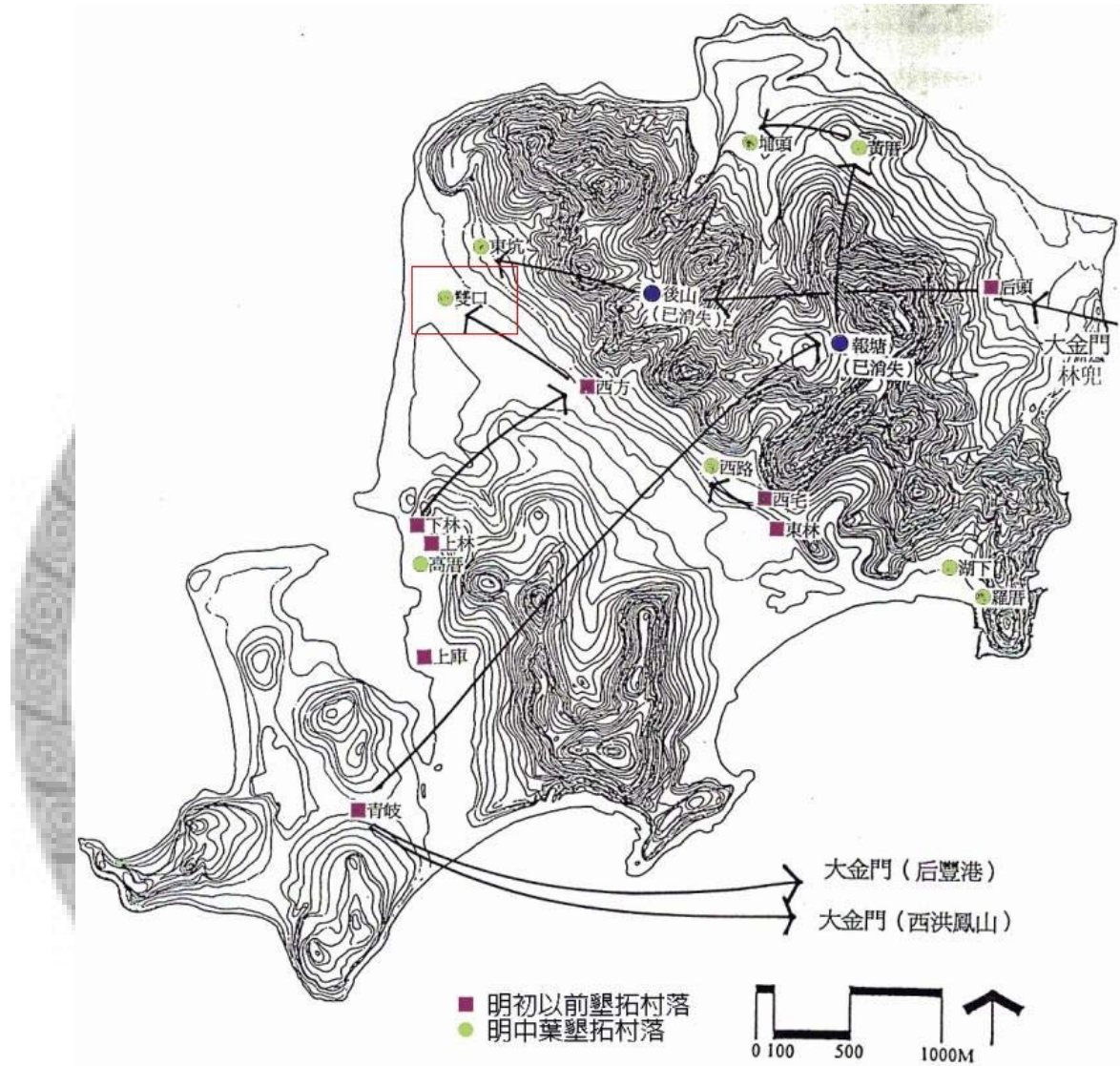


圖 2-7 明中葉後烈嶼新開發村落圖：雙口於左上角（來源：烈嶼鄉網站；洪曉聰 1994）

由於烈嶼四面環海，島上耕地不足，雙口村民主要來源是由烈嶼島西側的另一個村落，上林村的下林轉進，屬於早期開墾者派下分支所形成的村落。閩南移民來到土地貧瘠的烈嶼島，多半與海洋建立及密切的關係，由西南側的下林，移居到西北側的雙口，其實依據的也是靠海吃飯的生計原則。

「我們祖先會來這裡吼，是「逃」過來的啦。從泉州來的，妳知道宋帝昺吧」金樹伯說。雖然口傳的祖源可以追到宋代，但是據林氏族譜（1993）中描述，林氏一族的遷居過程，是明末元初林祖勤和兒子林君錫一起由廈門渡海到烈嶼，在下林定居；而林君錫的五個兒子裡，只有次子林隆勛與三子林隆謨繼續在下林居住，第四子林隆道則是跑到了西方和雙口另外安置家業，成為雙口村與西方村的共同始祖。後來，林隆道又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茂忠住在雙口，次子茂賢留在西方，分別為雙口祖及西方祖。

早期傳統村落生活完全依賴當地田作與海產，以自給自足為目標；促使氏族往外擴展的契機，常是與生產資源不足直接相關。雙口濱海，田地稀少，海界南從烏礁灣港到北邊的宰牛礁，海邊資源豐富，可以海蚶及捕魚為生，填補農作物不足的生活窘境。雙口村由下林分支而來一開始為了捕魚，有搭寮休息之便，然而，在定居之後，人口逐增的情勢之下，也漸漸加重對外交通的網絡。

村人說，雙口成名便是因為族人為了交通設渡。上渡口接近湖井頭村的出海口，往同安五通港；另一個是下渡口，接近中墩村，往思明廈門港，兩個渡船口維繫了小金門與廈門之間的交通往來與貿易活動。早期，許多人家都自備下海的小舢舨，其他烈嶼居民若是要從雙口去廈門，也是有一天一班的渡船，早上去，下午回來。「當時到廈門的人較多，」反而到「後浦（金門金城）的人少」。人人閒談時都會問候，「去哪啦？」「剛從廈門回來。」（呂合成 2007：44-45）從居民談及命名的歷史過程可以得知，烈嶼西島的小漁村得以「雙口」之名，便已經標記出自己在烈嶼與廈門之間空間的獨特性。直到軍隊猝然進入，「雙口」之名才失去其流通烈嶼、廈門之間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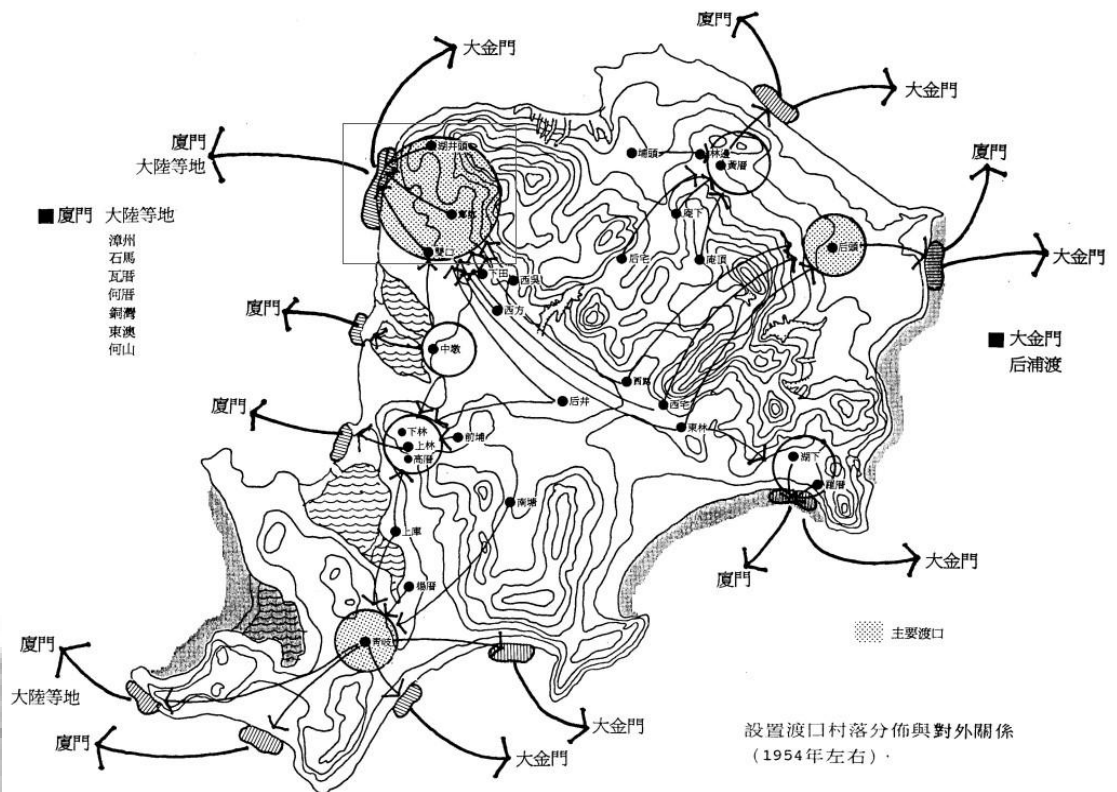


圖 2-8 烈嶼地區渡口村落圖 (來源：烈嶼鄉網站；洪曉聰 1994)

另外，由村內的居住空間而言，由於烈嶼四面環海的島嶼特性，海的方位常是強風的風口，金門志記載，「金門在泉之南，海多於山，故東北風三時不絕，颶風所發，甚於內地。隆冬，海風嚴驟，飛沙滾塵。」(林焜熿 1956：350) 在夏冬兩季，金門狂風不絕，如何避風成為在村落搭建的過程中，村落擇址的現實考量之一(洪曉聰 1994：38, 114)。於是雙口村的民居門戶一概面海(東)背山(西)，避開風口。

除了民居之外，村落內並還有林氏宗祠與村廟兩處公共祭祀地點，均在村落下方。關於村廟的擇址考量，金樹伯還說了一段關於風水的軼事：「傳說有一位地理師經過此地，說此地的風水是很好的穴位，必須興建祖厝才會興旺，而此穴稱為『七星雷地』，從紅溪仔後到湖井頭稱為七星，雙口祖厝的方位為正南北、正橫龍的座落，有著良好的風水，然而祖厝蓋好之後，因為地勢甚旺，但因為祖

厝的西方地勢較弱，於是村民將廟宇建立在此方位，說可以補足此地的靈氣，而此廟有一落抵三山的說法，以抵擋面向海面來的衝擊。」棋盤平面式的配置型態，也使得雙口的民宅以同一座向，一系列一的組成塊狀聚落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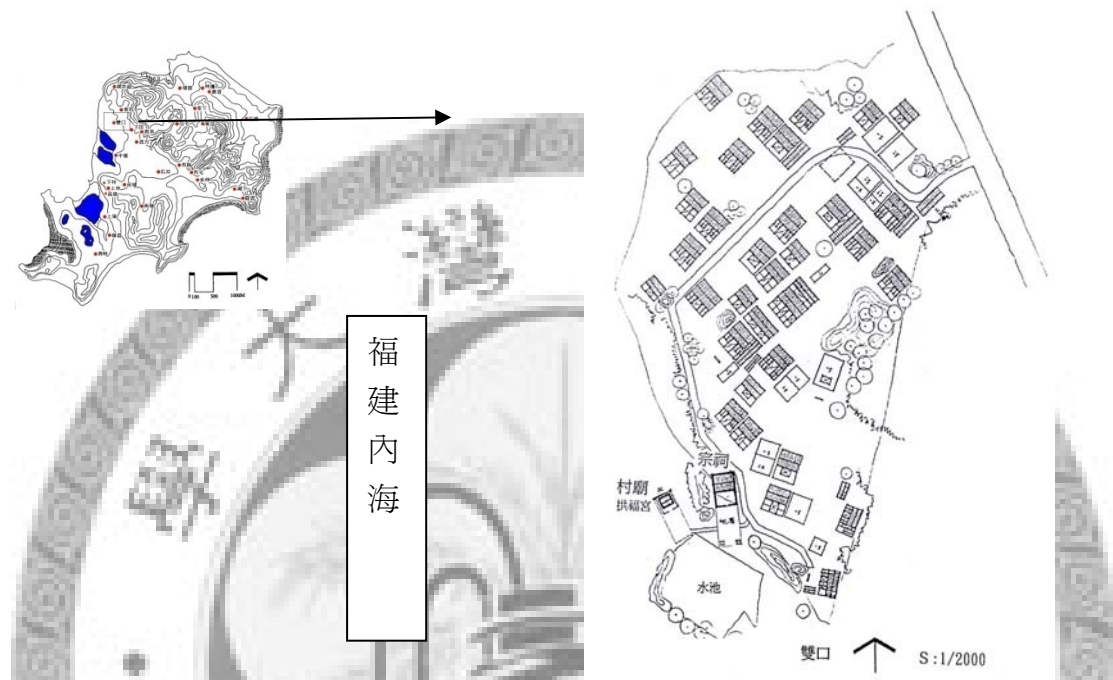


圖 2-9 雙口村落配置示意圖（來源：烈嶼鄉網站；編輯 白宜君）

村落內的村廟為「拱福宮」，是西方村分配而來的土地公，金樹伯說，「但土地公因為沒有兵權，只有管理地方上事務的權力，所以後來又有人說必須有一尊更有神力的神明來保佑村民，於是朱王爺成了村民供奉的對象，但因為青岐村也有供奉朱王爺，他們的慶典是訂於農曆六月初八，於是我們村莊就把慶典提前兩天，訂於初六，朱王爺帶領兵權來分配兵馬，用意在保佑整個村莊，所以我們雙口村的這間廟宇雖然稱之「拱福宮」，但裡面所供奉的主神卻是朱府王爺。」

十七世紀後半期才出現在烈嶼島上的雙口漁村，其閩南風味十足，無論是在宗教、建築或是傳統風俗上，都深受閩南原鄉的影響。然而，從十八、十九世紀起，不同政權的版圖爭奪戰，使得金廈地區一帶烽火不斷，而為了有效管理島民，

不同政權對於邊境的進出採取強制的控管與約束，並將其視為「忠誠度」的評量表，雙口村民雖然只是小島上的漁民，卻也捲入這一波「出入管制」之中。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閩南地區的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大陸邊陲內戰與外患頻傳；而東南亞一帶的急遽開發，對勞動力需求的趨之若鶩，開啓了金門地區人民向「下」移動的趨勢，並且頻頻隨著不同政權的政令行使，有不同時期的移民風潮。雙口村人因應下南洋之風氣，並且在汶萊有強大後盾接引⁴¹，甚至有舉村男丁皆遷徙的誇張傳說⁴²。

資源幾乎是零。出海可能會死，留下卻不一定活得下來…一代一代的金門人搭著舢舨，離開家鄉，形成冒險、不安全感、隨時準備移動的性格，類似海上『吉普賽人』。亂世、逃命、窮，是金門人早年共同的宿命。選擇離開，跨出海洋就是生死關。」

～商業週刊（2008）專訪分析⁴³

「亂世、逃命、窮」是下南洋的根本原因。家鄉貧窮的推力，南洋出海與工作的便利性，與家族長輩在南洋落腳後接引後輩的助力，金門人往南方島群延伸邊界，「直視南洋做外舍焉」。雙口村安全大哥家的鄰居嬸婆，煮了一大鍋咖哩魚（咖哩是汶萊的，魚是金門的，見圖 2-7），門前還有數棵汶萊種子長成的石榴樹跟我說，「雙口村曾經有舉村男丁遷徙的誇大傳聞，其實只是每一家的人家中，必有一名男丁遷徙至南洋發展。」金樹伯的三弟午伯便在南洋成家立業，妻子是汶萊華僑。說起南洋，老人都會直呼：「沒得賺啊！！吃不飽。吃不飽就要到外

⁴¹ 烈嶼人在汶萊最大勢力的代表，就是雙口人林德甫，他在當地甚是做到了「拿督」等級的職位，對家鄉子地非常照顧。

⁴² 雙口村人有一位做到汶萊的拿督，據說在三、四0年代左右，常會來故鄉拉拔年輕人一起下南洋打拼，所有遂有舉村男丁皆空的誇張說法。然而，就算並不符合此誇張說法，雙口村內每一戶都至少會有一位男丁是落番發展的，尤有甚者，是一個家戶只剩下一名男丁留在村內。

⁴³ 《商業週刊》，「金門幫」百年智慧，1093期，2008

頭打拼啊。南洋也不是人人可以去呢，不是這樣…是有錢的，有錢的再（回來）帶單身漢去，還要討大字，那是手續。新加坡跟汶萊坡我們雙口的人，比村子裡加起來還要多。」

19 歲下汶萊的午伯，約莫是民國五十三年左右去汶萊的，這也是雙口村下南洋的最後一波。他說，之後所有金門地區滿 18 歲的男丁全體編入民防隊，因為兵役問題，到除役為止都列於民防隊的編組之中，行動不方便。金門地區下南洋的風潮，於四〇年代末期到五〇年代初結束。國軍於 1949 轉進金門，並改造金門成為戰場，使金門自明末清初鄭氏與清廷兩造勢力的爭奪戰後，二度進入了勢力拉拒的交鋒前端。



圖 2-10 具有南洋風味的金門菜
(白宜君攝)

金門是台海戰爭的第一線，烈嶼是金廈之間的第一線，海岸距離廈門島五千公尺的雙口村，等於是位於第一線的第一個村落，「前線」位置清楚。雙口村自 1949 之後進行全面軍事化。建置有：壕溝、數座碉堡、機槍堡、掩蔽體、民用防空洞、一條軍事坑道...還有村落外圍構建高達兩公尺的土牆(戚常卉, 2006)，傳統的閩南村落內開始夾雜了許多軍事作用的防禦工事。

除了1949年後村落內部空間利用的改變，1950年起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設立，金門役男從此不需服兵役，連同婦女直接編入戰地民防組織，為民眾任務隊的編制，男人從18歲到55歲除役，女人則是從18歲35歲除役，或是到結婚生子為止。自衛隊成員必須定時的接受戰鬥訓練、隨年齡調換編組、與被賦予各項軍事任務。此為運用民眾力量，結合軍民戰力，實行「戰地政務」⁴⁴的基本人力。金門列島便在「接戰地區」的「軍管」控制下，度過空間與時間感異於後方台灣的五十年。由空間到人員的軍事化編制過程可以發現，基於國家安全的戰略考量，金門的宗族社會透過再建構民間地景與人力動員，而成為因應國家戰備需要的工具。

本章藉由整理歷史文獻、地圖、與貿易路線，看見金門地區近三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及空間定位。在長期的歷史時間中，金門人如何移動腳步，在不同的政權支配之下，立足金門列島，拓展海外的貿易網絡與據點，也分別與大陸福建與南洋群島發生關連。作為一個位於大陸與海洋之間的「邊境區域」(border region)而言，金門人的移動走向，無時不與政治力量介入呼應，而與大陸或台灣甚或南島有不同時期的強度變化；在台海之間政治情勢緊張之際，因不同政權而邊界飄移，繼而被列為邊境管制的區域。大國邊界的偏遠位置的金門列島，也完全脫離過去關於「桃花源」的建構與想像。在下一章，透過雙口村為例，我將更細緻的處理村落在軍事化控管之下，村民在軍事空間與村落生活的雙重實踐。

⁴⁴ 「戰地政務」乃是指戰時為配合軍事需要，執行國家政策，而於戰地所實施的一種民事行政工作。所以它是以軍事為體政治為用的一種特殊行政，也是以軍事佔領區或新收復地區為對象，由戰時至平時或恢復正常秩序時一種必要的過渡時期，且是以軍事管理方法推行的民事工作（羅德水，2000）。

第三章 前線：戰火下的村落生活與戰地景觀

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洛夫，〈石室之死亡〉寫於金門戰壕

那真的說重要還是雙口重要，因為我們這邊固守啊，雙口假如守不住了，全小金門大概丟了一半，指揮官啊，師長啊，那時候國防部都來看啊，是個重要的地方，周圍都是碉堡啊，以前的碉堡好多啊，彈藥庫什麼的，都是時時備戰…

～樹伯

本章以雙口村民回憶的戒嚴生活(約1949~1992)，分析透過軍事化過程後，傳統村落時空運用的變化與轉換。當軍事化命令強制性的進入傳統村落，敵人的武力威脅與軍隊獨斷的保護，將對海濱村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村民的生活作息與身體實踐如何受到控制，對當地人而言造成怎麼樣的改變與意義。本章鋪排如下：1949年之後，阻絕了金門地區人民來往南洋與廈門的交通與經濟、與生活互動，是原始生活圈的第一步斷裂；而突來的軍人轉而變為與村民朝夕相處的他者，並且具有絕對權力改造村落內原始的物質空間，是其內部生活空間的再建構。此兩個步驟的完成，是以軍方思維，將濱海的村落雙口，改造為具有防禦能力與意圖的邊界。

3-1 變奏曲：從金廈到台澎金馬

(國軍)三十七年就開始來了，禁衛班先退到這邊來，後來普通的部隊都來了，亂七八糟的，一團亂。

～樹伯

那個時候是一種打敗仗的撤退，打敗仗的撤退只有用四個字：兵荒馬亂。本來只有幾個軍人，突然間湧進來那麼多，打敗仗的軍人到金門來，軍人是，軍人是老百姓的好幾倍。

～馬騰伯

國軍在 1949 撤守金門之前，雙口村人與廈門島的關係，原本是相當綿密而且頻繁的互動。

「從這邊就直接去了啦。」上林的林文虎阿伯吃罷晚飯，在沙灘上散步，與我坐在雙口海邊碉堡旁，退潮的時間，看著對岸廈門島的點點燈火，燦爛似天明，順口說到他小時候都是怎麼去廈門的，他一口答的乾脆。

當地以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為主要居民，他們生命過程所經歷的烈嶼，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在大陸的中華民國、日本統治、與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政府之後，於民國四年編制福建省金門縣，計有金門本島、烈嶼、大嶼、小嶼四島；烈嶼一如十九世紀末期以來，附屬為大國離島，與廈門商圈往來頻繁。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人拿下廈門後的旋即三天內，分別登陸金門、烈嶼，往後佔領八年。日本登陸烈嶼是由東南角的港口羅厝上岸，並未遭到烈嶼居民任何抵抗。所以，日軍在上岸後殺了一隻豬，代表侵略烈嶼已經「見血」。

日軍在烈嶼的部隊，相當於一個連的兵力，僅有一百人左右。據耆老描述，日軍紀律好，人數少，在烈嶼八年的時間裡，對居民的控制其實有限。然而，軍隊相對於平民仍有武力優勢，替日軍修築機場，與種植罌粟，仍是老一輩的共同記憶。並且，對於海岸出入的控制，也比國民政府來得強硬，出入島嶼之間需向日軍申請許可證件，比起之前的隨意擺渡多了許多不便。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日本離開金門地區，金門又回復縣治。度過一段短暫的和平時期；直到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年國共內戰的「決戰」末期，才又捲入戰火。除了日本所佔領的短暫八年，往返烈嶼、廈門需要經過日軍許可之外，同屬一國的烈嶼與廈門自五口通商以來，聯繫十分頻繁。

七十歲左右，老一輩的人幾乎都有幼年搭舢舨、渡廈門的經驗，因為「這邊的政府跟那邊的政府是相同的嘛！」林金樹說，沒有管制，「只要有船」，哪邊有海岸就打哪下海，也不需要港口或碼頭，雙口海灘前便是一個出海地點，林金樹家過去便有兩三艘小木船，「每兩三天跑一趟漳州、同安、和廈門。回程帶東西來賣。」（戚常卉 2006：59）才十歲出頭，林金樹就已經去過廈門兩三次了；而村子裡的林天家中，可是當時開船的老大。

在金門地區，濱海的村落是「只要有船，隨便都可以去」，林天說。

林天一家過去是擺渡為生的船家，家裡頭有木製的「小舢舨」，「順時流的去廈門，近近的，兩個鐘頭就到了」。一般而言，去廈門都是採買生活物資，如烈嶼本地缺少的柴薪、米。另外，廈門的商埠機能強，雙口人所養殖的海蚶經由廈門買賣，換取民生物品，也是雙口人的生計模式之一。

烈嶼島只要有渡口的地方，都可以去廈門，而雙口僅是小小一村，便因海濱之便在上下開了兩個渡口。根據耆老的回憶，在民國初期，去廈門島的人要比去金門島的人還要多得多。就算家裡比較窮，小時候沒有機會去廈門，但是也是很清楚家裡的「海蚶可以拿去換廈門的米。」水鼻伯伯說。

民國二十年以後出生的林天、林金樹、林水鼻三位老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撤退來台之前，都已經是青少年；廈門經驗是很快樂的童年回憶，家中長輩帶他們去廈門逛街、採買生活物資；即使沒有廈門經驗的水鼻伯伯，說到廈門也都是記得長輩會去換米回來。

民國三十七年，國軍第五軍警衛團的部隊首先進駐烈嶼，隨後其所轄的 200 師就進入烈嶼大小村莊。居民的回憶說，雖然從三十七年陸陸續續就有軍人到來，但是是到了三十八年的十月，才突然海邊密密麻麻的都是急著上岸的軍人，婦女看到軍人都慌張的跑回家，「早上還可以過去的，下午就不行過去了」，林天說：「我們都躲在門後面，看到軍人一堆在外面走來走去」。德友孀住在離海岸最近的幾戶之一，她說：「怕喔，趴在門縫處看，看到一堆穿軍人衣服的人，老人家不讓出門，都不敢出來。」

「很突然的，我們就這樣變成兩個國家了」，金樹伯說。

1948 年國共內戰逐漸白熱化，國民革命軍在遼瀋、淮海、平津的三大戰役挫敗，一路南退；一年之間解放軍便渡過長江，1949 年八月福州淪陷、十月大嶝小嶝失守、隨即十月十七廈門易幟，金廈交通一夕斷裂。十八軍團、十九軍團、二十二軍團陸續進駐金門列島，在七天後十月二十四日古寧頭戰役爆發之前，金門列島便有三萬多駐軍，戰地政務時期駐軍更超過十萬，當時行政公署戶政資料

顯示，烈嶼島全島也不過五千二百人而已。

「38年國軍撤退前，37年一開始來的是禁衛團，很像憲兵一樣，穿棉的衣服、皮鞋，沒有很多人，配給穿的很好，那時一個指導員住我家樓上。」

林金樹說國軍二十二軍團的第五軍於三十八年的時候進駐烈嶼，鄉老們爲了怕會傷害百姓，還在村頭大埕擺桌（呂合成 2007：98）。疲憊不堪的軍人稍微填飽肚子之後，就開始調查村落內可以居住的大廳與空房，每一個家戶都有軍人駐紮。據村民說，許多狀況是將百姓趕到一個房間去，然後軍人佔據大廳及其他房間，睡覺時候地上滿滿的都是軍人，「沒有一個家裡是沒有軍人的」林金樹說。駐紮在雙口村的，是 200 師的 600 團，軍人一進村莊就告訴村民，「共匪要打過來了」，一開始，就在村落外圍挖戰壕，搭建防禦工事。

烈嶼與廈門之間的聯繫隨著國軍的駐紮與立即設置沿海軍事防禦工事，馬上有強制性的斷裂與轉換。林天說，國民黨來了，「船夫都在躲，怕被抓走。躲國民黨也躲共產黨，就乾脆都不開船了」，「我們在這邊，廈門在那邊」，林金樹說，「突然共產黨來啦，變成他的管轄，就變成你不能來、我不能去，就變成這麼突然啊，看到你要開船就打你，你敢出去嗎？就變成沒辦法走了，他也想要走啊，不知道走去哪。去那做生意，沒船回來啊，就變成共產黨管了。共產黨是解放軍，我們中華民國是國軍嘛，就是這樣，（像是）打牌你就輸啦，輸了就要走啊。」

3-2 軍事化村落生活回憶

一路上/我們艱辛的前進/把戰歌當成了兒歌/唧唧啊啊唱到底。

～〈狼煙〉(蔡振念，2006：6)

八二三的時候，到處都有砲彈啊！簡直砲彈追著人跑。那時候他們（雙口二號）這座碉堡前面打死了一隻豬母，我們去割那個肉，然後煮一煮，就躲到裡面去吃。

～林金樹

許碧霞（2003：1）指出：一九四九年，古寧頭戰役國民黨軍隊勝利，11月13日福建省綏靖公署進駐金門，金門縣政府裁撤，實行軍管。1950年始設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此後運用民眾力量，結合軍民戰力，金門役男不用服兵役，全體編入戰地民防組織…協助維護地方治安，並支援軍事作戰。1953金門恢復縣治，設立民防指揮所，1956年七月開始實施「戰地政務實驗」，七年之內，完成「軍政合一」的政策改制。在軍政一元領導下，力求「民生經濟與國防戰備相結合，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使戰場經營結合民生建設，統合軍民整體力量，推展「管、教、養、衛」四大要務，平時以軍隊協助地方建設、改善民生，戰時以民力支援軍事作戰，來達成建國復國的目標。

當台灣開始以「三民主義」的試驗基地內部建設的時候，金門地區則正式進入「實際需要特殊管理」的時期（1946~1956軍管，1956~1992戰地政務時期）。「特殊管理」實行在金門當地人身上，就是先按照年齡與性別的編組，接著按表操課賦予軍事任務：…民防任務之編組，以各村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男性編成任務隊，十八歲至三十五歲之女性編成婦女隊，施予基本教練、政治常識、灌輸愛國教育，要求認清敵人，平時為地方建設修路義務勞役，戰時配合軍勤任務支援政治作戰，

保鄉保家，以達顧國防、裕民生，「人人納入組織，個個皆能戰鬥」之目的。（許碧霞 2003：22）民國三十七年（西元 1948），國軍第五軍警衛團的「警光」、「警強」部隊，首先進駐烈嶼島，隨後所轄的第 200 師就陸陸續續開進，接著開始調查戶口，組織人民。

女人十八歲起編入婦女隊，三十五歲退休。若是已婚婦女，則生產後可以提前退伍。金樹伯的妻子阿款孀說，因為結婚後還要懷孕才能除役。懷孕之後，要挺了個大肚子去給鄉軍事幹事檢查，「給鄉軍事幹事摸肚子」，確定懷孕後，方可退伍。女人的任務多是學習包紮、出操、與勞軍。阿款孀便說，當時雙口與東坑兩村的婦女，有若干很會唱歌跳舞的，組成勞軍團到部隊巡迴演出，非常受歡迎。好幾位日常口語只會說金門話的婦女，卻可以琅琅吟唱標準國語發音的中文歌曲，那些都是婦女隊參與勞軍團訓練時習得的能力。

而男人則是十二至十六歲編作兒童隊，十八歲以上編作民防隊員，分屬「驃馬隊」、「輸送隊」、「擔架隊」、「消防隊」、「預備隊」、「護路隊」等，所以，在雙口村民國 20 年左右出生的老一輩長者，在五十年戒嚴時期之內，大多經歷過所有民防隊的每一階段編組。原則上，是四十五歲便符合退役年齡，但一般而言，都會加碼到五十五歲方可退休（編組配置詳見表 3-1）。

民防總隊部

金門縣民防總隊部編組系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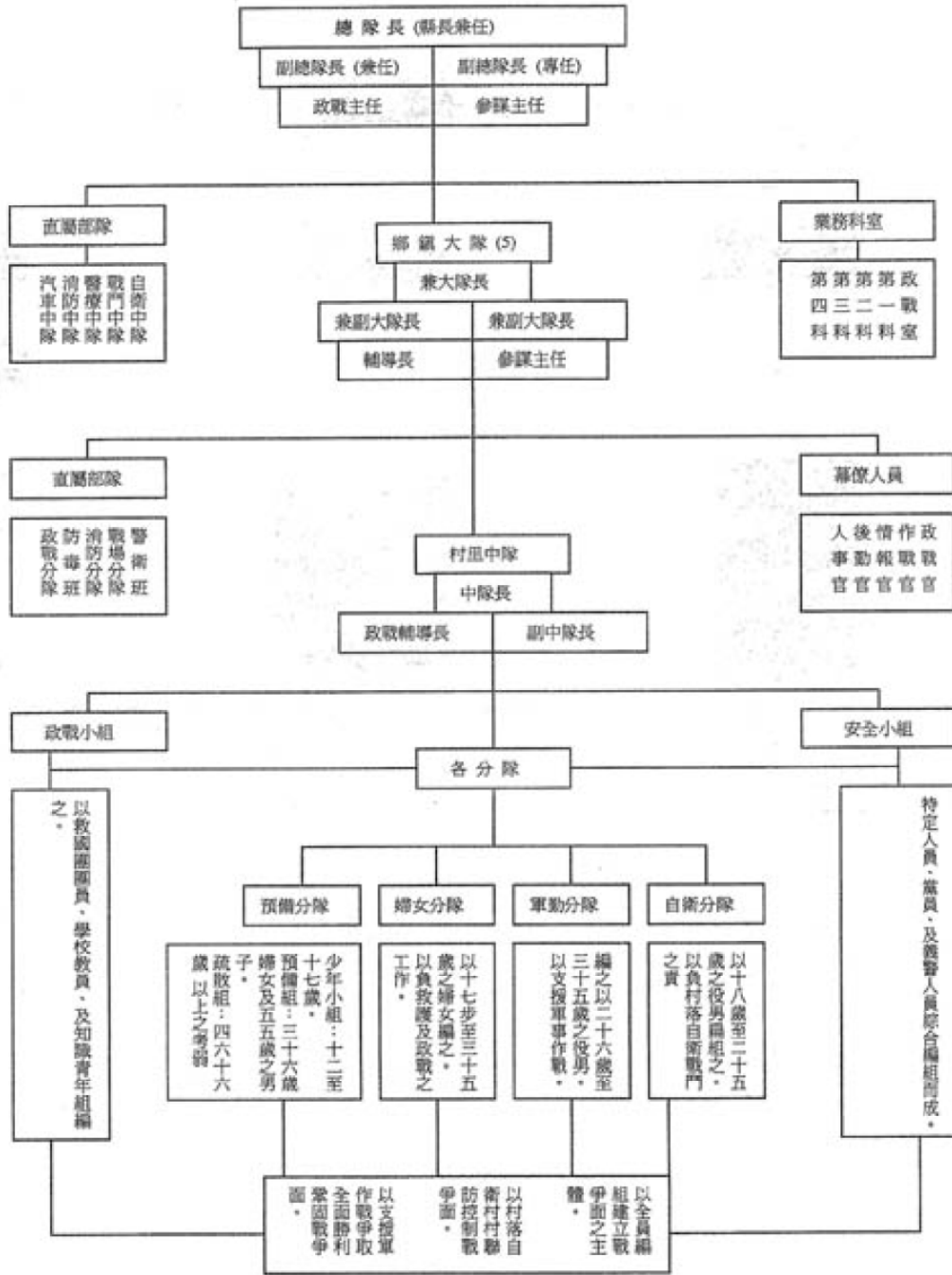


表 3-1：金門民防隊編組系統 (引用自許碧霞 2003：41)

民防隊的操練是金門地區中年以上男女集體記憶，民防隊的編組與換組成爲老百姓記憶時間、還有自己歲數的方式。比如說，林金樹在回憶國軍初來的 1949 年初期，他才十歲左右，旋即被編入宣傳政令，跑腿的兒童隊。在小客廳裡頭，林金樹唱著「老少一起來開玩笑，金門的英雄不得了，古寧頭、大膽島，保衛金門勝利了。」這首歌謠正是林金樹在兒童隊時期由政工人員所教唱的歌曲，兒童爲「鼓舞士氣」要上街列隊，行進唱歌。這個詞兒，到如今一個字也沒有落下。

除了民眾編組在不同組別予以分發工作之外，還有對於生活作息、日常交通的嚴格控制：住在金門本島的三叔公「如數家珍」的屈指算著關於日常生活的控制：「天未亮前禁止在村莊內隨意亂走，禁止到海邊；下海從事漁業活動不是看潮汐，是依天亮與天黑爲準。」因爲國軍考量若是有些許光源，可能會引起大陸敵軍的注意，繼而發射砲彈攻擊，所以「夜晚實施燈火管制，各家各戶的燈光不許外洩，副村長隨時出勤常看，夜晚使用手電筒，不可以向天上照，只能在近處一兩公尺處，手電筒的燈需要用紅布罩住。車燈前的上半部需要塗上黑漆，若在沿海一帶需要夜間行駛，則絕對不准開車燈。」

戒嚴早期管制的最嚴格的莫過於「燈火」，入夜後全島就是黑漆漆的一片，金門地區的電力要到民國六十幾年後才開始提供，烈嶼當地最繁華的東林街頭的路燈，甚至要遲至民國七十年以後才開始添設。每到了夜晚，由軍人兼職的副村長便會巡邏察看各家各戶的燈光，若有一點點光源外洩，便會立刻拍門，警告民眾注意。就連新建的房屋也必須經過「照明安全檢查」這關，取得核准後方可使用，管控之嚴峻，就連些微的香菸火光，都不被允許。

就算在白天，在村落間走動也是很困難，林天說的：「要去一趟大金門，比去美國還難唷！」每一個村莊的出入道路，都會有不同營、不同團的軍人，馬路

上也時有警察或是哨站攔下檢查。林天說，有的時候就算到了碼頭，「警察不讓你過去，你就是不能過去，只好回家。」

另外，因為物資缺少，傳統節慶要精簡著辦；若是晚上吃拜拜的，則全部移到下午，這樣在日落之前，大家才會有時間在外頭走動。三牲是一定不俱足的，「豬肉是每天要供應給軍隊的」，本來是漁民，後來到東林市場賣豬肉的林炎說，但是村莊裡面的人只能種什麼，吃什麼，高粱、土豆、地瓜是主要的糧食。而「拜拜的時候，也是我們吃什麼，神明吃什麼」金樹伯的孀孀說，「哪有可能會多豐盛呢？」然而，另一方面，軍方慶典活動則慎重舉行，諸如元旦、三二九青年節、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三軍人節、雙十國慶、十一月蔣介石誕辰、三月國父誕辰等，這等在前線的「特殊節慶」，官方節慶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神明的生日，配合節慶活動，居民還有機會可以遠赴台灣參與「被校閱」的儀式性表演。

據許碧霞（2000：18-19）的調查，金門地區自衛隊在特殊節慶前往台灣參加閱兵儀式的紀錄如下：

年份（民國）	日期	項目
36	1/1	縣國民兵檢閱
42	1/1	胡璉主席（金門總司令官）校閱民防隊員五千餘人
61	1/3	國防部長黃杰於城區運動場校閱民防隊
61	9/3	遴選女自衛隊員 300 名於九三軍人節操槍表演
64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 400 餘人，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65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 256 人，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66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 160 人，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67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68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69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0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1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2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3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4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5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76	10/10	金門民眾自衛部隊男女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大典
87	11/7	回歸憲政體系，裁撤自衛總隊

表 3-2 校閱民防隊相關事項（許碧霞 2003：38-39；白宜君整理）

雙口戰鬥村，是烈嶼區演習比賽的常勝軍。林金樹說，雙口村的民防隊屢屢在演習比賽中得到名次，幾次還遠到大金門、台灣接受表揚，村民都覺得相當光榮，現在村子空地上的籃球場，就是當時操練的地方。

根據李元宏對馬祖的研究，「若我們檢視馬祖外部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李元宏指出（1997：46），「八二三砲戰之後，馬祖就被雙方故意保留下來，根本不會有被『佔領』的可能性，這些措施其實是例行『表演』的一環，與其說是在『防範外部敵人』，倒不如說是『告示內部居民處境』的一種表演，國軍在沒有戰爭威脅之下，對居民的馴訓轉向藉由整飭聚落內部的秩序。」李元宏的論文指出，不論是民防隊的訓練，還是空間的配置，國軍在戰爭威脅度「低」的內戰末期，對於戰爭氣氛營造，訴諸於整飭在地居民與生活空間的秩序。

在雙口的例子裡，除了生活規約的要求與分組組織民眾之外，戰鬥村的重點

改造，與大演習小演習的比賽項目，在整飭居民生活空間之餘，也訴求居民對於軍事任務的榮譽感與使命感；並在慶典的展演與勞軍之中，透過身體的實際操作，營造一種戰爭氣氛具體地展演，使得村民對於民防隊、對於戰鬥村，可以投射光榮的自我認同。

然而，除了對於民眾身體訓練的軍事操課及日常生活的重新規訓之外，還有大量他者對於當地人的侵擾，與生活物質環境的破壞與挪用。而雙口作為一個沿海的戰鬥村，其空間的改造與利用尤為頻繁。

下面我接著要進入在光榮的演習榮譽裡，村民的生活空間遭到地景上的重新整肅與利用，如何將原來的民間生活物質，迅速轉化具有攻擊性或是防禦能力的軍事地景。

3-3 陌生人在我家：軍事體制下村落地景的變化

國軍於民國三十七年空衛地勤部隊兩團最早進駐金門。駐守軍隊並無營舍可住，軍隊不但住進無人居住的民宅，同時強佔民宅，百姓必須讓出祖廳供軍隊使用，聚落的宗祠或是二進的四合院都變成指揮所或供高級軍官居住。如此所謂軍民一家的情形是在八二三砲戰後，營舍逐漸完工，軍隊搬出民宅才逐漸消失。

～戚常卉（2006：12）

軍人湧進村落最初的五六年內，軍人與百姓混居，軍人住大廳，百姓窩一窩全部擠在房間中。一概所需的軍事建材皆向民居索取，古寧頭戰役的青年軍師長鄭果表示，趕築防禦工事的材料都是「村民捐輸的門板、磚窯、紅土」（國防部史政處，1957）。然而，關於「徵用」是自發捐輸還是強行取用，軍人與百姓之

間的詮釋完全不一樣。「這邊前面空地本來都是我們的房子…兵來了就全拆掉了…啊就拿去做碉堡啊。」94歲的炎公說；「雙口後面以前大部分都是榕樹啦，阿兵哥後來都鋸掉了，有的木材比較大的就拿去蓋碉堡。」坐在村莊出口納涼的林水福（七十歲），依依的看著如今只有木麻黃的濱海大道。

林金樹說：「開始做碉堡，政府沒有補給，軍隊開始拆除民宅的門板，我們好話拜託軍人能留下內房的一扇門，可是今天能留下來，明天還是被拆走了」（呂合成 2007：99）。雙口村莊內的榕樹、老百姓的屋樑、門板、窗戶、石條、磚塊、祖廟宗祠，都拆去蓋建碉堡、軍營、還有充作燃料。

從國軍駐防一開始，便動用老百姓家中的物質資源建造金門的軍事地景，拆卸老百姓的家屋、蚵石、宗廟，砍掉門前的樹木，皆用作軍事用途，數十年間，金門地區的防禦工事大量完成，下表顯示官方計算大致的類別和統計數量：

單位	區分	機 槍 堡	兩 用 堡	防 空 洞	地 下 室	彈 藥 庫	坑 道	容 量 (人)
金城		23	25	1275	30	4	2995	18000
金寧		31	44	571	3	6	2447	12000
金湖		24	54	815	18	10	2223	12500
金沙		37	73	459	1	10	3527	14500
烈嶼		14	9	460	1	4	135	9800
(雙口)		(5)	(2)	(11)			(1)	
合計		129	205	580	53	34	11327	66800

表 3-3 金門縣歷年建構各種工事及容量調查統計表（資料來源：金門縣志）

上表顯示的是防禦工事中，關於可以「裝人」的工事設置，下圖則是兩張環金門島的軍事地景圖。其中第一張（圖 3-1）主要可以看到沿海地帶密集的反登陸樁與軌條砦的設置；而第二張（圖 3-2），則是可以看到金門地區內部村落被編組成爲戰鬥村的區塊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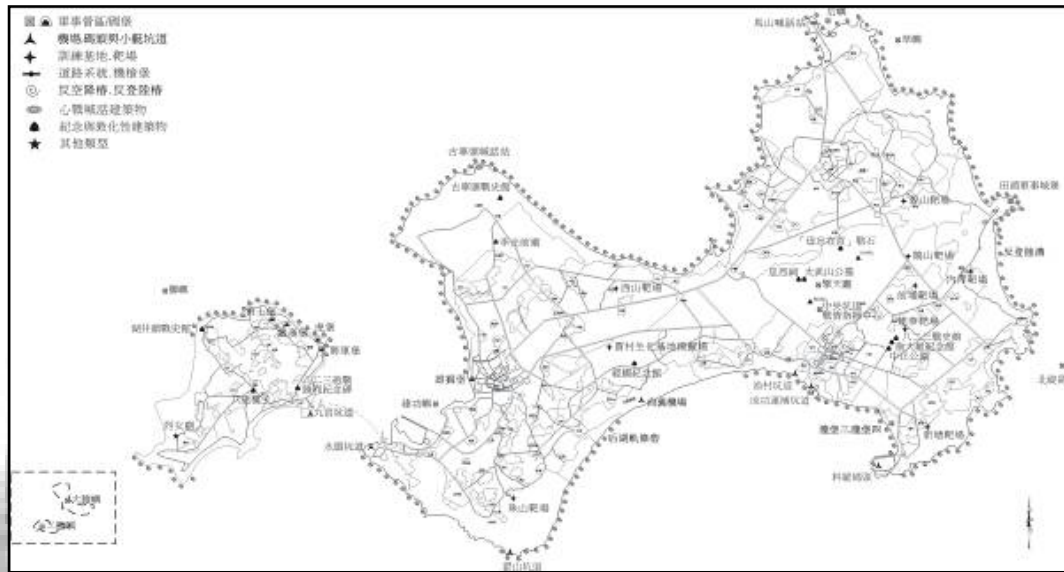


圖 3-1 金門軍事地景分佈圖（一）（來源：江柏煒 2009：尚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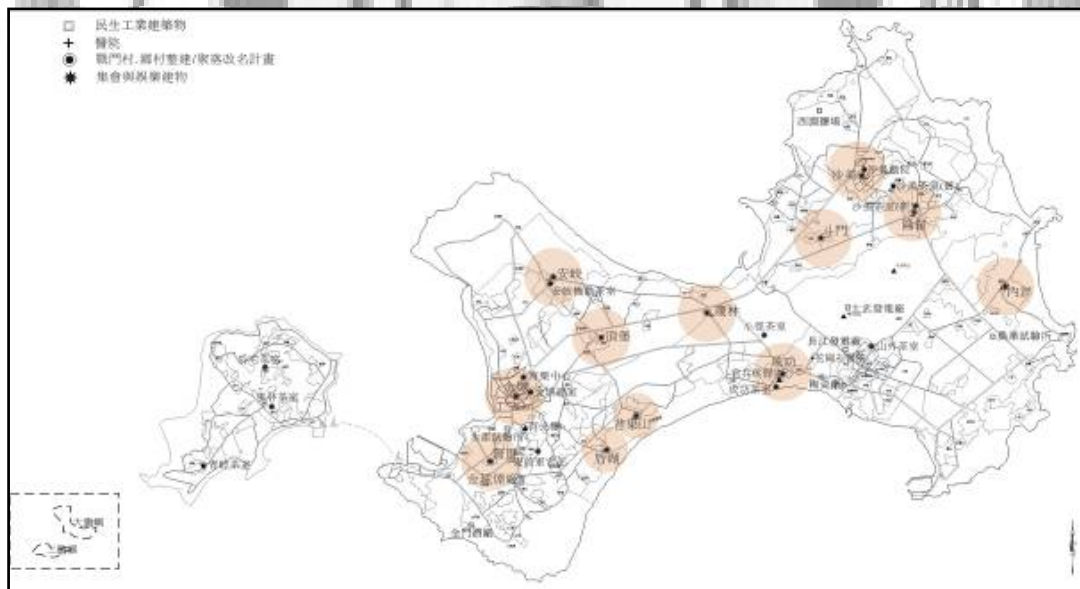


圖 3-2 金門軍事地景分佈圖（二）（來源：江柏煒 2009：尚未出版）

戚常卉 2006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 (2006: 6), 「(1954)九三砲戰當時的金防部司令是劉玉章將軍, 砲戰結束後, 劉玉章就開始積極將工事地下化。他在任內 (1954~1957) 建構防空洞和軍事坑道, 沿著海岸線而築, 阻礙敵軍登陸的防禦工事軌條砦即是在劉玉章任內完成。軌條砦是截斷的鐵軌裁切成條狀, 頂端尖銳的防守性柵欄, 沙灘平緩地帶架設至少二至四排軌條砦, 劉玉章任內構建五千九百座軌條砦⁴⁵」, 後來仍繼續不斷在沿海地區增設。其中, 根據最新統計, 目前在雙口海灘「長約 1000 公尺的海岸線上, 部署國軍反登陸工事的軌條砦, 估計有 1、2000 座之多」⁴⁶。

兩排結結實實的廢棄鐵軌一條一條插立在水泥所充滿的水泥塊中, 一塊與一塊之間, 間隔不超過一百公尺, 當地人告訴我, 實際上這些鐵軌插在海裡的「確實」時間, 並非在同一時間完成, 陸陸續續都有在進行; 以及是哪一位總司令的命令, 也記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軍隊來了以後, 海岸空間在「軍事優先」的大轟下, 一步步發生變化。

軌條砦的設置, 是廢棄的鐵軌頂端削尖, 尖端對準天空, 一致對外, 傾向海的另一端。另以水泥灌成底座, 一個底座插上一根鐵軌條, 兩排交錯, 互補空隙的密集立於海岸 (見圖 3-3)。離開沙灘到約 200 公尺內的海域, 也另外有一些鐵條高聳的插立在海內, 鐵鏽使其長了黃斑, 仍不減猙獰的危險性, 雙口村外的軌條砦至今都還是村莊外圍的人為柵欄, 是一批特地從台灣運送過來, 由廢棄鐵軌轉化為人造界線的沿海防禦工事。

⁴⁵ 戚常卉,《雙城故事: 金門田浦與雙口具論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金門軍事地景與集體記憶報告, 2006, 金門縣文化局 (未出版)

⁴⁶ 中央社新聞,「金廈泳渡活動 李炷烽欲見陳肇敏尋求解套」, 20090508。



圖 3-3 雙口海灘上的軌條砦

(白宜君攝)

1. 村落外：海域的地景控制

在各海岸線上，設有漁港哨者有：四維、青岐、湖井頭、后頭、黃厝。設有蚵民管制哨者有：上林、中墩、雙口、埔頭等。

~ (林媽端/烈嶼鄉公所 2007:163)

雙口的海口禁衛森嚴，要超過十四歲的人，才可以登記領取蚵民證、漁民證，或灘民證。雖然名目不同，但是都是限於在潮間帶活動的許可證。下海時，證件交給站哨的衛兵，上岸後取回，不可互相借用。碉堡內由一個班的軍人輪班站哨，24 小時輪班，一刻都不會閒置下來。也使得居民若是還想下海捕魚，必須看天色行事，而不是看潮汐。所以，冬天可以下海的時間，比夏天要少很多。

雙口海邊的兩座碉堡（見圖 3-4、3-5）時時都有衛兵站崗，晚上村民尤其不敢接近。

這個碉堡以前是站衛兵的，衛兵站在裡面，一個碉堡裡面有一個衛兵，兩個小時換一次衛兵。晚上在裡面比較不會有水鬼摸，如果有水鬼摸上來的話就開槍打。以前這個時候沒人敢坐在海邊，水鬼什麼時候摸上來不知道啊，黑黑的，一條船停在那邊你也看不清楚啊。用划槳的，沒有聲音，他游上來你都不知道，他帶的是電刀啊，一割下去整個頭掉下來，很快啊，像鋸子一樣

～雙口，林水福，七十歲



圖 3-4 雙口村海灘兩座碉堡



圖 3-5 右側碉堡內射口

往外看

(白宜君攝)

危險的海域，不僅有台灣來的，想要刺穿敵船的軌條砦。往海裡看，還有為數眾多的花崗岩石塊豎在海域內，參差不齊的，似無章法的堆積在約若五百公尺以內的潮間帶前緣。漲潮時，石塊及鐵軌條只若隱若現的冒出個頭；退潮時，才可以看到全貌（見圖 3-6、3-7、3-8、3-9、3-10、3-11）。

當地人說，那些狀似「佈陣」⁴⁷的石塊，口都是村民賴以維生的吃飯傢伙⁴⁸。然而，那些長滿海蚵的石塊，在國共冷戰對峙時期，也曾經真的被國軍拿來「佈

⁴⁷ 有報導人指出，插入花崗岩養蚵的排列方式，也有暗合風水之說，保佑產量豐富。然而這種說法並不常聽到。

⁴⁸ 退潮時候，村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越過鐵軌條，埋頭在東一叢，西一堆，亂糟糟的石堆上挖著牡蠣，泥灘上撿拾海螺、蛤蜊、小螃蟹，擔著扁擔，提著水桶，來來回回的找尋更多的水產。

陣」使用，石樁之上攔地雷，而引線，便掌握在海邊碉堡的兵士手裡。

據說雙口內海的所有蚵石全數徵收。炎公一家原有超過六千多塊的蚵石，被軍隊全數徵用，說要蓋碉堡，還說以後會賠償，但卻遲遲沒有下文。民國七十年林炎妻子生病後，便乾脆離開家鄉，到台灣治病並定居，直到四年前才回到雙口，重新翻修頹傾的屋子。金樹伯的三弟午伯說，這一些蚵石，原本是各家的生計工具，有的在八二三戰後被軍人搬去山上做碉堡的素材，但是還有大量的剩餘下來。軍人將剩餘下來還留在海裡的蚵石堆疊「高高高高的」，並在其上方放一顆炸彈，引線則拉至海邊的碉堡之內，以待敵船稍稍進入我方領域，便可引爆炸船。

「一個疊著一個，疊到海水都淹不到！平常漲潮的時候，水不是會淹到岸上來嗎？就是那麼高都還能看得到，幾乎要兩層樓吧。一直疊，從湖井頭那一帶一直疊過來。最上面放地雷，這樣才不會濕掉。」午伯說，「軍人就拉著引線等在碉堡裡面。」

「成功過嗎？」我問。

「好像沒有，」午伯說，「根本沒有船來啊」。我們哈哈大笑。

「後來呢？」我停下來繼續追問，「後來，後來那些石頭就全部自己垮掉啦。」午伯說。

將生計工具改變為武器的企圖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強烈反轉了雙口人的經濟方式。原本雙口每一戶人家都幾乎靠海為生，當海域被封鎖起來，失去了貿易的彼方，轉向另謀生路，是居民變通的方式。

比如原本是海邊搖櫓的船夫的林天，在海域封鎖之後，前往駐軍較多的西方村做起剃頭生意，只要擺三個小椅凳，一天的收入就十分可觀；林炎則轉向東林市場賣豬肉、林金樹則去學習蓋房子的手藝，改行做土水師；至於林德友，則在八二三之後找機會去汶萊發展。



圖 3-6 蚵石



圖 3-7 採蚵中

(白宜君攝)



圖 3-8 海內軌條砵，取海蚵的金樹伯



圖 3-9 海邊軌條砵，取海蚵的婦女(白宜君攝)



圖 3-10 採蚵的婦人



圖 3-11 海邊軌條砦

(白宜君攝)

2.村落內：民居間的地景配置

離開海域，往村落內走，就是兵士海岸線上站哨的碉堡。穿過兩座荒廢的花崗岩碉堡，再穿越一片鐵蒺藜（鐵絲網）圍繞的地雷區（見圖 3-12、3-13），才進入雙口村落。



圖 3-12 海邊地雷區與鐵絲網



圖 3-13 坐在壕溝邊上開蚵的婦人（白宜君攝）

根據戚常卉 2006 的調查報告同時指出，雙口村在軍事化過程中，村內的防禦工事計有：一條環繞村落的壕溝、十五座機槍堡，與兩座七五砲台碉堡沿著壕溝配置（七五砲是射擊戰車的武器，目標對準海邊，防止敵人登陸）、掩蔽體

兩座，民用防空洞十一座，一條軍事坑道…村落外圍還有構建高達兩公尺的土牆（戚常卉 2006：45）。

其分佈位置與相對關係請詳見圖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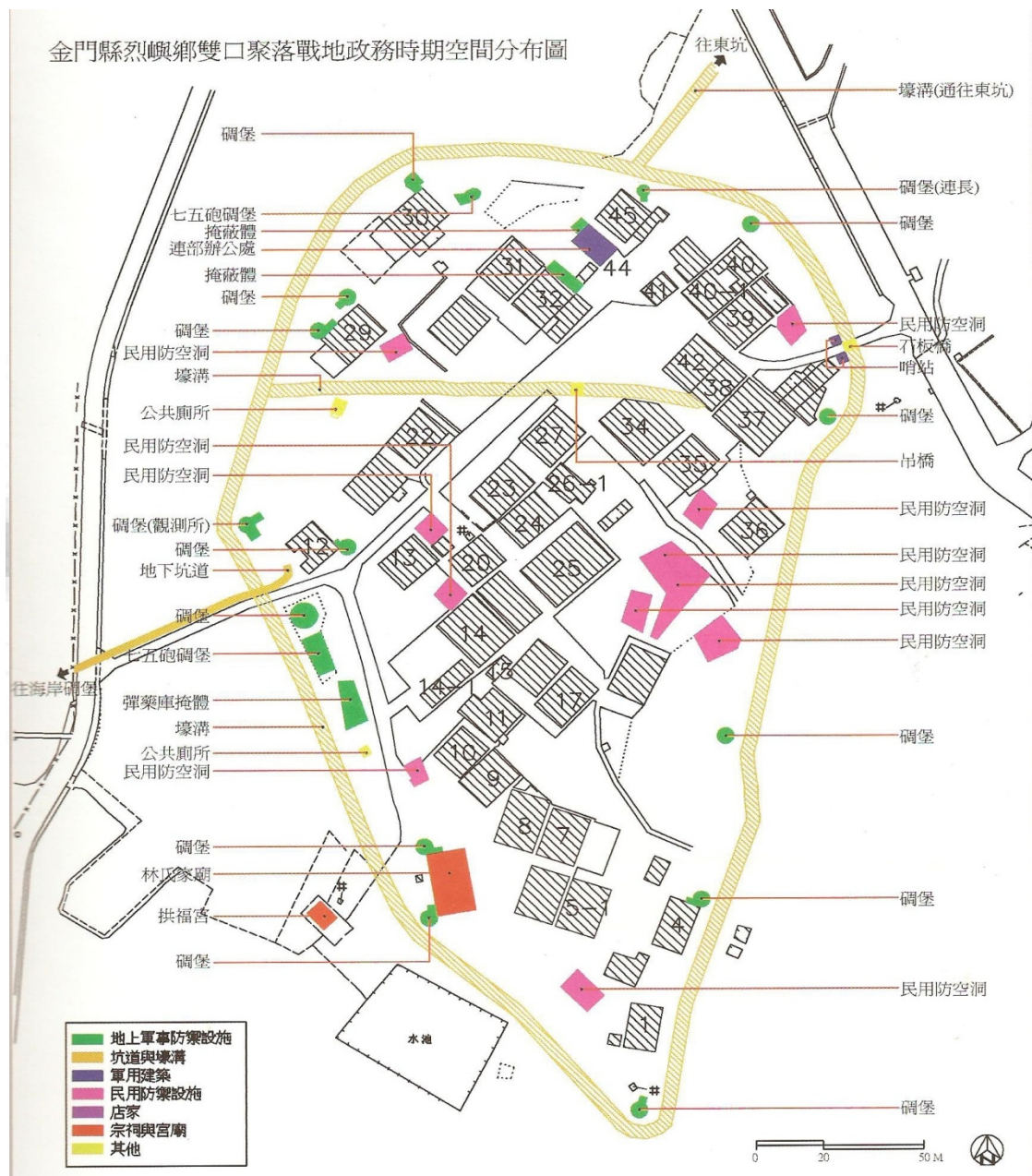


圖 3-14 雙口村內軍管時期的防禦工事圖（來源：戚常卉 2006：47）

林金樹帶著我在村落間的房舍散步，一邊指著旁邊的空地，「這裡有一個（防空洞），這裡也有一個（防空洞）。」說及戰地任務時期，在雙口村內的防禦工事多麼密集；甚至在雙口村的村口及海濱處，也再各自搭建了兩座碉堡，合計四座碉堡在出入口。林金樹家便在雙口村入口處。

村子裡面最大的防空洞在西側，其實是打穿了兩個防空洞，有四個出入口。現在與父親一起獨居在臨邊家屋的彩嬭說，當時八二三砲彈下落，那個防空洞是最大的，大家會把桌子搬到裡頭，男人睡上面，女人與小孩睡下面，度過危險的砲擊。林金樹補充，這一個防空洞可是可以躲整個村莊的。「八二三的時候，全村人都在裡面，是『兩層』的防空洞。」把拜拜的大桌子搬進去之後，男人睡在上面，女人鋪在地上，小孩，也在地上。」換句話說，讓民防隊睡上面，家屬睡下面。民國六十八年，「中」美建交之後，中共就停止了對金門地區的砲擊，然而，在雙口，最晚的碉堡居然在六十幾年還在興建，「都已經不射砲了！為什麼還要繼續蓋碉堡？」我問林金樹，「沒射砲了...」林金樹幾乎是用吼的了，「也是要準備啊。」



圖 3-15 雙口村內最大的防空洞，可以容納全村人

(白宜君攝)

防空洞密集興建之際，傳統的家屋卻在拆除中。國軍初初撤退大陸時，兵荒馬亂下，對當地地景徹底軍事化的大改造，改造的過程是全面以「軍令」為考慮，老百姓的住屋與防空洞、碉堡等建築綁在一起。林安全家、林炎家本來除了現居家屋之外，都還有屋子在雙口村內。但是可能因為親人不在，無人居住所以擱置，沒想到國軍在民國三十八年進入雙口村之後，第一步就是拆除沒人居住的房子。林安全說，那時家裡後面的一間空屋，地基打得很深，軍隊將把建材全部搬走不算，還下挖地基，將能運走的石塊全部都搬得一點也不剩。林炎家則是拆除掉無人居住的空屋之後，在林炎家後方挖一個通道接入碉堡，裡頭駐守一個班，也就是十二個人。

除了為數眾多的防空洞之外，村落內的碉堡，也就是具有攻擊射口的掩蔽體，是村落內的大群建築物。大多數的射口都是對向海邊，以便站哨的民防隊或是軍

人防守與攻擊。

搭建了碉堡還不夠，「我們這駐 200 師的 600 團」，林金樹說，「部隊說共匪快打過來了，就趕快在村莊外圍挖戰壕，在巷口做防禦工事，當時都叫老百姓去協助挖石頭」林金樹說（呂合成 2007：98-99）。當時的國軍一湧入，發現雙口地勢低矮，方便共軍渡海後直接搶灘進攻；因此，便在村落外圍，沿著碉堡挖出一條壕溝，上鋪木板，居民若要進出不但要經過壕溝，更要在碉堡處與站哨的軍人做檢查，才可出去。雙口村民出入還不算太困難，相較之下，其他村民至雙口村找人，還要明白告知軍士要找什麼人，要幹嘛，什麼時候啓程回家等等，手續更加繁複。

村落外緣除了挖出壕溝（褐色）之外，「軍方還在雙口構建高達二公尺的土牆，這段牆面主要是在雙口西南面海角落，共有十三棟房子之間築起圍牆」（戚常卉 2006：47-48），依圖示（黃色曲線）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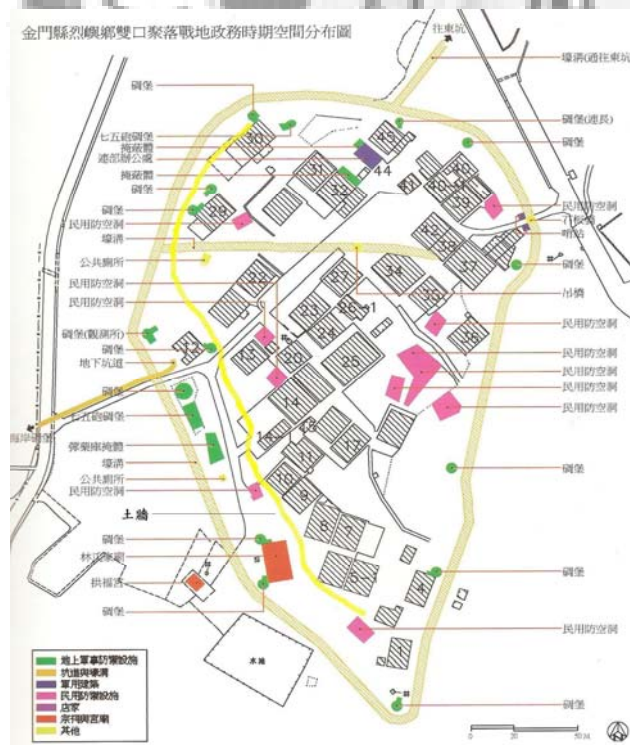


圖 3-16 依戚常卉 2006 調查繪製土牆示意圖如左，鮮黃色線條。

（繪圖：白宜君）

還在海濱處植起一片木麻黃樹，樹林內埋滿不同時期增置的地雷，並且另外用俗稱五釘網的鐵絲纏繞方式，圍起整片鐵絲牆。林中的地雷、壕溝、防空洞、碉堡，由外而內的進入了雙口的村界；防空洞、軌條砦、鐵絲網、地雷區，甚至是環島濱海大道，錯置在生活與生計空間之內，都是雙口村內外除了住屋與少數田地之外主要的地理景觀。

作為因應戰事的軍事設備，有「土」、「石」、「金屬」等不同可能的運用材料，故而型塑成不同性質與不同效果的防禦工事。卻也因為作為不同的物質性，而使得人為地景的變化與應用，可能不只因為不同的下令者、操作者、使用者，或是不同性質的權力、意圖、利用；也有可能因為作為人造物的軍事「地景」各自的物質特性，有歷時性的自變能量。不論是自變或「他」變過程，地景因時的變異，同樣影響著雙口村軍事地景的樣貌與人群對物體記憶的焦點。

在軍事體制下，村落景觀的變化從海邊的柵欄到民舍之間的圍籬，都一座座在雙口村建構起來，將雙口圍成一座圍城。下面，我即將透過雙口村的關於土牆一個傳說，說明地景本身物質性的能量與其歷時性的改變，也會反饋到不同世代的當地人，對於在地生活景觀的記憶，同時，也有可能轉換其原本建構的意義。

3-4 光榮或污名：戰鬥村的建置與匪諜村傳說

一進村落（雙口村），一個大叔正在五號前的空地整理機具（我後來才知道空地旁邊關閉的小洞過去是防空洞），我大聲的打招呼，「大哥，」用吼的才能蓋過機器聲，「我聽說雙口村是戰鬥村啊！你們好勇！」「是卡衰啦」，這位大哥露齒大笑，毫不猶豫的跟著大吼，接了這句話。

~2006.07，田野筆記，雙口，第一天。

1.戰鬥村建置

蔣總統指示金馬兩地，以各村既有碉堡為基礎，增建地下坑道，連接貫通，以「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揚火力於地上」，成立戰鬥村，期望做到生活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組成一個堅強而有體系之戰鬥體。

實施要則上要求：

每一戰鬥村必設一警員或軍事幹部，負責平時民防組訓及調查訪問等工作，戰時率領全村民眾與敵人作戰；每一戰鬥村與鄰近之戰鬥村盡可能形成聯防體系，勿使孤立無援；每一戰鬥村要有完整的作戰計畫，和通信聯絡與情報傳遞等妥善準備，不要打沒有計畫，沒有準備的亂仗。

～許碧霞（2000：76）

根據金門國家公園的介紹⁴⁹：「烈嶼雙口村」位於烈嶼西北角（金門國家公園計劃範圍外），係村莊民防隊戰鬥防禦工事之典型，自民國三十八年起，即於村莊四周挖掘長六二〇公尺、寬六公尺、深三公尺之環村戰壕，並構築碉堡、砲座、散兵坑等作戰工事，顯示軍民一體防衛作戰之實蹟。」（見圖 3-17）

⁴⁹ 金門國家公園網站，民防戰鬥村介紹：http://www.kmnp.gov.tw/chinese/intro_4_5.aspx



圖 3-17 雙口戰鬥村模型（褐色外圍即為雙口壕溝，來源：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提供）

戰鬥村的編制，起於民國五十七年，蔣中正「指示」金馬兩地以戰術需要，以各村既有碉堡為基礎，增設地下坑道，連接貫通，以「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揚火力於地上」，在金門全區挑出 100 個村落為戰鬥村，口號為「生活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村民全體集合為一個「堅強而有體系的戰鬥體。」（許碧霞 2003：63-64）

彙整許碧霞於 2003 年做的調查，戰鬥村做為戰地民眾保鄉的自衛組織，將其實金門的一五七個自然村就地形上的戰術價值為主要考量，編併為 100 個戰鬥村，再將所有可運用的民眾，以戰鬥村為單位，組成民防隊與預備隊，（許碧霞 2003：65）雙口村即為烈嶼地區 15 個戰鬥村之一。

作為戰鬥村的雙口村，是屬於西口村中隊下的一個分隊(西口中隊下轄)，「因為距離大陸才五千公尺，不但被劃為戰鬥村，出路只留兩條通道，村莊外面先有五條鐵絲網圍起來，再挖一條溝，靠海處兩處碉堡間，時時有衛兵站哨，除了雙口人，其他人不能隨便進來，一定要說要找誰。」(二十六年次，林金樹)除了常常在演習比賽中得名(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卻也因為被封閉在壕溝與土牆之內，而有了奇怪的傳聞。

2. 匪諜村傳說

在 43 年九三砲戰開打之際時，我就曾經被派去維修村莊周圍的壕溝。那壕溝足足有三公尺深，六公尺寬，並且還得摸黑在夜晚整頓修理。戰戰兢兢的，不能有光線的外漏，怕洩漏了自己的位置所在，讓敵人有機可趁。

～林金樹(許碧霞 2003: 211)

老一輩的人都聽說過雙口是個匪諜村，據說是自從雙口是個匪諜村的傳言出現之後，村中的壕溝才開始又深又寬的挖掘出來，但是也有人說，壕溝是國軍在 1949 年轉進烈嶼後就開始挖掘的。壕溝真正出現的準確時間似乎已經不可考，唯一肯定的是雙口是唯一一個在烈嶼地區被壕溝與土牆圍繞起來的村落，也是繪聲繪影傳出內有匪諜出沒的村莊。有幾個版本的說法流傳，其中，來自軍中的版本非常細膩，以下是一個七十三年在小金門當兵的軍人所聽到的傳說，由老兵一代一代傳說下來的⁵⁰：

雙口村是十餘戶又臨海的小村莊，據說村內有地道通往海邊，可以躲過岸邊據點的監視。所以對岸的水鬼，會利用這條管道進入小金門內地，展開他們的間諜工

⁵⁰ 這篇故事是由 yahoo 部落格，「幻眼的家」上搜尋到的，專門是一些在大小金門當過兵的軍人，談及海邊匪諜村的傳聞。

作。在當時也造成小金門的一些破壞，當然聽到這傳說時，地道已經被封住。

村莊裡，既然發生通匪的事情，村裡自然有人被抓而判刑。而判刑這結果就造成村民的不滿，在軍管的年代，不滿的情緒當然發洩在部隊身上。

一天，某部隊在雙口村附近構工，一個小兵開小差躲到村子裡。直到部隊收工時，未見那兵回來。長官詢問那兵去哪裡，有人看到那兵進到雙口村，班長只好帶兵進村尋找。

眼見天黑不見五指，仍然不見開小差的阿兵跟班長帶領進去的人回來，部隊只好請報師部，派出武裝憲兵，封鎖整個村莊，逐戶搜查。只見整村多是鮮血…家家戶戶都在殺雞宰鴨，雞、鴨鮮血佈滿了整個村莊…阿兵哥哪裡去了？沒人知道…

這個故事裡面，沒有提到雙口的圍牆與壕溝，但是提及了雙口通往海邊的地下坑道是方便「匪諜」逃竄到大陸去的，而雙口人會幫忙藏匿與掩護。

村子裡少數人會說的版本則是：，曾經有個匪諜逃進村莊內，然後窩藏在某人家的床鋪底下，後來遭人檢舉被抓，從此雙口就以匪諜村著名，壕溝也蓋起來。這個相對簡易的版本，很少人會說，雙口村裡的人都不太願意談這一段傳聞，女人是幾乎都說沒有這一回事，而男人在談這一件事情的時候，則會用上述的內容，很快幾句話把整個過程交代過去，末了還是會加一句，「那都是亂說的啦」。

曾在軍中擔任心理輔導長的林馬騰伯伯談到雙口匪諜村時，是以「善意的謠傳」這樣的輕鬆態度看待，並且把這件事跟「娶金門小姐要留『金』十年」視為同一種軍事優先邏輯之下，衍生出來的策略。

…我們都說雙口，啊為甚麼會出名，以前，很多人還把他說雙口是匪諜村你聽過沒有？那是哎呀，古時候都故意啦，唉呀那是亂講。

就像阿兵哥都會問我啊，報告輔導長，娶金門小姐要留金十年，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說，是真的。為甚麼是真的，我明明知道是假的，啊他問我我只好說是真的。為甚麼講是真的，啊避免感情糾紛啊，避免阿兵哥天天去泡小姐，我說就是為了避免減少阿兵哥去談戀愛等等。所以雙口，也是這種原因，反正就是捕風捉影，你說他是匪諜村還有誰敢進去，你叫阿兵哥再到雙口遊蕩的話，那裡不是有匪諜，對，應該是這樣，反正就是製造一個，設定一個題目，管理控制方便一點，對不對，你說雙口是匪諜村，有人進去就被謀殺了，就不見了，傳說有人進去不見，其實哪有這種事，有人不見那整個村莊都要翻過來的，哪有這回事，絕對沒有這回事。

身為一個軍管時期的金門軍人，林馬騰很清楚「匪諜」的「真實意義」，有軍人進去雙口村但是就失蹤了，大家傳言，那個軍人是匪諜，回到大陸去。所以，當時根本沒有人敢隨便進出雙口，其實那都是謠言，軍人根本不可能失蹤，如果失蹤死也要見到屍體。但是那時候在打仗，這樣的傳言是合理的。為了幫雙口營造神秘性。

住在青岐村的洪萬源老先生說，當時戒嚴的時候，沒有電視、沒有報紙，更嚴禁有收音機收聽廣播，也就是這樣，馬路消息流傳得特別快。尤其是關於匪諜，好像匪諜隨時會出現在任何人的身邊，也因此，「核對戶口時，要全家人集中，確認每一個人是否都相符，家家戶戶還要作對保。」（林馬騰 2003：152）

而回應到因為軍事地形不利於軍隊駐紮的雙口村，「禁區」，五十五年次的林木城大哥聽到我在問雙口村土圍牆的時候，一句話就做了解釋。他說，當時雙口沒有駐軍，不單單是如此，一般的軍人和外村人也都不敢進來，匪諜村的謠傳使得當時的雙口村成為一片軍方不插手的村落，從他小時候起，就沒有在村落內看到軍人。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後，軍隊撤出雙口村，因為雙口村地勢太平坦了，但是在空間距離上離大陸又太近了，所以形成一個「不得不守，又不能夠派兵駐守的村落。」一方面害怕大陸的「匪諜」會趁夜偷摸上來，一面也擔心國軍會因為地形方便而潛游「回」家；而若是增派駐軍，卻又變成極為明顯的目標物，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廈門那邊馬上就知道雙口在幹什麼。也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編出了一個關於匪諜村的謠言，把壕溝及土圍牆築起，營造不同於一般村莊的肅殺氣氛，進出不用特別嚴格守衛，也不會有人敢隨便進入雙口。偏遠一點的村莊，及軍方，對這樣的謠言寧可信其有。然而，就村莊內的人，幾乎是沒有人當真的：

當然有聽過啊，那這就像娶金門小姐要留十年一樣啊，你想想，你長那麼漂亮，你也二十幾歲，兵也二十幾歲，人的（性）需求，這種事你怎麼去管？那怎麼不讓他進來？就跟你說娶金門小姐要留金十年，那你就想說我忍一下，三年回去以後就是我的天堂了。我們這邊也不做生意，萬一有人隨便跑進來惹了什麼麻煩怎麼辦？我跟你講說我們附近都沒兵了。最主要是嚇阻作用。不然你想說我萬一進去出不來怎麼辦？其他村莊都有駐軍啊，我們村莊沒有啊，老百姓都心知肚明，可以安安靜靜過自己的生活。（四十七年次，林天增，雙口人，退伍職業軍人）

匪諜村的傳說，使得生活在軍事構物中的百姓可以「安安靜靜」的過日子。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之後，軍隊全面撤出，雖然，使得雙口村人不能像金門

其他村落一樣，可以依靠與軍人做生意來維持生計，不過確有另外一種比部隊優越的能動性：「有一段時間我們是禁區」金樹伯悠悠的說，「部隊不可以到我們這邊來，不過，我們要出去比較自由點。」

雙口村的中間世代，五十歲左右的林天增在說及壕溝或是雙口的地下坑道的時候，笑嘻嘻的補充，這些因應戰爭需要在村落內增設的地下化軍事地景，在軍人皆已撤出的雙口村，雖然需要定期巡邏維護，以避免土壤滑落；但是，對當時年紀還小的童年玩伴而言，無異是最有趣的下水溝。當雨水落下，壕溝與坑道內的積水一時之間難以排出的時候，玩伴們便自行製造釣竿抓青蛙，「呱、呱、呱」，林天增一甩手，「這樣晚餐就可以加菜了。」大笑。

光榮的戰鬥村與恐怖的匪諜村之間，是一體的兩面。反映了雙口村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軍事設施的嚴密控制如何極其弔詭的使一個濱海的普通小村落，一邊受到表揚與重視，又在另一套危險氣氛的營造下，被扭曲與污穢。而居民在內部對於軍事地景的轉義使用，更鬆弛了軍事地景原本應該有的緊張感，而成爲生活樂趣。雙口村沿著壕溝加蓋的土牆，原本是爲了掩蔽後方的軍人與百姓，但是在田野調查中，我也驚訝的發現，土牆不只消失在解嚴後，而是幾乎已經消失在人群的記憶之中了。

3.消失的土牆？

雙口村莊外圍的壕溝，寬六公尺，深三公尺。挖出來的土做成土牆架槍，土牆有二公尺高、二公尺寬。僅有一個出口，及今日碼頭口。出口處有木板橋，靠村子的一端有士兵站哨，監視村民出入。木板橋約一尺寬，只容一人通過，土牆內部還利用民宅築第二道防禦。

～戚常卉 2006：45

「林天先生記得幾年前雙口把土牆打掉，倒下的土堆用來填壕溝。當初是做壕溝挖出來的土做土牆，現在反過來填壕溝。壕溝在他的印象裡至少有六公尺深，土牆比人還高，從他家是看不到海的。」(戚常卉 2006：72)，「地方與地景令人可以將記憶依附其上，從事件中建構意義」(Stewart & Strathern 2003：3)。關於地景與記憶的溝連，這樣的解釋卻不成立於雙口土牆的建構與瓦解，因為土牆的記憶，已經在世代之中消失了。

還能說清楚土牆設置的林金樹說，因為土牆主要的成分是「泥土」的緣故，平常時候土壤本來便會持續掉落，若是受到雨水的沖刷，則更加速其「變矮」的速度。只不過民防隊要勤於修補土牆，把土又推上去，以讓軍方檢查。自解嚴以後，居民出入於土牆內外，時不時就用腳去踢一踢，土向下流失的速度便越來越快，不知道哪一天起土牆便完全消失了。我訪問民國 65 年出生的阿蘭，她對於村莊外圍土牆的記憶幾乎全然不存在，她家後頭的防空洞也只是小孩子常常跳上去玩耍的土塚，後來要建蓋工具庫，把土推一推，那些物件就都消失了。

Stewart & Strathern (2003)指出，「製作與再製作地方將歷史連結為一連續體，可以看出地方與社群之間的關連。故而，地景的討論提供更大的脈絡檢視地

方與社群如何定位，並且可以一方面定義權力關係的運作；另一方面，權力如何在地方層次上被強加與被抵抗。」雙口村的傳言有趣的地方是，軍事地景的建構維持了村落內對於「受到保護」的安全感，卻又使得民眾的生活必須與軍事化的措施全然連在一起，無論下田或下海都要受到監控。而雙口村土牆的建立與消失，更是在眾人的口傳之中莫衷一是。

雙口是烈嶼鄉軍事地景最密集的自然村，因為本身地勢、與大陸之間的距離考量，軍方在此地打從一進入便目的性的將其建構為一個「防守」型的軍事第一線。在民國五十七年之後的戰鬥村設計，更將村落的位置推向「適應未來戰爭，有效運用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軍事作戰，利用地形地物築構堅強之防守工事，加強各項戰備措施，展開全面戰鬥，達到戰勝敵人、殲滅敵人，固守各個村落，以確保戰爭（勝利）為目的；因此，戰鬥村的基本動員為組織戰地民眾保鄉，以切實之源國軍作戰（許碧霞 2000：64）。

然而，從村民的回憶之中可以發現，國軍任意徵用民居物品、建材作為軍事用途，對於本來生活就很艱難的村民而言，的確造成損失。但是，雙口的低平地勢，更不利於國軍的日常駐守，所以村內軍隊在山上蓋好軍營後集體撤出。將雙口村沿海築起具體邊界的國家力量，但是，被建設為戰鬥村，並且擁有土牆、壕溝、坑道等軍用配備的雙口村，卻讓大部分軍事構物並未發揮它應具備的軍事功用；反倒是，逐漸在遊玩與謠言之中，成為以特殊生活經驗附著的地景記憶。

第四章 離島或轉運站：當代景觀與邊界

在台灣，長期以來除了軍人和曾經是軍人的人，大多也從未涉足過這個小島。這裡是軍事禁區，四十年來，他完全隔絕於大陸，也半隔絕於台灣。

～沈衛平（2004：11）



圖 4-1 雙口沿岸的碉堡與地雷警戒線

1992 年，金門解嚴之後，大批土地的回歸民有，居民在重新獲得土地使用權之餘，與漸漸趨弱的軍方控制力量如何在邊界位置競爭？哪一些地景是可變動的，需要哪一些力量與意願；哪一些地景是始終不動的？因為什麼原因。變化中的地景如何被金門人吸納作為有利自身的生活利器，在軍事地景崩壞的同時，有沒有下一種型態的新地景崛起？金門的邊界性質讓它的地景現象與時而異，誰是

金門地景必須面對的下一個他者？本章我企圖以正在進行中的，當代軍事地景在金門的狀況與應用，以及金門縣當局對於金門在地發展的規劃，呼應前一章雙口村居民對戰地空間、軍事地景的回憶焦點。

4-1 解嚴與撤軍：離島村落空間變化

幾年前，軍隊撤離營區後，站了幾十年的木樁倒了，兩旁的鐵絲網固執地還想禦敵，卻連蝴蝶都擋不住。

～吳鈞堯，野墳（2002：8）

1. 解嚴後村落的空間歸還

雙口村內有一些防空洞被「綠化」的非常美麗，有梅花國徽，還豎立石碑有鄉長題字「健康快樂」⁵¹！有一些雜亂的堆著各式機具、有一些成了瓜架…還有另外一些已經拆除了，只在老人家以手比劃的空地上，還沒有安排好閒置土地上新用途（見圖 4-2、43）。



圖 4-2 美化立碑的防空洞



圖 4-3 長滿瓜藤的防空洞 (白宜君攝)

⁵¹ 2005 年雙口社區綠美化工程，2005 年完工紀念。



圖 4-4 空地是防空洞拆掉後的遺跡。

(白宜君攝)

一九九二，金門解嚴之後，村落內的軍事空間若是本來屬於民眾的，都可以申請拆除，然後轉為自身用途。需要準備的資料包括地籍謄本、防禦工事的照片、位置圖等，將其備妥之後，繳交鄉公所。鄉公所將其轉呈金門縣警察局保安課，要求批請核准之後，便可拆除工事。以下是實施要點⁵²：

金門縣政府處理民眾申請購回防空避難設備土地及拆除防空避難設備經費支用要點

- 一、 民眾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申請購回原被徵收、價購或徵購以闢建防空避難設備之土地；申請拆除防空避難設備與其經費支用，現行有關法規未規定者，依本要點辦理。

⁵² 特別謝謝金門縣警察隊保安課蔡世熊先生提供書面法源材料。

二、戰地政務終止前，民眾因被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以闢建防空避難設備之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予購回：

(一)、已無使用者：防空避難設備尚有抗力，而附近一千公尺內尚有其他公有防空避難設備足供附近居民避難之用。

(二)、事實已廢棄使用者：防空避難設備已無抗力，無法繼續供作防空避難之用。

三、民眾申請拆除之防空避難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予拆除：

(一)、公有土地上列管之防空避難設備顯已無抗力，無法繼續供防空避難使用。

(二)、公有土地上列管之防空避難設備尚有避難功能，惟對於社會治安、公共衛生、交通或公共安全危害重大者。

(三)、公有土地上列管之防空避難設備尚有避難功能，惟對於社會治安、公共衛生、交通及公共安全有所危害，但附近一千公尺內尚有其他公有防空避難設備足供附近居民使用者。

(四)、私有土地未經徵收、價購或徵購，而被政府闢建為公有防空避難設備，目前列管有案者。

四、經准予拆除之防空避難設備，以自費拆除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編列預算公費拆除之：

(一)、防空避難設備之拆除原因，係因公務所需，或因有害公共利益者。

(二)、私有土地未經徵收、價購或徵購，而被政府闢建為公有防空避難設備，目前列管有案者。

(三)、其他情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

由此實施要點來看，申請的手續並不複雜，也不需要民眾提出特殊理由。就粗略的估計，需要蓋屋的建地是一個主要原因。拆除經費分為公費及自費兩種，自費者通常是因為比較急著用地，自行請工人來拆除；而公費者一分錢都不用自己出，只需等待鄉公所的工作人員承接任務即可。解嚴時的西口村村長，正是雙口村民林安全，他說，當時光是要簽同意章，讓居民可以拿回土地的使用權，就是主要的工作業務。然而，居民拿回土地使用權之後，若不是立即需要使用，卻通常寧可讓過去的防空洞與碉堡棄置在他們原本在的位置上，除了蓋房需要，並不會做更積極的空地利用；換而言之，解嚴之後回歸民用的私人空間，可以作為一種「拿回土地」的聲明，在日常生活之中，軍事遺留正在轉化它的軍事用途（見圖 4-5）。

我在村落內部，將原本戚常卉（2006）所繪製的戰備時期雙口村軍事構物配置圖，重新依照今日村落內，村民自由使用的私人空間規劃，整理如下：

1. 拆除的（X）碉堡/防空洞：13 座。夷為平地後，有九座保持空地，六座建地置新屋。
2. 關閉、保存的碉堡：16 座。一座變成瓜架、四座停放機具、剩下的 11 座全部只是關閉不用。
3. 壕溝只剩一小段截做下水道，村內的公共空間多了籃球場與社區活動中心、遊樂場（黃色區塊區）。

金門縣烈嶼鄉雙口村目前地景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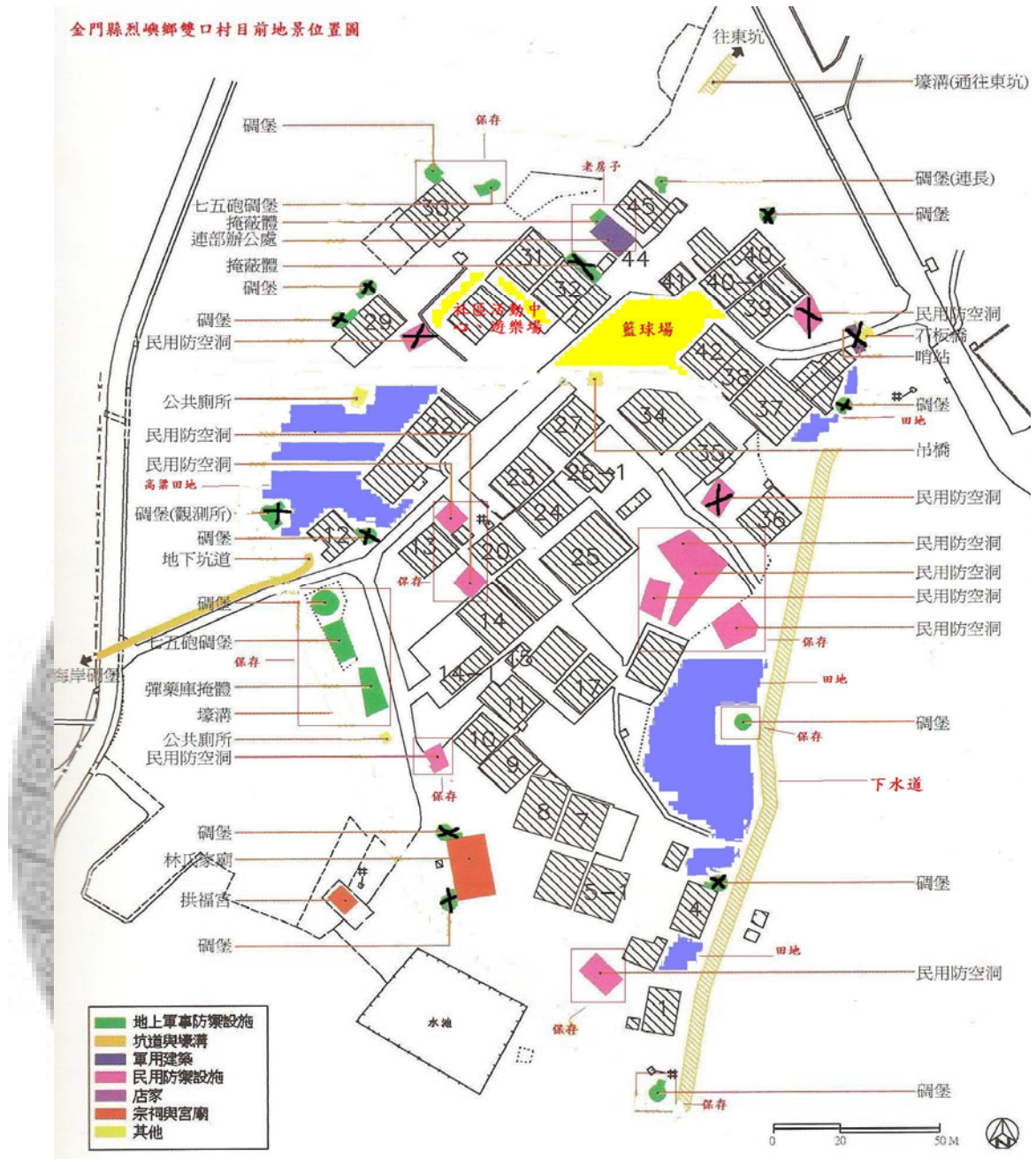


圖 4-5 目前雙口村的軍事地景變化

(調查、繪圖:白宜君)

2.雙口村民日常的一天

「碉堡和防空洞，是金門身世的另一種訴說。」

～吳鈞堯（2002：5）

天才剛亮，夏天的五點半。林金樹一大早就起床了，他先做早操，打完一套武術，再做做甩手。流流汗之後，回家換一件汗衫，喝一碗麥片，現在潮水降了，他準備要去海邊檢蚵仔，今天中午吃麵線或是做蚵仔煎？蚵酥也很不錯。

他的弟弟林庚午，最近這兩天剛從汶萊回雙口，新屋已經蓋的差不多了，就座落在老家旁邊，村莊口的空地上。爲了蓋這間屋，他去年向向鄉公所申請拆除過去的石堡，很快就批准下來了。他自己挖空心思設計，要起一棟 3.5 層樓的新式透天厝取代。一樓挑高，二樓、三樓都做成客房，可以讓兒女還有客人來訪時住下；三樓上方還有一間小閣樓，不是太高，是卡拉 OK 和打麻將的房間，讓鄰居可以一起來抬槓，等到蓋好就是雙口村最高的建築了。

工人正在忙，他略略看了一下，就轉頭到濱海大道旁的農地上採幾粒冬瓜，夏天消暑聖品啊！這片農地下面，是那條雙口村通道海邊的坑道，這是搬去台灣的人的地，他們從房子內部也可以通往地下坑道。可是他們舉家遷徙到台灣後，房子沒託人照顧，也就都壞掉了。左鄰右舍便利用前頭的空地種一些瓜類農作物，隨時都可以來採瓜加菜！

德友孀利用老家防空洞前面的空地曬芭樂，芭樂茶是德友伯最喜歡喝的夏日涼品，烈嶼夏天實在是非常的熱啊！德友伯躲在被瓜籐爬滿的石堡旁邊納涼，補

漁網。德友孀倒茶給丈夫喝的時候，看一看這個沒有用處的碉堡，碎碎念了起來：

「放在這裡，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用...」德友孀苦惱的說。

「這間碉堡石頭這樣...多漂亮，你要拆掉幹什麼！！做一個紀念也好啊！你看那個石頭弄得平平的，好好看哎。」林金樹剛好經過，聲如宏鐘的說。

鄰居炎公也起來了，妻子過世，孩子也都在台灣，現在只有一個人住。他利用家旁邊的井水灌溉種的幾棵木瓜樹、龍眼樹、芭樂樹、青菜...他說，這片土地「原本都是房子」，炎公爽然的說，「軍隊來了全部拆去做碉堡。」九十好幾的炎公回來雙口居住才三四年，在一九八〇年左右，因為妻子生病而搬去台灣看醫生，一過去台灣就住下二十餘年，房子空著給它壞，直到前三四年，妻子病逝，他才興起回家養老的念頭，這就花了一筆錢，把房子壞掉的、有砲彈痕地方的補好好，房子後頭原本通到一個碉堡，現在也碉堡拆掉，空洞也就補起來了，漆上米黃的油漆。新房雖然非常漂亮，炎公卻說：「過年還是我一個人去台灣找小孩一起過比較方便也省錢，反正我只有一個人。」

瓜藤下，擱了一張涼椅，炎炎夏日，在過去軍人與百姓協力所挖的壕溝的「墊基」之下，壕溝在解嚴之後泥土崩落，且不再維護，變得髒亂不堪，雙口居民遂乾脆要求鄉公所將其挖成一道排水溝，讓村中污水可以順利排出。

已經七十來歲的林益是現在雙口村所有高粱的種植者，他做這些農作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鄰居把田地全部交給林益種高粱，稍微收一點租金，收成的時候由他統一上交農會。林益早上巡完高粱田地之後，小孫子阿寶跑出來找他吵著要去海邊玩，林益就帶著挖蛤蜊的工具，拉著阿寶的小手，一起穿過碉堡來到海邊。

可是，德友伯永遠是去海邊最快的人。他不走大路，他走一條被劃在地雷區內的捷徑，走得久了，連草都被踩平了。

綠化美觀的防空洞，用的是林益家的地；林天家前面的防空洞，林天用來作為停放機具的倉庫。放著就先放著吧！反正，他們都不急著把地拿回來使用。

我考考六十五年次的阿蘭，村莊裡一些拆去防空洞的空地，問她有沒有印象這些地方曾經被佔用啊？她假裝生氣的說，「我怎麼會知道！！！」「就像妳家旁邊擺棵樹、種一朵花，妳會特別去注意嗎？」

4-2 戰地遺產與觀光產業

1. 戰地遺產的轉化

金門在解嚴後的若干年間，縣府以觀光立縣的基本態度，結合金門地區所謂「閩南文化」的人文風貌與「迷彩戰地」肅殺氣氛，針對地景部分推動兩個比較大型的觀光活。一個是 2003 開始，每隔幾年舉辦的碉堡藝術節，屬於全島巡迴性質；到了 2007 年，還特地到台灣召開記者會。另外一個是金寧鄉開始於 2002 年的石蚵文化節。這兩個活動，明顯都是要利用金門地區的在地生活特色，將幾乎失去效用的軍事地景，與生計空間包裝轉化，做為吸引觀光客的焦點。

全金門大大小小的碉堡高達三千多座之多，除了在村落內部，佔用民地的碉堡，可以申請拆除之外，在龐大的公用地上，宣稱「平封戰啓」（平時封閉，戰時啓用）的碉堡，如今已經失去原始功能。無法發揮軍事功用的碉堡群，金門縣在 2006 年為碉堡藝術節所做的文案如下：

今年十月份推出「金門碉堡藝術節」活動，希望藉邀請來自各地相關表演團體參與活動演出，並與特殊地景之藝文展覽結合，豐富其內容及可看度，吸引觀光人潮並結合藝術與觀光，塑造金門文化觀光形象。

金門碉堡藝術節活動的舉辦，計畫緣起於金門是個同時承載著渡海的僑鄉、閩南文化、戰地記憶及自然生態的島嶼。而金門碉堡藝術節就是要提煉出金門的歷史文化的精髓，並透過文化的包裝來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讓金門成為考古、懷舊、觀光商旅人士必經之地，人間的新天堂，創造活島新風情。⁵³

在連著幾次的活動中，金門縣文化局提出「讓藝術生活化」、「我的移動碉堡：帶著碉堡去旅行」等口號，召集金門地區與台灣地區的文史工作者，藝術工作者，重新利用碉堡素材。布置以碉堡為主的裝置藝術，以及拉長路線，以幻燈片與記者會的方式到台北宣傳金門的碉堡藝術，都可以看出縣府為求消除碉堡煙硝氣息的野心，將碉堡轉化為與「藝術」品結合的新嘗試。

而石蚵文化節的活動則是更訴諸於一般的觀光客、遊客。石蚵文化節的活動內容則偏向結合「傳統生計模式」與旅遊的新奇性。石蚵是金門特有的產業，但是隨著國軍進駐對沿海石料的徵用，與近十年來台灣的繩索技術引進後，金門的蚵石許多都埋入沙堆中，不再使用了。

我就聽到的資訊，歸納原因大約有四：

一、以石料養蚵比較麻煩，丙伯說，這些石頭都要一直翻來翻去，不然一直在背面的蚵仔，就會死掉。要一直照料這些粗重的石塊，比繩索麻煩很多，所以

⁵³ 金門日報，20060616

現在大家如果要種蚵仔，很多都開使用繩索了。

二、安全大嫂跟我說，過去的蚵石被阿兵哥徵收走之後，也沒有人再拿回來蓋起來，再加上現在的銷路也不長，國軍進入金門以前主要是跟廈門做買賣，但是現在的蚵仔要賣給誰呢？「有時候一天就可以採十幾斤，哪有人一天到晚吃蚵仔的？」

三、就算要賣給左鄰右舍，也只能拿個成本價，挖蚵石又相當辛苦，沒有力氣是採不出來的。

四、比如雙口海灘，時時都有大陸船隻開進潮間帶捕魚，許多蚵石都被船隻碾平，埋入沙堆，越來越稀少。

結合以上的考量，金門地區採取蚵仔以做生計產業的蚵民越來越少，在潮間帶一大片的蚵石，逐漸也失去了它的生計效應。目前的石蚵文化節只有金寧鄉推廣，文案如下：

本屆金門石蚵文化節，由金寧鄉公所、鄉代會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協辦。

石蚵，為金門特有的海蚵養殖方式，與台灣懸吊養蚵不同。石蚵養殖，需於近海潮間灘塗地豎立蚵石，讓蚵苗附著，藉由潮水漲退所帶來豐富的營養鹽及浮游生物，讓附著於蚵石上之蚵成長。石蚵養殖的過程，十分辛苦，須經豎石、車石等階段。採集的方式，稱之為「擎蚵」，還需挑著沈重的石蚵，步行灘塗上岸，才能進行最後的階段—剖蚵。

隨著聚落人口老化，需要大量勞力的石蚵養殖，已鮮有年輕人投入。為避免地方特色產業文化流失，金寧鄉連續七年舉辦了石蚵文化節，讓遊客深入體驗石蚵文化。11日石蚵文化節開幕時，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曾偉宏處長即表示：石蚵為金門特色產業，金門國家公園必定盡力配合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產業文化，也致力保存「蚵村」的文化資產。

本屆石蚵文化節，除熱鬧的開幕活動外，石蚵田體驗、導覽，及次日（12日）的擔蚵體驗、千人剖蚵等，將本年度石蚵文化節活動，推到熱鬧的高潮。⁵⁴

從縣政府所宣傳的觀光文案來看，將過去的軍事景觀、與金門在地生計文化視為可以推廣金門在地形象的觀光產業，是金門縣政府目前極力在訴求觀光客，以及謀求自身定位的一個方式。在這些行動裡面，我們看到，金門當局正在力圖轉型，將過去的軍事景觀、與民生物質，轉化為與藝術、觀光、「異國情調」、「永續和平」等的特殊地景。

2. 新地景的誕生

除了金門縣當局針對在村莊外圍廢棄的軍事碉堡，軍營，與蚵石，特別推行戰地景點觀光；在烈嶼鄉，也為了設置觀光誘因，極力美化烈嶼環境。

每一天都會看到許多工作人員沿著濱海大道修整木麻黃樹，將蔓生的枝葉除去，落得一片片灑落的枝桠。也每一天在大馬路上，看到沿著道路蒔花種草的工作人員，把一條條馬路拾掇的花團錦簇。工作人員日復一日的辛勤工作，但是烈嶼的道路上，除了本地人之外，卻鮮少有外人走動。工作人員埋頭苦幹之餘，也會對抬頭我笑一笑，說這些縣政府的政策，「都是為了觀光客著想。」（見圖 4-6）

⁵⁴ 金門日報，20090411



圖 4-6 每日在烈嶼大馬路上栽植
花卉的員工

(白宜君攝)

烈嶼鄉以招攬觀光客為主要鄉政要點，沿岸的碼頭、九宮坑道、濱海大道，都修整的乾乾淨淨，並將過去作為坦克車軍用步道的濱海大道(車轍道)開放為單車環島道路，在碼頭處的國家公園服務處，可以免費租借單車，直接騎上步道；另外，也因為車轍道兩邊種植極為密集的木麻黃樹林，每天也派專人修剪，以免遊覽車難以通過。

雙口下方的湖井頭村落，原為國軍對廈門的心戰喊話戰，在 2008 年，也整修完畢，作為烈嶼鄉唯一一個戰史博物館，在國家公園的策劃之下，內部設有懷舊的廣播設備、砲彈遺留，及望遠鏡，可以供給旅客由烈嶼遠眺距離大陸最近之處。

另外，除了軍事地景的用途轉向觀光化；烈嶼的當地作物，也呈現一番

新地景。現在整個烈嶼區的可耕種地，滿是高粱與芋頭的栽植。高粱是軍方進入金門之後為金門創造的經濟作物，芋頭則是小金門在謀求自身特色所發展出來的新興農作品。高粱一年兩收，全部交給酒場製作金門高粱酒外銷；而芋頭的種植則是烈嶼人在九零年代「一鄉一特色」的政策之下，發展出來強調烈嶼與金門本島不同的農產品特色。

農會幹部林安全的妻子說：「我們這裡的土質不一樣啦！重出來的芋頭就是特別鬆，特別香、特別好吃。這些小小顆的，妳只要蒸熟，想吃鹹的就沾點醬油，想吃甜的就沾一點砂糖，就會非常好吃了。」

烈嶼鄉公所所以每一年秋天所舉辦的芋頭節、芋頭比賽、芋頭料理競賽等活動，及烈嶼本地貢糖廠發展出來的芋頭酥、芋頭冰等芋頭加工副產品，推廣芋頭作為烈嶼鄉的主打農產（見圖 4-7、4-8）。

這些新地景的誕生，不論是為了觀光客的旅遊方便，或是刺激觀光客的消費意願，顯而易見的是，烈嶼鄉在解嚴之後，島嶼空間的重新規劃，除了民居內部對於軍事空地的重新利用之外，烈嶼鄉對於整體島嶼的空間規劃，改變空間設置的目標，主要是為了引進新一波的經濟來源。但是值得討論的是，使內部緊張的軍人撤出後，代表和平與消費當地特色的觀光客真的就進來了嗎？



圖 4-7 雙口村外的高粱田地,耕種者為村長



圖 4-8 芋頭田 (白宜君攝)

4-3 流動/變化的他者意象

過去的烈嶼鄉，是一個師級單位的駐守區。師級單位的軍人數目約莫是 10000 出頭。而烈嶼鄉當地實際居住的人口數，一直維持在 4~5000 人之間，與軍人人數的比例為 1：3 左右。過去烈嶼鄉西方村街道與東林村街道的繁榮商店街，都是為了提供駐軍消費場合。

自 1992 後，金門地區開始面臨撤軍的潮流，國軍因應新型戰爭型態的轉換，在離島駐紮大量的軍隊以不符合活用戰術的需求。金門地區作為「反共大陸的跳板」其時代建構出的前哨形象，也已瀕臨瓦解。國軍在這幾年來，以精實、精進、精銳三方案逐步加快的撤軍行動，明白表示新一代的兵力組織調整，其重點不會放在金門地區。目前，烈嶼地區的軍人數目，約莫以撤出 85%，僅是一個旅級單位的大小，餘 1000 人左右。

隨著軍隊的撤出，金門解嚴後台灣來的「戰地旅遊團」則是主要的觀光客來源，通常以救國團的形式包裝整套戰地旅行。但自從 2001 年開始試辦金廈小三通之後，湧入的客人，就不一定是抱著觀光、消費的期待進入金門了。

住在南塘村，從事旅遊業的蔡先生與我說，雖然地方上一直希望可以推動金門地區的觀光，並且雙面引進台灣與大陸的顧客。然而，連金門地區的觀光都難以發展，更別說是烈嶼。一般來說，所有旅行團在烈嶼只會停留三個小時，其中還要保留一個小時的吃飯、喝酒時間。在烈嶼的觀光路線規劃，大致上便是沿著濱海道路讓遊覽車周遊一遍。沿途上經過的一些廟宇或軍事用地，還有戰史館這些景點，會讓旅客下來走一走、拍拍照，或是在東林商店攤販處稍事消費，接著就全部帶到羅厝漁港吃海鮮，送到碼頭，結束行程（見圖 4-9）。



圖 4-9 烈嶼鄉觀光地圖（來源：烈嶼鄉網站）

下表 4-1 是金門地區 2002 到 2006 的旅遊人口統計資料，透過這張表格我們可以看到，經過金門地區的「旅遊」人數，在這五年以來，已經相當穩定，但是由當地人的說法，與「旅遊團」實際在金門地區的遊覽與消費可以證實，透過金廈小三通往返金門大陸之間的「旅遊」人口，才是決定性的多數。這些旅客並無法為金門地區帶來實質上的經濟效應，他們來去機場與碼頭之間，在金門並不會逗留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小三通的初始起點是利益金門，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之中，原來最大受惠者還是指從機場到碼頭，再到大陸的台商。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成長率
2002	84811	107313	126694	106019	424837	
2003	79912	48054	141716	114964	384646	-9.76
2004	86367	111899	139150	125182	462598	20.27
2005	96922	101573	142876	121360	462731	0.03
2006	95073	105713	134827	129688	465301	0.56

表 4-1 金門地區 2002 到 2006 的旅遊人口統計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白宜君整理）

金門地區在極力轉化自己戰地形象為觀光賣點的策略之中，可以發現，金門人急於要重新定義自己在兩岸之間的特色，區別與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營造出一種歡迎兩岸人士都可以在地愉悅消費的氛圍。但是就針對台灣旅客投入金門的消費力而言，訴諸台灣旅客顯然並不成功。那麼，誰是金門人下一步要面對與爭取的他者？在金門的邊陲化的過程之中，金門人如何周旋於外在環境，採取對自己有利的措施？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大陸的小漁船開進雙口海域，便在近海處撈捕魚貨。大陸船隻通常都是輕裝作業，像這樣只乘一葉扁舟，便四顧無人闖進雙

口海域的船隻非常的多，有時候甚至可以聽到漁民在船上的對答。



圖 4-10 在雙口海邊捕魚的大陸漁船（上圖）

圖 4-11 大陸漁船開進雙口海岸，被碾平的蚵石（右圖）（白宜君攝）

大陸「敵船」在雙口海岸如入無人之境的接近，天天與之相見的雙口村民並不以為意。事實上，如果說實施小三通並無法替金門地區，引進太多台灣觀光客的消費；那麼，小三通的實施，卻是大量的將金門人的消費力，引入廈門。

周五來廈門，周日回金門，這已經成為胡輝煌——一個普通金門人的生活方式，在金門同鄉中，和他一樣往來廈門過周末的，「大概可以裝好幾船吧」。按金門常住人口五萬來計算，平均每 7 個金門人就擁有一套廈門住宅，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⁵⁵。

這篇報導中，大兩引用金門人的口說聲明：「來來回回總是住酒店太不方便了，就像回家了卻跑外面住，說不過去的嘛！」、「應該說，這裡是金門與台

⁵⁵ 20071016 香港文匯報專題報導，「兩岸對開·直航融冰 廈門安居樂陶陶」（林舒婕）

北的結合體，有台北的繁華，也有金門的安逸，能在這裡享受到我喜歡的兩種元素，不愛都不行啊！」、坐船到廈門已經取代了飛台灣，到和平碼頭再步行十多分鐘，無論是麥當勞、肯德基，還是必勝客、味千拉麵，一應俱全。

事實上，有許多報導人也告訴我，現在有許多生活機能，依賴廈門比奔波台灣來的方便又省錢得多了。去廈門一趟只需四十分鐘，每一小時有一班渡輪，而金門本地人的船票比原價要便宜一半。所以，比如說看牙醫、買衣服、做頭髮，中小學生的畢業旅行，及週休二日消費的去處，廈門作為一個金門人的消費場合，其元素已經具備。另外，在共享的文化要素上，金門人則是常常會需要組隊去廈門進香、拜拜、為祖先做生日；在這幾年更大力推動一起過節（如元宵、中秋）的活動，共享漢人節慶的團圓感；並且也以成功的在中秋節創造博餅新傳統。2009年的秋天，更準備穿越邊界，移除障礙，一起游泳。

金廈兩岸八月要合辦「泳渡金廈」體育交流，為海泳安全，金門縣府要清除矗立海灘數十年的「軌條砦」。大陸廈門市長劉賜貴取道金門赴台交流，他昨天到小金門雙口海灘實勘，認為這是「好事」，也意味著清除過去的軍事對峙。⁵⁶



圖 4-9 要移除嗎？



圖 4-3 準備拆除的蚵石（白宜君/林愛蘭攝）

⁵⁶ 聯合報，20090330，泳渡金廈，金門清除軌條砦，記者李木隆金門報導

在論文付梓前夕，雙口村沿海的地景又要改變一次。廈門市長劉賜貴爲了2009年八月「泳度金廈」的活動，特地跑到雙口探勘「游泳」的路線，雙口海灘外的軌條砦終於有拆除的契機。目前的規劃之下，是從廈門市的詹厝到金烈海峽中的檳榔嶼稍事休息，再前進到雙口海灘。然而，關於雙口沿岸軍事地景的撤除與否，金防部卻與金門縣政府有不同步的考量⁵⁷。

只要金防部與國防部對於沿海的安全交出主要掌控權，金門縣政府與廈門市政府，所規劃針對泳渡金廈的「最短距離」，就再沒有過去六十餘年來，不可逾越咫尺的顧慮。從大陸船隻的侵入，小三通的金廈頻繁交流、到爲了游泳比賽準備拆除的蚵石。金門人對於「敵人」大陸的態度，正從營造邊界景象的軍事地景上瓦解。大陸顯然成爲金門人開始希望爭取的消費對象（無論是去消費，或是被消費），由下面這則金門縣長的專訪可以一窺一二：

「目前，大陸開放人民來金門的手續，不像金門到大陸那樣的便捷；如果廈門開放像金門一樣方便，金廈生活圈就可早日形成！」金門縣長李炆烽日前接受大陸廈門衛視專訪時作了以上表示。相隔不到一星期傳出大陸福建省將加快拓展閩台旅遊合作，爭取參照港澳「個人遊」辦法，實行福建居民憑「個人有效證件」前往金門，以及馬祖、澎湖旅遊。如果，大陸福建省此一政策真的實行上路，屆時如李縣長說的「對金門的繁榮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並帶動金門新一波的投資，真正形成金廈生活圈的來到！」

李縣長也表示，金門的觀光，過去以台灣客源為主，消費能力有限，不可能再成長；下一階段新客源要看大陸，如果大陸開放尺度大、開放快，金門發展就開快。所以，金門未來很多的事，端看大陸政策的寬嚴鬆緊而定，比如大陸同意大陸觀

⁵⁷ 詳見附錄二。20090508，倪國炎金門報導，「中央社金廈泳渡活動 李炆烽欲見陳肇敏尋求解套」

光客來金門自由行，就不一樣，或許金門初期設施不足，但沒有關係，長期的不足就帶動下一波的投資，希望將金門變成「慢遊樂活島」。

金門縣長李炆烽在接受 Taiwan News 英文報紙專訪時也表示，如果大陸觀光客客源可以穩定，就可帶動金門新一波的投資；同時，他強調只要政策開放，金門絕不會受到大三通影響，反而因小三通變成大三通，金門變得更大，不是被邊緣化。⁵⁸

害怕被邊緣化，以及持續被邊緣化，一直是金門做為國家離島的宿命。李元宏（1998）在馬祖研究的論文指出，馬祖在國共對峙之間所存在的前線位置，在解嚴後，地區選擇以利用「小三通」的策略，試圖「化邊緣為中心，化對峙為交流…加強道路、港口的建設，試圖再次成為福州經濟圈的一員；另一方面，利用戰地政務遺留下來的遺產，向台灣訴求「國家級風景區的公共投資，避免被「國家」所遺忘。從金門的例子看來，小三通的策略實施八年以來，並不能有效的將戰地遺產反映在觀光實力之上。

阮冠穎（2003）即對小三通政策指出較為悲觀的看法，她認為，金門的近年發展是一段與台灣同步卻不同調的歷史。與大陸福建同為閩南文化區的金門，經歷開墾、戰禍、移民、殖民，到現代化的過程。先是避禍的邊陲，再成為政治的邊陲。成為軍事前哨，是歷史上偶然的戲劇化的契機，解除戰地政務之後，又回到了邊陲的位置。這一個論點，的確指出金門在戰地任務解除之後，進入兩岸「轉運站」的小三通狀態後，卻仍然被邊陲化的窘境。與此態勢衝突的，金門縣長一再以反客為主的態勢，對台灣與大陸爭取主動性，高調邀請雙方的消費力量進入金門，帶動投資。其所不斷提出新的他者想像，試圖突破金門「邊地化」的

⁵⁸ 金門日報，「大陸福建，爭取開放居民來金自由行」，20090601

刻板狀態，如果拉攏台灣資源來不及，就展望大陸市場。在爭取雙方他者的進入投資的強勢表態之下，金門地區在邊陲的空間位置中，有不被邊緣化的能見度。

誰是「重要的他者」？Cohen(2000)以蘇格蘭的經驗提出，重要的並不是民族的「本質」，也不是其「內涵」。他以蘇格蘭的經驗提出，重要的並不是民族的「本質」，也不是其「內涵」，邊陲地區的研究關鍵便在於「邊陲」，其形式優先了內涵。英國在蘇格蘭的自我認同中，顯然扮演了「重要的他者」，政治操作在此一再重新設定集體認同蘇格蘭人透過不斷的界定「他者」為何，而凝聚我群的自決意識，與我群認同。

然而，Anderson & O'Dowd (1999: 596) 的顧慮，也能看出，對於邊境人民而言，「他者與我群在邊陲地區的區分」，會因為邊陲地區的特性，而產生重疊與混亂的情形。他說，邊境地區就像是濾器 (filters)，「這個濾器擁有非常多面向的可滲透性與多孔性；它的邊區「地位」使其界線有身兼交換、區分、滲透等功能。」在金門的例子裡面，可以保護中心純正的高性能過濾器，只在冷戰時期作用。事實上，金門的歷史過程裡，一直不斷需要引入「他者」的協助：從下南洋時期需要大量橋匯的注入，到現在極力爭取兩岸前往金門投資與消費的意願。

金門地區的政治空氣已經改變，金門當局在自覺意識之下，思索如何讓金門不是被戰爭利用殆盡之後廢棄的孤島的策略，便是將濾孔放大，盡量讓兩岸的人與貨物能夠出入自如，利益金門。但是這樣一來，對於其中一方資源的強烈需求與依賴，必定會造成可以預見的在國族上自我認同上的危機。

第五章 牆與橋：建構中的結論

世界上見證新移民最多的橋、自由身世最顯赫的橋，


被歷史命名做：金門大橋！

啊！金門！花崗之岩海陸之門千年的人文島！

歡迎大駕！君臨金門！每一位都是建橋的工程師！

歡迎醉飲金門酒，用橋建出彩虹一般的神奇！

～鄭愁予〈橋的邀請〉20090214



在進入論文尾聲之前，台灣當局對於金門建設的遠景，再次提出了「建橋」的計畫，成為當地所矚目的新聞。有關金門對廈門，金門對烈嶼的兩座「建橋計畫」，一向被金門當地人笑指為「選舉大橋」，是一座國王的新橋，所謂「選舉大橋」，意指只有在拉抬選情、刺激選票的時候，「金門大橋」才會又浮出水面，為政策背書。只在耳聞中，從來不用盼望，西口村村長說，這叫做「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然而，自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於 2008 年贏得總統大選之後，金門大橋難得在選舉過後繼續列入討論，在最新的討論裡，金（門）烈（嶼）的交通方式，似乎又出現了陸路的契機。

行政院長劉兆玄日前聽取經建會所提「金門中長期綜合發展計畫」，各界關切的金燈大橋興建計畫，經討論效益評估，已排除列為優先興建項目，取而代之的是興建金烈大橋（金門到烈嶼）。

至於金門民意希望興建的金燈大橋案，包括交通部長毛治國在內，都認為興建金燈大橋花費經費高，效益卻有限。規劃路線建議從金門五龍山連接廈門的大燈，

全長八點六公里，經費達一百零一億元，其所連接的地區並非熱鬧的廈門地區，興建經濟效益有限。至於金烈大橋，至少可連絡大小金門，有助金門的觀光發展，也能得到較多的支持⁵⁹。

我在一得知消息，馬上與雙口村的朋友阿蘭聯繫，蠻高興的跟她說，看來這一次的橋是真的了。阿蘭卻從網路上丟了一個吐舌頭的表情給我，淡淡的說，「沒想到你還在關心我們這邊的事啊。」不過，橋在哪裡還不知道呢！晚上打電話給金樹伯伯，問他關於建橋的計畫有什麼期待。金樹伯伯啐了一口，「橋還不知道會不會蓋成啊，還有很久呢。」

台灣當局對於金門建橋的作為搖擺，遠遜於軍管時期的一令下達，便全區戒備，雷厲風行；金門島群之間到底會不會有一座即將成形的橋，瓦解金門被邊界化的意象，轉而對大陸重新建構以「聯絡」、「溝通」、與「交流」的關係，還可以繼續觀察。

5-1 研究成果

在論文的尾聲，我總結本論文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

我的研究主要針對金門地區目前研究的遺漏，從當地人對軍事化地景的口述歷史為主軸，以軍事地景的變化與應用為切點，目的在於回答金門人的邊陲認同如何形塑、建構並且持續變化。因此，我對於這個研究大概有以下幾點野心：

首先，要區辨烈嶼包括在金門地區中，實在但未被突顯出來的「前線中的前線，離島中的離島」地位。

⁵⁹李順德／台北報導，聯合報，「這橋取代那橋 金嶼 out」，金烈 in 2009-04-11/兩岸，

過去所查閱的相關金門地區文獻，雖指稱以「泛金門區域」為研究單位，但研究範圍常常只以金門本島概論全體金門，猶有甚者，第二大島烈嶼地區（俗稱小金門）的討論更是付之闕如⁶⁰。然而，就我的觀察，烈嶼人（小金門人）自認為其在資源、語言腔調、民俗厭勝物，與金門本島皆有歧異；烈嶼上村落移民的來源固然有自大金門遷居（東坑呂姓等），然而大部分都是直接由大陸福建遷徙而來。

另外，解嚴後金門本島的快速觀光化，大小金門無論在生活形態、資源分配、空間地景、甚或對土地上農產作物的認同投射都有顯著不同。記得一次與大金門古坵人楊大哥提及我做的是小金門的研究，他一語道破的是「妳說『小金門』不太好吧，」他馬上反應著，「『烈嶼』跟『小金門』的意思是不一樣的，他們會喜歡妳說『烈嶼』，而不是『小金門』。」

除此之外，關於國共冷戰時期的砲戰經驗，烈嶼鄉長林金量自述，「當年，烈嶼只因距離大陸（廈門）太近，首當其衝，面積、人口約佔金門縣的十分之一，然金門歷次砲戰，烈嶼都承受了半數以上的砲彈。」（林馬騰 2003：11）、「若說金、馬是捍衛台澎安全的勇士，烈嶼就是勇士手中的盾牌。」烈嶼地方文史工作者林馬騰說（林馬騰 2003：14）。此其種種，使得烈嶼既為金門地區整體空間歷史的一環，分享共同的歷史遭遇，又保有自身的獨特軌跡、生活氛圍、戰爭經驗，及自我認同。我透過烈嶼西北方的「雙口村」所做的個案研究，可以證實透過「雙口」的歷史脈絡，與人在其中的游移及生活經驗，地景與政治、認同與記憶其中的確交錯複雜的動態關係。

再者，在完成一本烈嶼地區的民族誌動力之下，金門地區的特殊性足以支持

⁶⁰ 目前討論烈嶼地區的專書論文只有一本：洪曉聰，《烈嶼傳統聚落之研究—村落領域關係、擇址和空間組織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4

我在軍事化地景，與邊陲認同的動態型塑過程裡，看到更廣大的政經、空間脈絡。雖然她只會是一個小地區的民族誌，但是從地景上人為的運用、策略與改變，與當地人對於地景的認識、記憶、與詮釋，地景在權力角力的過程中的形塑與功能，與地景本身的物質能量，這些交互關係將透過口說與身體實踐而展現。

透過在地人的觀看、回憶、與述說，政治邊陲上的軍事地景衍生出來的封鎖與開放如何產生意義？小金門雙口村的邊界位置與其認同感的關係為何？金門地區的邊陲位置除了同時存在「戰略前線」與「國家離島」退不得也進不得的雙重定位之外，我認為雙口村的田野材料同時具備自我言說的能力與定位詮釋，只是過去的研究很少碰觸這一塊關於景觀建構與邊界認同動態的勾連關係。

第三，烈嶼的軍事地景在內戰初期大量的建構，造成傳統閩南聚落空間大幅度且強制性的改變，傳統以生計模式與風水思維為空間配置主要考量的農漁村，在短時間以國防安全為唯一準則迅速起了許多變化，軍事地景大幅度且迅速的安插介入生活場域，與傳統房舍共同使用空間。在經歷五十年來的政治局勢變化與不同世代的生活體驗，自變也他變的軍事地景漸漸有消失、修整、頹傾、荒廢、與再利用等各種不同樣貌變化，這些不同的樣貌，反映出不同世代對於村落位於邊陲位置的理解。繼而我們可以思索，金門做為邊界的性質，到底可以帶出哪些討論。

綜合以上野心，與田野成果，我分為總結「地景與記憶」、「流動的認同」兩個議題，討論如下：

5-2 地景與記憶

根據我們對於地景的實踐與瞭解，我們應該要接受，地景是失序的，也是凌亂的。

~Bender 2006:310

某一方面來說，空間這個元素，無疑會經由權力而被結構；而經由權力改造的空間，在過程中處處可見留下遺跡。然而，這些遺跡，可以說是結果，卻不可以說已經完結；可以說明權力，但是卻不能以權力窮盡詮釋。在邊界空間上，從地景的建構、運用、改造、崩解與記憶等做研究，可以發現地景的多義性可以反射不同層次的邊界記憶。

這本論文所處理的雙口村個案研究可以顯示，對於金門區域而言，最後我想提出「大海」這個媒介的開放與否，以及邊界上牆與橋的意象，來討論金門地區邊界化的現象。

從第二章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到，在明末清初時期，金門被兩造勢力所拉扯著；這一波勢力拉拒，直接反映的，便是清政府對於東南沿海一帶的海禁政策。將海域封鎖住，人群不准移動，國「界」便自然而生。無獨有偶，進入雙口村的國軍，也是這樣把金門的邊「界」化，建構它做為台灣前哨站的邊界性質。雙口村沿海村落搭建的土牆，與海域地區拉起的地雷網、碉堡、軌條柴、與地雷架，這些防禦工事的建立，並不是只在展演建構在物質層面上的國家安全而已。這些具有強烈物質效果的工事，同時也一層層阻隔了雙口村民對於海域的親近性，並且封鎖村落往望看、往外走的視野，令海域是危險的彼端。

由這兩段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推論出，在歷史過程中，海域若能開放，金門地區的「邊界」性質就弱於「邊陲」性質，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可以任意穿梭

餘島群之中，從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牟取利益與養分；而當海域封鎖的時候，它的邊界性質會被中心強化為領土掌控權的終極之處。因此，中心反而會加重對此地區的管控，與禁鎖，以防其成為國防安全上的漏洞。

換句話說，金門做為邊界，也是一個被建構得出的地景現象，而透過不同世代的記憶焦點，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地景現象始終在過程中變化，對不同經驗的人群，存有不同開放程度，與所依附的價值，這裡對於當地人所產生的歧異性與錯置感，我想指的是飄移在邊境上的認同。

5-3 流動的認同

活在當下卻不知當下因何而來一直是我的困惑。但，這個謎一般的當下，從我誕生金門即已如此。窮人種田、捕魚，富人經商，大家一心想逃離這個島，到另一個島過理想中的美麗生活…每一個世代都像一個斷代，我們活在海濤跟樹濤之間…

～吳鈞堯，我的斷代島（2002：3）

Augelli(1980)指出，所謂的邊境土地（borderland），意指在歷史過程中兩個新興國家之間文化重疊與政治不穩定的地區；於是，對邊境人民而言，關於國族的認同與忠誠，也會時常處於混亂之中。被簡明強烈定義的國際界線既不存在，位於邊境前鋒的地區也就是提供絕佳的機會互相滲透(interpenetration)與搖擺(sway)。邊境上的人民並不十分思慮「法界」，因為它是做為國家「補充性的領土」。所以，其活躍在經濟與社會互動緊密親鄰的周圍邦交；於是，邊境居民與國家核心區塊之間的關係也通常是脆弱的。

雙口的例子有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它在一個被建構出來的邊界上，凝視得到對岸大陸，卻又偏偏屬於距離較遠的台灣。透過雙口村目前正在瓦解的軍事地景看待國族認同，可以看到，在軍事地景所蘊含的象徵與實質意義之中，當地人不斷在活用這一些人為的建構物：舊地景的移除與再利用，新地景的誕生，所包含的並不是認同本身，而是個人與不同國家之間在不同的認同層次上對話。

而如果說雙口是僅是一隅邊境土地，那麼整片金門群島就是一塊邊境區域（border zone）。金門人說自己是「未淪陷的大陸人、講閩南話的外省人」，這種自我調侃的話語，換一句話說便是，位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金門人就是金門人，他並非大陸人、外省人、或是台灣人。如果不談及意識型態或是民族教條，在只有一個宗主國的情形時，金門就是國家邊陲；但是若有兩造強勢力量在此引發爭端，金門就會被建構成一個兩造都盡力維持的邊界。換句話說，作為一個邊境區塊（border zone）存於島嶼與海之間的金門，碰到的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如何悠遊轉換自身國族認定的問題。

Cohen(2000)指出，個人經過自身經驗而建構何謂國家，同樣具有影響性的，則是他們身處的環境。國家是一個象徵性質的群體，在社會層次上集合了所有的差異性，並不是種族與民族之類的區分，其象徵的意義形式遠超過內容。

在金門的現況中，金門的弱勢在於，除去台灣的國防需要，或是對「中原」、福建的文化祖源依歸之後，他只能回到一個蕞爾小島的位置；而若是文化或是政治的邊界性逐漸失去他人認證的意義，那麼金門也會失去自我定義的舞台。所以，金門自身的反擊，便是既然位屬邊界，那就兩邊都不可放掉。然而，夾處於兩造勢力之間，當地人如何處理夾在兩造之間的自我國族認同，儘管為自己留下後路，對兩力都友善看待，外人都還是會有可能以單一的國族認同來要求金門。

有一篇有意思的新聞，可以在論文結束前，簡單閱讀，以更切實的看見金門人長期以來生活在邊界的處境，並不只造成自身在國族認同的曖昧不明，與遊移；外界對金門的看法，也會陷入混淆。

出生地寫福建 金門人辦美簽遭拒

記者:黃子瑀 (20080610, 台北報導)

真的是無奈的金門人，楊先生拿著中華民國護照，以及英語學校的入學許可證明，到美國在台協會辦理遊學簽證，沒想到卻遭到拒絕，疑似就是因為護照上出生地寫的是「福建」，面試官就把他當成「大陸人」。

楊先生：「看到我的資料就問我說，你什麼時候從大陸來台，後來就給我一個拒絕的資料，就說你不是台灣公民，我沒辦法給你美簽。」

金門人竟然不算台灣公民？楊先生難以置信！而且還是被認為有移民的企圖，拒發非移民簽證，讓他無法接受。楊先生：「不了解台灣的主權，是包括台澎金馬，我同學出生地在台北，出生地就寫 TAIPEI。」

記者：「都沒有問題？」楊先生：「對，我覺得真的有點誇張。」

5-4 研究限制與期待

在這本論文之中，我歸結我的研究限制有以下五點：

一、烈嶼地區的史料付諸文字的並不多，唯一的鄉誌還是 2006 年才熱騰騰出版的，所以在描述史料的部分，不可避免的需要大量引述金門地區的大框架；

二、田野時程並不夠長，主要集中在四個月左右的寒暑假期間，其實會忽略了在中間的時節所發生的事；

三、討論空間變化的論文裡，我卻困於「軍事機密」與過去「保密防諜」的訓練使然，收集不到過去戒嚴時期村落的舊有樣貌，與軍事地景「正常」啓用的照片與地圖，只能聊以耆老的回憶捕捉軍事化生活的樣態，實在是此一研究的最大缺憾。

四、以軍事地景作為主要關注的切入點，實在是因為現代金門的軍事化歷史有其特殊性，由此著手調查地景的變動與人群對此的詮釋，更可以看出當地人對於自己的認同與外在聯繫之間的關係。然而，也就是地景有自變及他變的雙重能力，在調查過程中，便可發現地景時時因不同策略及環境在變動，實在不曾靜止過，更不可能靜止於這一本論文的結束。（初稿完成前，雙口海灘外的軌調砦才又有了變化⁶¹。）

五、自從 1992 解嚴之後，金門人開始能在空間中自由移動，那不只在村落之間，而是出入金門的動機跟能力都大幅增加。尤其是 2001 年兩岸開放小三通之後，金門出入台灣及廈門手續都很簡單，增加了金門人的能動性。由於烈嶼島上退休老人居多，過去經歷戰亂的耆老，如今遊走兩岸之間，進進出出成為生活中的常態，所以田野裡的報導人離開與出現的頻率不一定，也很難追蹤。

雖然機緣難遇...在論文漫長的資料收集、訪問、與寫作過程之中，非常謝謝金門鄉親的大力幫忙。這一份碩士論文只是嘗試討論一小角關於金門人邊境故事

⁶¹ 中央社記者倪國炎金門 5 月 8 日電。2009 金廈海峽泳渡活動，預定在 8 月 15 日舉行，對於活動場地小金門雙口海灘軌條砦移除問題，在軍方仍有意見下，金門縣長李炷烽今天決定將面見國防部長陳肇敏尋求解套。（詳見附錄）

的樣貌，藉著他邊境特質上地景的起落與應用，切入金門人慣於流動的身份、個人經驗、與族群認同。「邊界」作為一個被建構出來的現象，在金廈交界之處正在發生的變化，此熱騰騰的議題，值得更多研究者投注心血繼續深入觀察。



引用書目

Anderson, James , and Lian O'dowd

1999 Borders, Border Regions And Territoriality: Contradictory Meanings, Changing Significance. *Regional Studies* 33.7:pp.593-604.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Sovereignty without territoriality: notes for a postnational geograph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 locating culture*. S.M. Low and D. Lawrence-Zúñiga, eds. Pp. 337-350.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Ashworth, G.J., and Brian Graham, eds.

2005 *Senses of place : senses of time*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Ashgate.

Augelli, J, P.

1980 Nationalization of Dominican Borderlands. *Geographical Review* 70:19-35.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F. Barth, ed. Pp. 9-38.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A. Cohen, ed. Pp. 17-36. New York: Routledge.

Bender, Barbara, ed.

1993 *Landscape :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Providence: Berg.

2002 Contested landscapes: medieval to present day. *In 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V. Buchli, ed. Pp. 135-174. Oxford ; New York : Berg: Berg.

2006 place and landscape.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C. Tilley, W. Keane, S. Küchler, M. Rowlands, and P. Spyer, eds. Pp. 304-324. London: SAGE.

Benedict, Anderson, and 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臺北市: 時報文化.

Braverman, Irus

2008 'The Tree is the Enemy Soldier': A Sociolegal Making of War Landscapes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Law & Society Review* 42,(3):449-482.

Cohen, Anthony

2000a Introduction- Discriminating relations: identities, boundary, and authenticity.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A. Cohen, ed. Pp. 1-13. New York: Routledge.

2000b Peripheral vision: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bjective correlative in Scotland.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A. Cohen, ed. Pp. 145-169. New York: Routledge.

Donnan, Hastings , and Thomas M. Wilson

2001 *Borders :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Oxford: Berg.

Feld, Steven, and Keith H. Basso, eds.

1996 *Senses of place*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Jarman, Neil

1993 *Intersecting Belfast* *In Landscape :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B. Bender, ed. Pp. 107-138. Providence: Berg.

Melko, Matthew

1992 Long-term Factors Underlying Pea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zation *Peace Research* 29(1):99-113.

Miller, Daniel, ed.

1998 *Material cultures : why some things matter* London: UCL Press.

- Pavlovich-Kochi, Vera, Barbara J. Morehouse, and Doris Wastl-Walter, eds.
 2004 *Challenged borderlands : transcen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Burlington, VT Ashgate.
- Rumley, Dennis, and Julian V. Minghi, eds.
 1991 *The Geography of border landscap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aunders, Nicholas J.
 2002 *Bodies of metal, shells of memory: "trench art" and the Great War re-cycled* *In 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V. Buchli, ed. Pp. 175-206. Oxford ; New York Berg.
- Selwyn, Tom
 2001 *Landscapes of Separation. In Contested landscapes : movement, exile and place* B. Bender and M. Winer, eds. Pp. 225-240. Oxford, UK ; New York Berg.
- Stewart, Pamela J., and Andrew Strathern, eds.
 2003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terling, Va. : Pluto.
- Strathern, Andrew
 2004 *Empower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future : the Duna people of Papua New Guine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illey, Christopher
 1994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 Oxford, UK ; Providence, R.I: Berg.
- Ucko, Peter J., and Robert Layton
 1999 *The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 shaping your landscap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era Pavlovich-Kochi, Barbara J. Morehouse, Doris Wastl-Walter, ed.
 2004 *Challenged borderlands : transcen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Burlington, VT Ashgate.
- Wilson, Thomas M., and Hastings Donnan, eds.

1998 *Border identities :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Border identities :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王志弘，徐苔玲譯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伊藤憐之助

1938/2008 日據時期金門調查實錄 1937-1945. 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

江柏煒

2004 閩粵僑鄉的社會與文化變遷. 金門縣金寧鄉 金門國家公園.

2005 金門戰事紀錄及調查研究二. 金門縣金寧鄉: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米復國

1995 金門與澎湖地區傳統聚落及民宅之調查研究 臺北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余光弘，魏捷茲編, ed.

1994 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 臺北市: 中研院民族所.

吳培暉

1991 金門聚落的變遷與空間意義的再界定, 淡江大學

吳鈞堯

2002 金門. 台北市: 爾雅.

2007 凌雲 : 金門歷史小說集. 一九四九-一九七七.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文化局.

呂合成編, ed.

2007 烈火粹煉的島嶼 : 烈嶼鄉耆老「口述歷史」彙編 金門縣烈嶼鄉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2008 烈嶼風情. 金門縣烈嶼鄉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宋奕佳

1998 邊陲地區之社會-空間轉化研究--後軍管時期馬祖個案分析, 國立台灣大學

李元宏

1997 軍事化的空間控制-戰地政務時期馬祖地區個案, 國立台灣大學

李仕德

2004 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文化局.

李錫祥

1997 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沈衛平

2004 「八二三」炮击金門. 北京: 華藝.

阮冠穎

2003 跨界地下經濟:「金門小貿易」之社會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

林天生

1993 林氏族譜. 金門: 自費出版.

林文炳

1993 金門民居形式及意義變遷之研究, 淡江大學

林秀幸

2007 界線、認同和忠實性: 進香, 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 臺灣人類學刊 5(1):109-153.

林馬騰

2003 烈嶼的烽火歲月.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立文化中心.

金以蕾

1993 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

金門縣文化局, ed.

2008 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金門縣: 金門縣文化局.

洪受, 吳島校釋

1568/2002 滄海紀遺校釋 台北市 台灣古籍.

洪國正

2002 烈嶼鄉鄉志. 金門縣: 烈嶼鄉公所.

洪曉聰

1994 烈嶼傳統聚落之研究—村落領域關係、擇址和空間組織之探討, 國立成功大學

胡璉

1976 金門憶舊: 台北市: 黎明文化.

徐雨村

1996 國家力量、人口流動與鄉民經濟變遷: 以金門官澳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研究小組編撰, ed.

2004 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 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

張梨慧

2008 金門觀光發展的越界凝視, 國立臺灣大學.

戚常卉

2003 金門戰事紀錄及調查研究. 金門縣: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6 雙城故事: 金門田浦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金門軍事地景與集體記憶報告). 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

許碧霞等

2000 金門島上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研究: 期終報告. 金門縣: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衍秀

2002 Another Place, An/ Other Place: 《流離島影》初探: 變遷的歷史脈絡中「流」轉「離」散之「島」影. 文化研究月報 14.

湯文昊

1991 金門地景空間變遷之歷史社會分析, 淡江大學

楊加順編,

2006 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文化局.

董群廉、陳中禹記錄整理

2003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 臺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

蔡振念

2006 水的記憶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政府出版.

羅德水

2000 兩岸關係發展與金門定位變遷之研究---一個金門人的觀察, 淡江大學

顏炳洳

2007 擎天: 金門歷史故事集.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文化局.



附錄

附錄一：正常國家決議文(台灣教授協會版本)

壹、前言

台灣人民繼承了先民筚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開拓精神，融合了胸懷包容、視野寬闊的海洋氣質，在爭出頭天的坎坷歷史過程中凝聚成了生命共同體，更在推翻落伍、荒謬的「中華民國」的艱苦鬥爭中，塑造了一個新而進步的民族。台灣民族所追求的是什麼？所追求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正常國家，公平合理的幸福社會，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

台灣人民在九十年代創造了「寧靜革命」的政治奇蹟，使本土的民進黨在 2000 年取代了外來的「中國國民黨」(中國黨)執政。然而，民進黨執政七年來，擺在人民眼前殘酷的現實是：雖然已經有超過 70% 的台灣住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卻有一小撮外來政權的舊勢力堅持他們是中國人，堅持台灣人必須繼續接受他們過去藉政治暴力強行灌入台灣的「中國化」，堅持「終極統一」，這些人被容許繼續盤踞大部份重要的政府公職和支援體系，頑強地阻止、破壞台灣國家與社會的正常化。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另一個障礙來自民進黨的執政團隊：他們迷失在權位的享受和選舉資源的儲備，喪失建國運動的理想和熱情，自囿於「中華民國」這個踐踏台灣人尊嚴的荒謬體制，遵循外來政權用來維護少數「外省權貴」統治多數台灣人的不正常制度和政策，漠視對廣大台灣農、工、漁民等弱勢族群的公平照顧。因此，自然無法激發群眾熱情，展現蓬勃的創新、改革氣象，推動國家正常化。

今(2007)年七月，陳水扁總統連續兩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申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兩次申請都被迅速退回。只要台灣繼續連接「中華民國」，聯合國就有充分的理由根據聯大 2758 號決議拒絕台灣。隨著中國霸權的崛起，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將更加艱難。

「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強架在台灣人民的枷鎖，它是台灣人民應該拋棄的包袱。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尊嚴和權力，我們對處理國家正常化有如下的主張和說明：

貳、主張

一、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與中國互不隸屬，其領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以及國際法所規定之領空與領海。將來，金門、馬祖的住民應該依「住民自決」的原則決定其歸屬。

二、日本在 1952 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的舊金山和約，明白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之後，台灣人民未曾有機會在理性、公義的社會環境下同意歸屬「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不具合法性。

三、台灣在邁向國家正常化的過程中，有關正常化或有全國性爭議的重要議題，應由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基於主權在民的原則，現行「立法院」在台灣新憲法實施之前，無權對公民投票的議決方式和結果加以任何約制。

四、制定新憲法，向世界各國正式宣布終止「中華民國」，並即改用「台灣」之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並和目前以「中華民國」之名義所建交之國家，重新談判建交。

五、在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中共)放棄武力犯台之前，台灣不能完全仰賴美國之保護，必須擁有自保及嚇阻性的國防武力，使台灣能於外海遏止中國之侵犯。

六、成立「國家正常化委員會」，規劃國家正常化之執行方案。

七、成立「轉型正義委員會」，規劃轉型正義之執行方案。

參、說明

一、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從 1895 年迄今，長期脫離中國，不是中國的領土。就如荷蘭、西班牙及日本諸強權一樣，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並沒有國際法的依據。至於金門、馬祖，由於其與中國有較長遠的關係，基於尊重人權，應該依「住民自決」的原則讓住民決定其歸屬。英國劍橋大學備受國際學界尊重的國際法學者克洛福（James Crawford）教授曾說明：「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其理由是「台灣從未自我主張自己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國家」。由此可見，台灣應該在各種國際場合與文件，公開主張自己是一個獨立國家。

二、「中華民國」是過去中國黨流亡集團強架於台灣人民的枷鎖，長期以制度性暴力和族群歧視政策，剝奪台灣人的政治的權利，掠奪台灣的社會和經濟資源，以劣質文化(集体性的偷、盜、搶、騙、拗)來污染善良的台灣社會，建立以中國

黨為核心的營利共犯結構，用以維護其少數「外省權貴」統治多數台灣人的邪惡政權。即使從李登輝主政到今天民進黨執政的時段，中國黨仍然擁有龐大的非法資產和根深蒂固的共犯結構，不公不義地操弄其黨羽及台灣社會，甚至公開「聯共制台」，無所不用其極。七年來，民進黨的執政團隊試圖遵循「中華民國」體制推動國家正常化(和轉型正義)，當然，寸步難行。如今，唯有回歸真實，宣佈「中華民國」體制沒有合法性，直接由人民做主，有效推動國家正常化。

三、「立法院」是外來政權舊勢力所盤踞的重要山頭據點，是台灣社會最大的亂源。他們違法濫權破壞台灣的政治運作、阻礙民生發展並削弱國家安全。他們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濫用預算審查權是爲了奪取更多政治和經濟資源，並阻撓行政部門的正常運作和改革措施；濫用立法權是爲了進行政治鬥爭和保護舊勢力從舊時代掠奪來的資產和特權；阻礙重大民生法案是怕本土政權展現政績，獲得台灣人民肯定；削弱國家安全是爲了讓中共的武力威脅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訂「鳥籠公投法」是爲了繼續剝奪台灣人民作爲國家主人的權利，讓外來政權體制得以拖延生命。最具長期性嚴重後果的是：舊勢力企圖以立法（如直航條款）使台灣在法理上更難擺脫中國的主權糾葛。這樣踐踏台灣的「立法院」是台灣人民革命先要推翻的目標，在邁向國家正常化的過程中，他們當然沒有發言權。

四、「中華民國」早已被大部份的台灣人所唾棄，更早在 1949 年就被中國人民所唾棄。使用「中華民國」國號不但壓縮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更給予中共似是而非的理由，誤導中國人民盲目去支持中共收復過去「中國的神聖領土」。因此，正名制憲終止「中華民國」是刻不容緩的急務。以台灣新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並對目前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義建交之國家，應該立即改用「台灣」之國名和他們談判建交。任何成功的重新建交，都會幫助強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主權國家地位。

五、中共長期以武力犯台來恫嚇台灣人民，近年來增加到將近 1000 顆飛彈對準台灣，但軍事專家都同意，只要台灣建置足夠的嚇阻性國防武力，維持和美日防禦系統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那麼，發動侵台戰爭是中共的最下策。近十年來，中國市場普遍被先進國家打開，加上網際網路的高度發展，使中國人民得以及時地掌握世界的動態，利用部落格網站和電子郵件暴露中共的腐敗、傳播民主思想。儘管中共極力監控網際網路上的言論，共產黨專制政權已經無法繼續阻擋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潮流。改善經濟是中國人最大的期待，戰爭不是中國人的選項，中共必須接受現代社會的思潮，撤除飛彈，和台灣建立和平的國家關係才是上策。

六、過去，中國黨外來政權利用政治暴力和獨裁威權，處心積慮建立不正常的體制，用以維護其少數「外省權貴」的特權，及外來政權的延續。這些不正常體制

所衍生的不正常現象在台灣社會俯拾皆是：媒體過去就是配合外來政權壟斷資訊、執行愚民政策的工具，現在是醜化本土政權、歌頌中國唱衰台灣的宣傳部隊；檢調、司法過去有很多是外來政權訓練來壓迫台灣人的鷹犬，其中許多不知悔改的人員，現在仍藉「司法」迫害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群眾和領袖；學校過去是外來政權執行洗腦、培養幹部的場所，中國黨以強制使用北京話、對軍公教的教育補助、中國主體意識的教材等方法，使「外省」族群比其他本土族群享有不成比例的優勢，獲得較高品質的學習環境，結果，舊勢力壟斷大多數的校園，他們排擠「台灣化」的老師和教授，造成了今天不正常的「反本土化」教育環境。其他尚有經濟不正常、環境不正常、文化不正常、社會福利不正常等，也都是社會大眾很容易感受到的。國家正常化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應邀請具有法政、管理和國際專業知識的台灣人成立委員會，規劃國家正常化之執行方案。

七、轉型正義是台灣在邁向正常化過程中必須處理的問題，中國黨外來政權長期劣質的統治過程中，整個社會被嚴重扭曲，人性尊嚴遭受無情的摧殘，許多私人財產、生命被剝奪，大量社會公共資源被中國黨及其特權份子所竊取，特務、警察、檢調和司法參與謀殺、酷刑、監禁、陷害無辜人民。那些傷天害理做盡惡毒壞事的人員，非但沒有受到追究懲罰，反而，囂張地利用既有的權位和不法資產，支援外來政權舊勢力的復辟運動。今年七月底，東德末任總理德梅基耶訪台參加「轉型正義經驗比較」國際研討會，他於離台前表示：「台灣許多地方都還存在保守勢力，以及與威權時期有關係的連結，轉型時間若拖長，將更為複雜。」因此，台灣人民應該勇敢採取直接民主的手段，否定舊體制，合情理地依台灣民族的倫理執行轉型正義。

-- 劉聰德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附錄二

金廈泳渡活動 李炆烽欲見陳肇敏尋求解套

2009/05/08 13:25:33

(中央社記者倪國炎金門 8 日電) 2009 金廈海峽泳渡活動，預定在 8 月 15 日舉行，對於活動場地小金門雙口海灘軌條砦移除問題，在軍方仍有意見下，金門縣長李炆烽今天決定將面見國防部長陳肇敏尋求解套。

泳渡協調會上午在金門縣政府召開，由李炆烽主持，邀集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中央駐金相關單位、縣府及所屬單位參加，研商活動事宜；李炆烽宣布活動進入倒數計時。對於泳士上岸的雙口海灘的排雷、軌條砦遷移安全問題，與會金防部副參謀長楊迺聲少將表明，涉及軍事部分，並非完全操之在金防部，將做成紀錄呈報，在上級指導下配合和支持活動舉辦。

楊迺聲指出，4 月間現地會勘，雙口海灘即發現 63 個地雷、4 顆未爆彈，安全問題必須先解決，排雷工作可以優先執行，但是遷移軌條砦需由國防部核定。

雙口海灘長約 1000 公尺的海岸線上，部署國軍反登陸工事的軌條砦，估計有 1、2000 座之多，金門縣政府希望遷移寬度不超過 300 公尺的軌條砦即可。

楊迺聲建議軌條砦採包覆，以及設置浮動平台安全走廊以避開浮雷，在變動最小、最安全下舉辦活動，不過，承辦的金門縣體育場以技術有困難為由反對。

由於距離泳渡活動僅 100 天，排雷和遷移軌條砦需要時日，李炆烽表示，泳渡金廈海峽活動規劃案將函送金防部轉國防部，他將邀金防部指揮官陸小榮中將一同到國防部面報陳肇敏，尋求支持解決。

金門縣政府是獲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同意，規劃與廈門市人民政府合辦金廈海峽泳渡活動，原則上由兩岸各 50 位泳士，自廈門椰風寨附近海域下水，游向小金門雙口海灘上岸，直線距離約 5800 公尺，受水流影響泳距為 8500 公尺。

金門縣政府指出，這是兩岸分治 60 年來，首度以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模式合辦體育交流，金門縣政府原先規劃 8 月 1 日舉辦，但由於當日為中共「建軍節」，時間點敏感，因此，決定延到 8 月 15 日舉行，如果天氣不穩定或遇颱風侵襲，備案為 8 月 18 日。